



趙振武 著

國立北平圖書館惠存

馬松亭
 敬贈
 十月五日

北平師範出版社印行



著 武 振 趙



行 印 部 版 出 範 師 達 成 平 北

1352 A. H. — 1933 A. M.



著者出國時小影

自序

感謝安拉，在差不多六個月的期間，於輪船火車上倉促的完成了這本小冊子。我自知其中一定是缺略不詳的；可是，按照我們出國的原因和目的，在每一個地域至少都有一個注意點，比如：（1）在開羅便注意他們的、教育設施和現狀，因為現代的回教教育的總匯，已然實際到埃及；（2）在拜圖洛穆幹代斯便注意一些古跡，因為那是白尼伊斯拉依勒一些聖人的故鄉；（3）在阿拉伯便注意功課……………。因此，在紀述的詳略上，也隱然有一些區分。

本來，書中的人名地名以及許多應該注明阿文的地方，都該排阿文才是；不過，我們帶來的回文鉛字，至今還沒有整理清楚，所以來不及排入。因此，除有關係的長篇阿文製了幾塊鏢版以外，別的一切都阿，都沒有

列入；而人名地名以及別的應該註文的地方，仍酌量着用拉丁字母注出，以憑對照。

這本小冊子，承安拉的惠助，算是出版了。我在感謝安拉之次，便致謝幫忙對於印刷這本書的幾位朋友：——

穆以剛，王世清，李鴻清，張文達四君爲我清稿；

馬自成長者，龐士謙和虎世文二位阿衡，幫忙校訂；

王夢揚先生爲我別訂「出國以前第一」一卷，並畫了封面。

民國，二二，八，二五，振武識於月華編輯部。

西行日記目錄

出國以前第一……………一

到埃及去……………(1) 有志竟成……………(1) 東車站上盛大的送行……………

(2) 看見舍爾邦的新月……………(3) 周福堂老者餽食……………(4) 到

南京……………(5) 領護照……………(6) 新疆人之言……………(7) 到上海……………

……………(10) 伊斯蘭師範學校……………(11)

長途的海洋和沿站第二……………一五

乘康特羅素號出發……………(15) 同行哈吉五十人……………(15) 船上沐浴

禮拜……………(16) 火食……………(17) 到香港……………(19) 九龍禮拜寺……………

西行日記目錄

一

1919
197
2

舊行日記 目錄

二

- (19) 穆士林的情誼……………(21) 九龍市上……………(24) 朝覲者應該坐
大船……………(26) 外國語……………(28) 到新加坡……………(30) 皇家寺……
(32) 三喀夫……………(35) 導報館……………(37) 會見導報主筆……………(37)
- 新加坡回教情形……………(39) 新加坡的天氣……………(43) 時差……………
(43) 過麻拉甲……………(43) 入印度洋……………(45) 遇險練習……………(45)
- 黑人……………(47) 到哥倫坡……………(48) 哥倫坡市上……………(49) 瓏岱
……………(50) 到孟買……………(52) 清真安主曼學校……………(53) 總聚寺……
……………(53) 街上……………(55) 扎克利亞寺……………(55) 小學校……………(56)
- 其餘的寺……………(57) 教育圖書館……………(57) 孟買的教育……………(57)
- 孟買的教育……………(58) 孟買人的生活……………(58) 派別……………(58) 自
己在船上做飯……………(59) 第二次的遇險練習……………(59) 船上看電影
……………(60) 耶穌生日……………(60) 阿拉伯海中……………(61) 過亞丁……

- (62) 入紅海……………(62) 落日……………(62) 紅海氣候……………(63) 卡奔
 德遊記的話靠不住……………(64) 看見拉瑪藏的新月……………(65) 起齋……
 ……(65) 到蘇彝士……………(66) 蘇彝士運河……………(66) 到波賽德……
 (66) 沙儒誠先生到波賽德相迎……………(67) 下船時簽證照……………(67)
 下船後驗關驗病……………(67) 住旅館……………(69) 到飯館吃封齋飯……
 ……(69) 波賽德海關的照應……………(70) 作聚禮……………(71) 阿巴斯大
 寺的台拉威赫……………(72) 雷塞爲什麼有銅像……………(74) 乘火車往開
 羅去……………(74) 到開羅……………(75) 中國學生部……………(75)

在開羅第二……………七七

- 開羅的新年……………(77) 移到印度旅館……………(78) 侯賽尼大寺……
 (78) 侯賽尼的墳……………(79) 會見教務長於教務院……………(79) 教務

西行日記目錄 四

- 長在私邸相宴……(81) 拜會智八禮長者……(83) 到回光社見黑
祖爾長者……(83) 開羅驗關……(84) 侯賽尼寺作主麻……(86)
交通便利……(87) 太陽城……(88) 拜穆先生……(89) 蘇勒
壇哈三大寺……(89) 辦四十日……(90) 穆罕默德阿禮大寺……
(91) 故宮……(92) 郁斯福井……(93) 向教務長的要求……
(95) 赴王宮……(97) 籌備強迫教育，小學校，宗教課程，禮拜
寺……(97) 伊瑪目的薪俸……(98) 放喀夫部……(98) 到喜老
汪去……(99) 正道會的茶話會……(100) 天下穆民是一家……(100)
隨處禮拜……(102) 宗教書店……(103) 愛資哈大寺……(105)
禮拜寺的結構……(105) 晝一禮拜時刻……(106) 者馬阿台……
(106) 學生的待遇……(108) 聽說的愛資哈大學……(110) 馬子實
的讀書法……(111) 取回護照……(112) 沙飛爾大寺……(113) 定

- 期召見……………(113) 印人口中現代穆士林的緊要工作……………(115) 齋月的最後主麻……………(116) 御道上……………(116) 愛慕魯大寺……………(117) 一個爪哇的青年……………(121) 動物院……………(122) 陛見埃王……………(123) 埃及人的出殯……………(127) 意外的朋友……………(129) 拜扎克巴沙……………(130) 重申前請……………(131) 勝利週刊……………(134) 皇宮得勝寺作蓋德爾……………(135) 婚娶……………(138) 馬蘇尼會所……………(139) 開齋的新月……………(141) 埃及大學學生同樂會……………(142) 一個印度青年……………(142) 開羅的開齋節……………(143) 開齋節的大殿上……………(143) 開齋節的街上……………(145) 開齋節的墳地裏……………(146) 賀節……………(148) 魯法爾雅大寺……………(149) 貧民工塲一文捐遊藝大會……………(150) 死人城……………(152) 象徵的開羅開齋節……………(153) 法阿衛們起身了……………(154) 埃及圖書館……………(155) 者那在……………(157) 擬定專修部課程原則……………(158) 遇

見那哈斯巴沙……………(160) 遊金字塔……………(162) 獅身人首像……………(164)

阿比丁小學……………(168) 阿濟子初級師範……………(171) 國立女子師範預
備學校……………(171) 阿巴西雅男師預備學校……………(173) 女子初級師範
……………(174) 女子高級師範……………(175) 女子公衆體育場……………(180) 施
哈本丁女子小學校……………(181) 蓋頭與面幕……………(184) 工讀並重……………
(185) 愛大的小學校……………(186) 愛大的中學校……………(187) 愛資哈大
學的概況……………(189) 訪教育部總長……………(193) 愛大的三個學院……………
(195) 埃及文學院……………(200) 埃及的教育……………(200) 遊埃及的結論
……………(201)

拜圖洛穆幹代斯的一瞥第四……………二〇三

出境簽證……………(203) 甘塔拉渡河……………(203) 李達換車……………(205) 穆

- 夫梯……(206) 懸石殿……(208) 愛格薩殿……(213) 女殿……
- (214) 歐默爾殿……(214) 勞則大學……(215) 世界回教大會……
- (215) 孤兒院……(216) 穆夫梯與猶太教……(219) 篩海葉古柏……
- ……(220) 到哈里洛去(伊伯拉欣聖人的故鄉)……(221) 到拜圖積
- 合木去(爾薩聖人降生處)……(223) 愛格薩殿禮主麻……(224) 定
- 婚証書……(225) 訂婚手續……(226) 達五德聖人的故鄉……(228)
- 結婚的聖況……(229) 安嗒哩著書樓……(230) 哀牆……(232)
- 橄欖山……(233) 耶穌升天亭……(233) 勞則大學的歡迎會……
- (234) 乘汽車赴李達……(235) 兄弟會……(236)

朝覲去第五……………二二九

- 阿拉伯領館簽護照……(234) 國王贈御照……(244) 餞行……(245)

- 起身赴蘇彝士……………(247) 購回文鉛字……………(247) 到蘇彝士……………(248) 上船……………(249) 受戒……………(252) 到淮德……………(253) 乘汽車赴麥加……………(256) 到麥加聖地……………(258) 歐木賴的魯瓦夫……………(258) 開戒……………(259) 麥加聖幔織綉局……………(260) 禮拜統一……………(261) 訪外次……………(262) 訪財長……………(263) 朝覲的本義……………(263) 赴財長私邸之宴……………(265) 埃及太克亞公所施食……………(267) 古白斯山……………(269) 永久的聖跡……………(269) 沙德學院……………(270) 打算買回去的船票……………(273) 赴麥地那……………(276) 住淮德……………(277) 過拉比峨……………(278) 住哈撒尼……………(279) 抵麥地那……………(281) 謁陵……………(281) 養奴西先生死了……………(284) 古巴寺……………(286) 韓澤墓……………(288) 吳候地山……………(288) 歐斯曼丹……………(289) 兩朝寺……………(291) 五寺……………(292) 公立小學……………(293) 埃及公所……………(295) 到禮拜寺去……………(297) 路不

- 拾遺……………(298) 公墳……………(300) 由麥地那起程……………(301) 住拉比職
 ……(301) 入關再受戒……………(301) 再作歐木賴開戒……………(302) 天房
 與禁寺……………(303) 埃及水道……………(304) 印度會館……………(304) 朝覲人
 數……………(305) 今年麥加的天氣……………(306) 一個私立小學……………(307)
 朝覲人數減少的原因……………(308) 朝覲的涵義……………(309) 私立法拉合
 學校……………(310) 好習慣成壞習慣……………(312) 外觀的禁寺……………(313)
 窮人……………(314) 根本救窮法……………(315) 麥加市上……………(316) 阿拉伯
 的國旗……………(315) 剷牛洞去……………(317) 伊品沙德來了……………(320) 國
 王入城的儀式……………(321) 大朝受戒……………(321) 國王宴請哈吉……………
 (323) 覲見阿拉伯王……………(324) 科威特報的主筆……………(326) 大朝儀
 式開始……………(327) 彌拿……………(330) 上阿爾法提山……………(332) 阿爾法
 的義意……………(333) 住穆子德里法……………(337) 回到彌拿……………(338) 射

- 石……………(338) 宰牲……………(339) 開戒……………(340) 回麥加作套瓦夫……………(341) 仍回彌拿……………(341) 衛生設施……………(343) 大朝完畢……………(343) 登光明山……………(344) 副朝……………(346) 和一個爪哇青年的談話……………(348) 麥加國立醫院……………(350) 麥加飯店……………(351)

歸途第六……………三二二

- 入宮辭行……………(352) 分批就道……………(353) 麥加總督……………(354) 面辭財長……………(354) 韋達爾朝(即辭朝)……………(355) 沙漠飯店……………(356) 回到准德……………(357) 交涉直航上海……………(358) 准德天氣涼爽……………(358) 准德有築港的必要……………(358) 麥准鐵路……………(359) 直航上海不成問題……………(359) 聽說熱河失守……………(360) 赴埃及領館之宴……………(361) 聽說日兵距北平僅三十啓羅……………(361) 日本的宣傳……………(361)

明天船到……………	(362)	起身前的花費……………	(362)	搭萬尊號賦歸……………	
(364) 清水……………	(367)	飲食……………	(368)	禮拜……………	(370)
(371) 張春華哈吉病故……………	(372)	向船長提出兩請求……………	(374)	自	
行烹調……………	(376)	過哥倫坡……………	(378)	馬希聖哈吉病故……………	(378)
到檳榔嶼……………	(381)	草塘街大禮拜寺……………	(383)	華僑之街……………	(383)
菓實……………	(385)	主麻……………	(385)	過吉隆坡……………	(386)
……………	(386)	補購船票……………	(388)	海天月色……………	(390)
(391) 雲霞……………	(391)	到香港……………	(392)	摩羅廟……………	(392)
山……………	(393)	海上遇霧……………	(397)	平安到到上海……………	(410)
摩羅墳……………					

寫在「西行日記」的後面……………四〇二

源行田記田錄

西行日記

趙振武著

出國以前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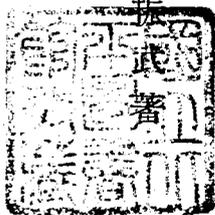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由北平起行

到埃及去

先是半年之前，爲了許多原因，目的，而有「到埃及去」的動機。在那時，除掉許多玄冥的想像外，關於事實方面的一切：——行程，人選，旅費；以及校內社內的一切事務如何支配等，都沒有切實的預備。這樣的抽象的觀念，存在腦子中差不多有兩三個月；直到九月中旬才有點具體的理論和預備。

有志竟成

感謝安拉，今日居然成行了；中國的諺語說：「有志者事竟成」；教中的格言也有：「安拉成全人之所志」之語，現在我們又得到這個實例了。



西行日記

二

今天天氣清明，雖稍冷，然而却沒有風。因此親友到東車站送行的很多，我們因為應付一般親友們很忙亂，沒有數清有多少送行的人；可是，從車役的零星談話中，得到一種新的心理，他們談話的大意是：

「不知道又生了什麼問題了！怎麼站上又這些送行的人？」

「這位老頭兒——大概是指松亭——也不知是作什麼的？東車站上有三百多人送行！」

「回教又有什麼事嗎？這次車站送行的形式又彷彿那回似的。」

爲了南華，北新的侮教，而得了兩點結果，我們現在才明白：——

1. 教內的人們醒了；

2. 教外的人們有些注意回教事件了！

送要朝覲的人出行，并不止這一次；可是情形却不這樣——在萬目睽睽的車站上幾百人都公開着握手讚聖，道色蘭，朗誦班克；無怪乎不知道

看見舍爾
邦的新月

回教情形的異教徒們看見奇異而給他們以談話的材料。同時，因為護教團請願代表出發時，也舉行過同樣差不多的儀式，所以他們——車役——都那樣的談論着。

車過天津，許多教親到站相迎，由西站談到老站，又談回來，方握手而別。

十一月廿九日

晴

(聚禮三)

上午九時抵濟南，也有許多教親到站迎候，并餽食品。

車過滕縣以後將要到臨城的南路上，我們都看見舍爾邦的新月了。——這是陰歷的十一月初二日；在太陽將落時，松亭便促起大家注意這回事，三個車窗都被我們擠滿了，始終沒看見；大家便回到包房吃晚飯；這時馬金鵬忽然一扭頭，從打開的玻璃窗縫中看見了很大的一彎新月，於是我

們順着他指的方向都看見了。

并不是我們的行爲惹人注意，然而會發生這件事：——當我們到徐州的時候，有一老者，沿着二等車廂直叫：「馬阿洪」！他後面隨着兩個徒弟，手中拿着熟雞和蒸食米飯筷子等物，彷彿是送飯的神氣，我看着我並不像有別的情節，便指給他松亭所在地——那時，松亭却緊靠着我立着在談話——于是他們倆人便由說色蘭起漸漸地談起話來。

我從他們的談話中得到下列的幾點：

1. 那老者姓周名恒旺字福堂，河南開封人，在徐州大馬路開福興清真飯莊。

2. 他在他住的地方立了禮拜的處所，爲是使附近的教民方便，因徐州的禮拜寺既遠且不良。

3. 他並不認識松亭，據說他聽本列車上管電燈的劉教親說在某車上有

到南京

一位馬阿洪。

4. 那位劉教親也並不認識松亭，並且在車上也沒打招呼，只是在前門車站上看到那樣送行的熱烈而知道的。

這樣我們驗明了穆民的情誼。

晚飯我們雖然用過了，可是我們仍把他送來的吃了不少，爲是酬答他的美意。

十一月三十日

晴

(聚禮四)

上午八時餘到浦口，即刻過江，我們乘汽車進城，到太平街清真寺，住在護教團代表們所住的那間樓房裏。

十二時王會善先生自教育部歸，說護照手續已辦妥大約十二月二日即可領下。

西行日記

五

先是，柯三先生在京時，曾經會同會善先生將學生的留學證書辦好；并且把請領護照應填的表格寄到北平去。那時我們以為學生們個人的照片和應填的表式已經寄來，所以只填寫了我們三張，附上照片各三幀，寄給柯三，請他們在京就近代請。同時我們對於表上的「妻子名字年歲，家長或保護人姓名」等都沒注意。那知外交部却認真得恨，必須逐條都填好才行。而學生們的表又都未先寄來。因此往返函商，很耽誤了不少的日子。直到念四日——就是護教團代表到平的那天——還不會辦清；深恐領不下照來，就悞了船期（十二月九日）於是決定派韓宏魁，金殿桂於廿五日起身先來，商同會善先生辦理領照事。所以今日會善先生才有這樣美滿的答覆。

本來由北平動身，很該向天津市公安局領照，因為那裏領出洋護照的人比較的少，所以敏捷些；可是我們因為學生們的留學證書才領下來，所

以護照便也在京就近請領，那知請領的太多了，所以積壓住，一直到現在才有領的希望。

所以如果不是到外國留學而僅止是朝覲或遊歷，那最好還是由天津公安局請領爲便——指華北言。

十二月一日

陰雨

(聚禮五)

在南京總算兩天了，但是買東西沒出太平街和公平路，禮拜沒離太平街寺，聽說南京有三十餘寺，一期時間太少，二期事忙無功夫，不能一一看看，總覺不好過。託靠主回程過京時，一定要償一償夙願！

晚飯會善請在老寶新吃的，席間有新疆學生數名，談頗洽。該生等均在中央大學讀書，中有名艾沙者漢語極流利，思想亦甚清晰，曾發表一段很值得記載的談話！

新疆人之

他說：——諸君到麥加去，到伊斯坦堡去，到埃及去，爲國家爲宗教而服務，不勝欽佩！鄙人對諸君有一件請求：

——新疆人——指纏回，近幾十年來在政治上受種種壓迫，趙先生去過新疆並且在政治上作過事，當然是知道的。所以到土國去的，便在土國安家；到麥加去的，便在麥加立室，永遠不想回省。我們之中有從伊斯坦堡讀書回來的兩人，他們曾看見很多這樣的事，問他們爲什麼？他們便說新疆太苦！不願回去。我們這次從天津到南京，經王會善先生的維持，請得政府的許可，在中大內添設回生一班，我們才知道中國政府的眼中，仍有回族；中央政府並不似新疆省政府一般。

——諸君如果到了外國，看見新疆省的回民，可以把我們現在受政府優遇的狀況，讀書的情形，形容給他們；假使他們願意回國，我們可以幫他們的忙，請政府照待我們的樣子待他們。

——諸君爲回族回教而努力的成績，是我們夙所知道的，願諸君接受我們這點請求，俾永處異國的同胞得到回國的機會！

草出國宣言——即『告世界穆士林同志書』未就。

十二月二日

陰雨

（聚禮日）

上午八時，許柯三到京

草成出國宣言，就正於會善及柯三二先生，均有所修潤。

聚禮後冒雨訪楊子淵先生。

晚，太平街清真寺董事會請在海記吃飯，與馬子貞將軍王會善虎矯如二先生在容真像館拍一合影以爲紀念。

晚十時搭京滬快車起身往滬。先是，昏禮後接天英兄信，謂：滬上教親閱申報北平專電有馬松亭等出洋已離平南下之消息，計程昨晚可以抵滬

，故伊斯蘭師校全體師生，北寺經師研究社全體社員，北寺同志會全體會員以及各方教親等，不約而聚於京滬北站以相迎者達數百人；那知，在京有所耽擱，致各教親徒勞往返！松亭遂命我先赴滬向各教親道謝，並致歉意；松亭等一行七人明晚定准離京。

十二月三日

陰雨

（聚禮初）

到上海

晨七時到上海，賃車逕赴浙江路清真寺。時，晨禮甫畢，哈德成大阿衡正用早茶；見我來了，忙的跑出來，問：「他們在那裏？」經我說明我的來意，他才明白。

下午一時半，同哈阿衡去訪馬天英先生，託他校正一下出國宣言，並且請他設法從速付印，我們在天津飯館「又一春」吃的早飯，飯後回到馬華卿家。

十二月四日

陰雨

(聚禮一)

早七時松亭等七人到上海。本來京滬快車只有一班特別快車，從一日起又加了一班，我昨天便乘的是這班後加的快車，然而這班車却没有臥票，我一個人帶了三件行李，所以一夜不會安睡——簡直可說沒合眼。在上車時我便說給世明我，主張不叫他們坐這班車；所以今天我和哈阿衡等便八點鐘才到車站去；那知，他們却仍坐這班車來的，所以我們沒接着——那時他們都在站外站着了。

晨九時赴辣斐德路孫宅，十時在天英先生家早點，十二時赴西寺作晌禮，一時赴伊斯蘭師校之宴。

伊斯蘭師範學校，今易名爲上海伊斯蘭經學研究社，社址在城內方濱路青蓮街二二二號，新建樓房凡四層，師校在第三層，其下爲教化小學校

伊斯蘭師
範學校

西行日記

一二

址。師校內部設備完整，教室，自習室，辦公室，學生臥室均極齊備。

在敦化小學，我們只和他們的校長沙善餘先生談了會子我們要出洋的情形，沒得領畧學校的設備。

十二月五日

陰雨

(聚禮二)

下午二時赴美國運通銀行 American Express Co. (即世界旅行社) 交涉換船票及船上火食等事。因為在北平時，已經由該行代定義國郵船康特羅素 Cate Rosso 號五〇二及五〇四兩號經濟二等艙。——每艙四位，應買八票；張秉鐸一票亦在數內，但現在張之票價尙未交足，不能同時取來，所以今天索性先都不取；決俟七日再定規。至於船上火食一節，他們可以負全責向船上交涉，特別關照。

十二月六日

陰

(聚禮三)

上午九時，馬晉卿先生請在春華樓吃早餐，席間得與金煦生老先生晤談。

下午二時，金子雲老先生約在小桃園西寺吃飯，松亭等七人都按時到了，我因為與馬天亮先生有約，須在外國寺候他，所以到遲了。

十二月七日

晴

（聚禮四）

上午到運通銀行取船票，匯英金。

下午運通的工友送來致康特羅素 Conte Rosso 船主的信二封。同時帶走 Bagage 行李十幾件，其餘都作為 Cabin 行李，明天再運。

今天北寺經師研究社同人請吃早點，席間有一篇歡送詞，今晚我已經把原稿寄給月華了。

十二月八日

晴

（聚禮五）

我們擾完了九點富潤齋楊文叔先生在金陵春的茶點之約之後，便赴北寺同志會之約——這會是北寺的乘鄉老所組織的，以達補生大阿衡爲主席。松亭在筵間敘述我們這次出洋的目的：一方面是護送第一班畢業生留埃，——因爲學生到埃及之後，究竟應該學些什麼？這個問題必須親身到埃及看看才敢定。另一方面，便是藉此一行，作將來溝通中西文化，聯絡回教世界感情之先聲。

午後三時赴西寺之約；四時，由西寺赴辣斐德路訪燕翼，——他是今天上午到的，給我們帶有許多什物。

長途的海洋和沿站第二

十二月九日

晴

(聚禮日)

乘康特羅
乘號出發

上午八時餘由外國寺出發，逕赴三馬路外灘新關碼頭，乘江輪轉赴楊樹浦，登康特羅素 (Conte Rosso) 號義國郵船。

在新關碼頭送行者頗多，各寺阿衡教親等和伊斯蘭師範學校的教職員同學，都到了。乘江輪送到大輪的教親也很多。

船是十二點開的。開到吳淞口外，許是爲海關查驗或是因水淺，直停到五點多鐘才繼續開駛。

兩行時吉
五十八人

上船以後，我們調查了一下，住經濟二等船的，除我們八人之外，還有馬玉華，法真，馬永良等阿衡，合計十一人。住三四等艙的，還有同教人三十九位，共計中國回教人五十人之多。三等四等艙的回教旅伴們都是

西寺金少雲先生向中國旅行社交涉定的票位，並且准許自己作飯，每頓向船上要米麵菜蔬等物。

船上沐浴
禮拜

在船上——二等艙裏——作大小淨極方便。有澡堂子，我們在澡盆裏洗，痛快極了！

有這樣許多同教人，成班禮拜最合宜；不過船上沒有那麼大的空間面積，容這許多人，所以分成許多小聚。

我們坐的經濟二等艙——這船的二等艙有兩部份，一部份是二等艙，一部份是經濟二等艙；前者是正二等，後者仿佛是二以下三等以上的一種特別艙，價錢公道些——已經覺得很舒服了。每個艙房裏有四個床，兩個衣櫥，兩個臉盆，一面壁鏡，其餘：電燈，電鈴，以及其他設備，應有盡有。

由我們上船到宵禮，共用了三頓飯，五時用了一頓茶點，八時用了一

頓飯；聽說每天照這樣兩茶兩飯——說是早八點還有一頓茶。

當我們上船時，便同着哈德成阿衡和馬華卿先生一同到船主那裏，遞給他美國旅行社和他本公司的信各一封，都是爲對於火食一層，請他特別的關照的話。在我們問他「怎樣關照？」時，他却答以「你們要什麼，我們供給什麼」等語。可是，船上只有水箱中的牛肉，雞，鴨，而無活的可以使我們自己宰。所以我們在用飯之際，僅僅告訴船役們說：「我們是回教，我們吃飯僅止吃麵包，整煮雞鴨，牛乳、咖啡，水菓，以及乳油，菓子甜醬等物。」他們——船役便按照我們所需要的給我們預備，因爲他們已經接到船長的命令了。

十二月十日

陰雨

(聚禮初)

松亭等因爲船稍微有些搖動，似乎有點不好過；但是，睡了一會兒，

也就沒事了。

由昨天到今天，我們在每頓飯之後，必到船面上散步，乘風，很舒暢。以後打算總照這麼行——只要天氣好——以養成飯後活動的習慣。

今天在海面上看到幾隻海獸，近船出沒，形狀很像海馬，——是同着潤芝，松亭和馬金鵬一同看見的；馬金鵬并且還看見一隻大魚，我不曾見着。

每次開飯，以敲銅鑼爲號。按照他們的禮節，到飯廳去要衣服整潔；穿着內衣，拖着鞋子，是不規則的。

十二月十一日

晴

聚禮一

上午十時許，船上的人們便說十一點可到香港，我們便忙着寫信，預備到港時投入信箱中寄回去。由我們三人具名寫了兩封信，一封寄北平常

子賁先生，報告到港以前的情形，請他轉告平津的親友；一封寄上海哈德成阿衡，請他把我們的近狀和謝忱轉告給滬上的親友。

十一點以前，信是寫好了，船在十一點時可沒到港。直至午後一點，船始靠岸，並不是香港而是九龍灣。我們在船停穩的時候，便一齊到岸上走走。

我們只走了兩條街，我們已經明白了：這里雖然經英國竭力的經營，但是，除了水門汀的便道和柏油馬路外，市房並不是都是整齊的。比較整潔的路的便道上，都有青青的樹木，有的還開着鮮艷的紅色的花朵，——因為這里的天氣還很炎熱，我們已經都把我們上船時穿的那些衣服脫完了。

我們上岸的意思，是要看一看這里回教的情形，所以我們只注意，留神這地上有沒有回教人？有沒有回教禮拜寺？可是，憑着我們的習慣去認

識回教人家——看門上座的經塔阿，是不可能的；況且本地的言語我們又不能明白，所以沒有法子貫徹我們的目的。



九 龍 風 景

我們知道：香港那邊有一座禮拜寺和一所博愛社，我們打算如果這邊得不到若何事實時，那我們便要到那邊——香港走一遭。正在我們這樣計

畫的時候，驀地見路旁站着幾個印度人，穿着全身的白衣服，白布纏着頭，看情形似乎像回教人，我們便過去問他們：「你們可是穆士里曼？」——用英語和阿拉伯語的混合語。他們居然能明白，便也用那種混合語答覆我們，說「感謝安拉，是穆士里曼」。並且，同時向我們一個個握手道安，彷彿是很熟的朋友一般。

我們尋到了這許多意外的良友，如同平白地得到一種珍寶一般，喜得說不出一種什麼心情。我們爲貫徹我們的目的，開口便先問他們：「這裏有禮拜寺嗎？」他們說：「有」並且不遠。說着，同時用手指着，意思是說：由這條路朝直走，再向左手方向一轉，上山坡去，便是。

他們——那些印度同教一面說着指着，一面還同着我們向前行進，直到我們走的這條街的盡頭處，——我們不知道街的名稱，因爲在街口上沒有尋見路名牌子；並且，我連一點方向的觀念都沒有，所以也不知道是朝

那向走。——他們指示給我們禮拜寺的所在，便和我們道安握別，轉向右手方走了。

巍峨的覆碗形塗着色繪的白色星月的屋頂；幾個尖塔，聳峙在綠草如茵的山坡上；寺牆外，圍繞着許多許多開着大朵紅花的闊葉樹和他種灌木。

我們從寺的側面遵循着用水門汀做的台階上去，沿着百花掩映的輦草小路，轉到寺的正前面。正門很壯麗，門外有許多字，有英文，有中文，並有印度文，大意是指示給人們應該在門外脫鞋。

我們沒有按照指示的話在門外脫鞋，便大踏步邁進門去。蹲在水池子那邊正在作小淨的一個印度人，便大聲的向我們說了許多話，彷彿是責備我們爲什麼穿鞋進寺的意思，同時用手指點着教我們脫鞋。松亭首先脫鞋走進去了。我們便也先後都脫鞋走進去，只留下張秉鐸在這裏看鞋子。

寺的佈置，大概是這樣：

一進寺門，正面是一個大水池子，長約二丈，廣約三丈，滿盛清水。大門的右邊有一行淨下屋。水池子和淨下屋是爲做大小淨用的。他的兩旁和前面都是水門汀台子——正面的台子比兩旁的高些。這時——二點鐘左右，——台子上都有禮晌拜的人在禮拜。我們由右邊的台子上去，走到正面的台子，一直進了大殿。大殿並不寬廣，可是非常整潔；大概的情狀，與我們慣見的差不多。只是我們慣見的裝修，都是用金色塗飾一切柱子；這裏，却在格布賴正面的白牆上繪了許多綠葉紅花，並且都是種在花盆裏面；花與花——就是一盆與一盆的中間，都寫有經文。殿的左右是敞的——沒有山牆，大概也是爲涼爽——我們從左面進殿。當我進去的時候，殿上有兩個印人在念古蘭經，念得很不熟，據說是這寺中的海里凡。我們問其中的一個：「能不能說阿拉伯語？」他搖一搖頭。「伊瑪目？」我們這樣說

，意思是問他伊瑪目在那裏，他似乎明白我們的意思了。便說了一聲「香港」，也彷彿是說在香港呢。我們就這樣彼此會意了。

我們由殿的右面出來，仍舊由左面的台子走到大門。水池子兩旁的台子的外面，似乎還有房舍，因為有牆，有窗，有門；可是，我們並沒有走過去看看，便一直的穿上鞋出來了。——正門前的石級，比側面高。

下了石級，橫着一條大路，直對寺門也有一條大路，這兩條路倒是很整潔。我們沿着橫的大路向右手方向走，沿途買了幾幅風景片便回來了。

當我們買風景片時，店裏人聽不明白我們的話，我們寫字給他看，才能傳達意思。我們由鉛筆的尖上問他：「這里有回教飯館嗎？」「有回教人家嗎？」「有回教禮拜堂的照片嗎？」結果，都沒有。

自己國裏人在自己國家裏買東西，要用筆來傳達意思，這是多奇異的事！

黃昏後，由船上望香港，山上的燈彷彿把許多串珠子頂圈一層層由脖子一直帶到腳根。不但光輝燦爛，而且整齊。香港，原來是一個荒蕪的山島，到英國手裏不及百年，居然治理成這樣，假使牠依舊在中國的治下度了這些年，試問：能不能有這樣的繁盛？

當停船的當兒，船上有通告牌，說：下午十點開船。船果然是十點開的，一分不錯。

十二月十二日

陰·微風

(聚禮二)

船的搖盪，比前兩天更甚了，然而，我們已都習慣了船上的生活，所以沒有一個覺得痛苦的。

今天向船上要了兩隻活雞——在九龍買的——自己宰了燉着吃了。船上曾經答應過我們，只要在他應該供給的範圍內，我們需要什麼他便預備

什麼。

我們向船長商量，打算叫他帶領我們把這隻船的所有的部分都參觀一遍，他因為我們要求的理由與他的生意有連帶的關係，便應許我們在今天或明天領我們參觀。

朝覲者屬
該坐大船

本來，朝覲一功，在家資不充裕的人上是不受論的。換過來說：只有有錢的人應該朝覲。可是，有錢的人都怕朝覲，這並不是愛惜幾千塊錢，實在是爲了路不好走。其實，路不好走只是沒錢的人所感到的苦味！如果有錢，乘大號的輪船，坐頭二等艙，有什麼苦楚呢？我們現在乘坐康特羅素（Conte Rosso）船上的經濟二等艙——比二等艙地位靠下一層，價錢便宜些（英金三十六鎊，約合華幣五百八十元）——已覺得很舒服了。假如能坐頭二等艙，那不更無問題了嗎？

我們要參觀全船的動機，便是爲了這個。如果中國有力量的教親，都

瞭然船上的生活是愉快而舒適的；並不像以前朝覲者所傳說在罕直船——船並不大專走罕直——中四等通艙所受的那種樣子，我想，誰不願多花千八百元，舒舒服服的交還這門功課呢？

並且，我們打算在參觀完了的時候，對於船長談一談朝覲的情形，希望他在相當的人數的範圍中特別為我們在准德停船，那就更便當了。

今天晚上船長沒來請我們，大約要明天再去參觀了。

海中的飛魚，我們都見着了；不但一隻一隻的飛，成羣的我們也見着幾幫。

十二月十三日

雨，風，

（聚禮三）

船因為風雨，比昨天似乎搖得更甚了。夜裏，我的床的旁邊的圓窗，雖在昨夜經茶役們關牢，在一點多鐘時，浪仍舊打進來了。固然，我是必

須起來收拾水的，松亭們却也驚起，忙着把盆子，手巾，一樣樣遞給我，拔來報往，比我還忙。幸而進水不多，一會兒收拾完了。

中午，水進來的更多了，仍是從那個圓窗中。這次，居然把上下兩床的鋪蓋，以至於上床上邊的衣物，下床下邊的箱匣，都淋濕了。這不能再像夜裏，自己下手，居然把三個 *W.C.* 忙得手腳不使閑的收拾了半天。鋪的，蓋的，都另換了一套。

船長應許領我們參觀全船，但是由昨晚至今晚，並不見來打招呼，不知是什麼緣故？也許因為沒有掃除完竣？也許因為船搖擺不定？也許因為……？實在令人莫名其妙！

一個人想在現代的社會裏活動，至少須通兩國以上的語言，除掉他本國的語言之外。否則，你便到處受制！我們在未出國以前，本來顧慮到路上的言語問題；那時，我們總以為在船上有什麼可說的，他們為客人預備

的這樣周到；只要下了船，便到了應用阿拉伯語的地方了，又有什麼困難？所以言語問題沒去解決牠。那知，到船上却有許多地方要說話？爲了事實上已然受了制了，才知外國語是現代人生過程中一件不可缺乏的質素。今天爲了向夫役們素要小紅羅服，青菜和甜醬，很費了許多事。

十二月十四日

大風雨

(聚禮四)

船更厲害地搖着，悶熱亦更甚於前兩天。窗子釘得牢牢的，惟恐浪頭打進來，一點氣都不通。到船面上去乘乘風，又有雨，所以覺得煩悶些！只有躺下看書；松亭看卡奔德旅行記，我看埃及小史。

傍晚雨停了一些兒，我們便都跑到船面上去乘風，甚至搖的東倒西歪也不管。

十二月十五日

晴

(聚禮五)

西行日記

早晨六點鐘——這是新加坡的時晨，按照北平的時候已是七點半了，——船便到了新加坡了。我們穿齊了衣服——夏天的——拿了護照和十三、十四兩天每個人所寫的信以及一切印刷品到岸上去。

我們只知道這裏有一座皇家寺 *Mosque Sultan*，在阿拉伯街；有一家導報 *Al-Inda*，在什麼地方都不曉得。但是，我們下了碼頭怎樣走呢？別慌！這裏的宗教太多了！隨便問那一個都可以。我們便這樣打聽明白了。

街上很清潔，走起來本不很吃力，只是天氣過熱，走了不多遠，汗已流得如瀋。而再打聽，知道路並不近，只好坐車；問了問二路電車，是到阿拉伯街去的，然而，松亭因為腰痛走得慢，除了我和韓宏魁馬金鵬三人外，他們距車站還很遠，便把二路打發走了。八路來了，松亭們也到了，大家上了電車，拿出一張金票來買車票，賣票的不要，沒法子坐了一站不花錢的車，再下來，揮着汗，賈着勇，走到了另一條大街——那已經很遠

了——這裏有買賣家了，我們換了新加坡錢，坐着公用汽車，——這在新加坡是極普通的街車，道旁停着的，路上走着的，多極了；牠們的顏色與路線，也和電車的顏色與路線一樣，只要你一招呼，牠便過來，坐到何處



新加坡之皇家寺

，都有定價，方便的很。——到了我們所要到的皇家寺。

寺的規模很大，老遠便看見莊嚴壯麗的覆碗形的屋頂和尖塔了。大門仿佛是路東；進門便到大殿的南側門，門很高，拾級而升，把鞋脫在台階上。我們本來上去了，因為要先見伊瑪目，便又下來，繞着門前的水池子，去尋着伊瑪目的住室。仔細一打聽，伊瑪目在寺外居住，便又從東面的台階走進殿內。

這裏的朝向是西偏北。我們沒有步量殿的大小，就着肉眼的觀測，面積和北平牛街禮拜寺大殿差不多。而軒宏敞亮，則牛街或北平任何一座禮拜寺都沒法子比了。殿是上下兩層；樓上的四面如廊形，上下都可以禮拜，樓下鋪着蓆子，樓上便僅止是水門汀的地。我們把樓上樓下都看了一遍。找了一個帶路的，把我們帶到伊瑪目家。

殿裏殿外坐着不少的人，我們進寺向他們說色蘭，他們很客氣的回答

；及至我們遊完了大殿，才知道那都是要帖的，因為他們不等我們出殿門，便張着手來要了。那個帶路的便是其中之一，我們到伊瑪目家，多給了他幾個錢。

伊瑪目家離寺很近，出了寺的後門——我們這樣叫它——到另一個巷裏便是了。

一進門便是他的客廳，同時也許這間房就是他的教室，因為四壁都是書閣子，裏面裝了不少的課本子。我們進去的時候，椅子上坐着一個人，我們向他握手道安，問他伊瑪目在那裏？他爲我們把伊瑪目請了出來。

伊瑪目是一位乾瘦的老頭兒，身材短小，看那樣子，像是六七十歲的人。他只寒暄了幾句，並不多說話；我們對他說明了我們的行事，把我們每个人的名片給了他一張，同時和那個先在這屋裏的人都還了我們一張名片，我們才知道伊瑪目叫Esaji Mohammed Yousof bin Hajji Mohd: Said他

住的街叫做 Bussorah Street 他的房子是五十八號。那個人叫 H. Ali M. Q. Ali 他和他住在一個號頭的房裏，是賣書的，這屋子四壁的書閣子，也許是他的貨？

我記得很清楚，伊瑪目除掉問些：『從何處來？到那裏去？』以外，最明顯的，只是一句『你們是什麼買子亥布？』自然我們答是哈乃飛。他便說：這裏都是沙飛爾。

我們從這裏告辭的時候，承 H. Ali 的美意，又替我們找了一個引路的，爲是到 Ali-Huda 和其他的地方去。

由他那裏出來，仿佛一轉灣，就到了 Ali-Huda 報館了，——那只是一開間的市房，進深有多大我不知道，上面是一層樓。——這時，按照我們的時辰已是十點多了，而他們只有九點鐘，他們的一個工作員對我們說：編輯先生要九點半才能來。我把我自己的名片留下了一張。我們便先離開

這裏，乘這個閑空先作點別的事。

由 Al-Huda 出來便到郵局去送信；其中只有一封掛號信，其餘十封都是平信，而郵費却用了新加坡幣——叻幣一元四角三分，合我國國幣二元八角。出了郵局，走了不到幾步，便又見了皇家寺的正面，我們才知道 Al-Huda 也在阿拉伯街。

在上海時聽哈德成阿衡說過，新加坡有一個招待往返朝覲的一個阿拉伯人名叫歐墨爾、三喀夫 Omar Saqqa。這時我們想起他來了，要拜會這個人，便叫我們的領路的帶了走。遠極了，坐了電車，走了半天，下了電車，走了幾條大街，轉了好些灣子，好不容易才找到他的那間舖面樓。

那時是他們的十點鐘，據一個會說幾句土耳其話的人對我說：「他——指這裏的主人——十點廿分到此，你們可以候一候。本來我們只是拜會他，並沒有別的事。等了十多分鐘，熱得很，我們便想留下名片走吧！那

人殷勤的挽留，我們也不便十分的拗執。

果然，到了他預定的鐘點他便來了。現在見了面的他，却與我們理想中的他兩樣了。我們的理想中：他是一個和藹、謙下，而且殷勤的人。可是，他進門的時候，很明白的看見我們了，他只彷彿沒有看見；他坐在他的辦公椅子上了。那個會說土耳其話的人，便把我們領過去，向他一一介紹了。自然，他要按照普通禮節向我們一一握手寒暄，這不是客氣。寒暄之後，他便一件件看他的公事桌上的文件；我們也不便打攪他。知趣的那個會土耳其話的人便對我說——用土耳其語——：『你們還有事嗎？他的事很忙！』我也用土耳其語答道：『我們除掉特來拜會他以外，任何一點請求都沒有。』

我們明白了，我們立刻告辭；他也暫時把他的緊要公文（？）放下，向我們握手辭別。始終沒說一句有用的話，也沒離開他的座位而送我們一

步。

從這兒，我們也臨時分開了；松亭潤芝他們想回船上去，我要踐約去拜會導報的主筆。

仍舊是那個領路的把我原路領回；我給了他叻幣兩角，把他打發走了。

主筆，在他的編輯室裏候了我好久了。聽說我來，立刻迎接。

他的編輯室是在樓上。樓上樓下，滿佈置着鉛字架和印刷機，許多工人在工作着，所以並不十分清潔；只有他的編輯室那一隅——與月華的編輯室大小面積差不多——却很雅潔。

他在握手問安之次，接着便對我道歉，因為早晨我們訪他沒有會見，他很表示失迎之意。我把松亭回到船上的情形告他說了，也請他原諒；同時，把松亭的名片遞給他。他對於我們似乎不輕視，他很殷勤的問我們『爲

什麼事情到埃及及其他各處去？」我因為我的語言不能痛痛快快的傳達心裏所要說的話，便把我們印就的談話給了他兩份。他看了一遍，很滿意。這時，他的僕役爲我和他每人沏了一杯濃茶，我因爲奔走在這樣酷熱的道上已然渴極了，見了茶，不管天上降下來的甘露，便不等主人來讓，端起來就喝。他也以我的曠達爲然，便也端起茶來，一面喝着，一面和我說笑。

我在他的談話裏，我知道他在一禮拜之前，已經接到由中國來的電報消息，關於述說我們的事。

我在他的編輯室裏坐了很久，差不多有四五十分鐘，熱得我把兩個手帕輪着揩汗，全濕透了。臨走之前，我把我和松亭的小照各送他一幀以爲紀念。他說他的父親在波賽 Curt Said 經商，他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我，同時，寫了一封航空信給他的父親，爲是我們到波賽時，好加意的照應我們。

當他送我到樓梯口的時候，對我說：「下午一定到船上，回拜松亭」。

他是阿拉伯籍的一個新青年，年齡大約在三十歲內外，——西方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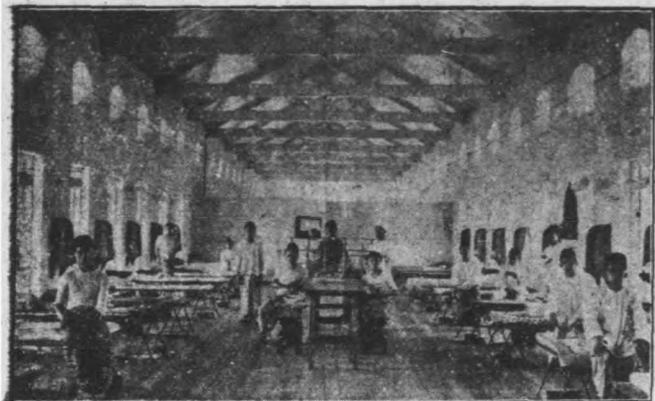
歡喜人們問他年歲，所以我也沒問他——他的名字叫 Abdul wahid el

Chilani。

下午三點多鐘，他果然來了。（那時我已經回來半天了。）帶來一筐果子，送給我們。這回，我們和他談了一個多鐘頭的話，得到不少關於新加坡回教的情形：

1. 新加坡有大寺一座，即皇家寺。小寺多極了，隨地皆有。
2. 回教人口，沒有精細的調查，詳明的統計，據他說是有十五萬人。

3. 教育狀況是這樣：馬來土人不懂求知識，所以學校也隨着無法發展！聖埠這麼許多人口，僅有小學二處——並不十分完整，學生總數不



新加坡兩個完小學校之一宿舍

過二三百人；中等學校簡直沒有。

4. 組織方面，也沒有一個健全而良好的團體；去年，他們費了九牛二虎的氣力，湊集了二百五六十位同志，組織了一個新團體，由三個發起人——其中有他，每人拿出二百多元鈔幣作經費。那知一般舊冬烘看他們是離經叛道的人——（有一次，他們因為本地要修一個大

寺捐募了十萬元的建築費；他們說：何必呢？用一萬元建寺，其餘九萬元作教育用費。多立兩處學校不好嗎？——便藉口說他們是共產黨，到官舉發；他們一時間便都作了牢中之囚。後來，查無實據，便都放釋了。他說的時候，露出很不愉快模樣，因此，他不願再把那已經作了犧牲者的新團體的名稱告訴我們。

5. Al-Huda是他個人辦的，有幾個同志很慷慨的幫助他的費用和稿件，並沒有團體或其他的背景。此外，還有一家報叫 Al-Ghas——月華報社見過一期，也和 Al-Huda 性質相同，（並且編輯室就在他的編輯室內左側），至於 Real Islam 報，並不能按期出版，而且，他的主辦人現在也不在本埠而他往了。

6. 馬來亞人都是沙飛爾的買子亥布，對於教義都沒有深刻的知識，只存些儀式的奉行。他自己是哈乃飛。

7. 馬來亞人差不多都做商業，中上富戶很多，赤貧的人是成分中最少的。不過，他們不會運用他們的財產——如像與學校之類；往往虛擲於無益之途。

我們本想送他一部「成達文書」作為還禮，並且留為紀念。但是，都釘在箱子裏，放在行李艙中，沒法取出，只好送他兩盒茶葉，一大張照片——松亭與少雲，柯三，松泉，燕翼五人的合影。

他直談到離開船還有十分鐘才辭退，因為我們這次會談是很難得的機會。他走了以後我們才作晡禮。

新加坡有不少的十葉派的回教徒，他們的裝束，很有些像我國的念經的人的神氣。這是在開船的時候，一個新上船要到孟買去的一個孟買回教，指着一羣在碼頭上送行的人對我們說的。

今天所有的談話，都是用我們那半口極不流利、極不自然的阿拉伯語

新加坡的
天氣

，感謝安拉，總算能傳達雙方的意思。

新加坡的草木花卉，又比九龍青蔥鬱茂得多了。人們全穿單衣服，據說終年都如此。假如在北平，我知道在重裘之外或者又加上一層大衣了，可是，我今天穿一件極薄的單襯衣，還在出汗。

土人說：這裏的天氣如此；晝夜長短也終年一樣，不會一個時候夜長晝短，換一個時候便晝長夜短。這，我沒有這種學識，頃刻之間還無法証明。

十二月十六日

晴

（聚禮日）

時差

過麻拉甲

因為經度的不同而發生了時差：我們的一些時表中，曾留了一個專記北平的時候，不在各處對，所以某一處和北平差多少點鐘，我們可以立刻看出。在昨晚七點半鐘的時候感想曾經衝動了一次，就是：在這里——麻

拉甲海峽里的七點半尚未入宵禮而北平的時分已經是九點鐘，恐怕不但宵禮已畢，而且已安排着要入睡了。同樣的，今早又這樣想：這裏六點半才晨禮，那在北平已然八點多，不但太陽早出來了，工作的人想已作了不少事呢！

歐墨爾、三喀夫 Omar Sygga 是新加坡的一個財主，據說是官家要收沒他的財產，因此，他將他的財產作「瓦格夫」，專招待往來的朝覲者。他已經死了，他的兒子們仍繼續着那末辦。我們昨天所見的，或許是錯了？可是，那會土耳其話的人會問過我這麼一句：『你們帶着護照嗎，他可以幫忙爲你們辦理簽字的事。』我告他說我們並不在這里下船，不勞主人的駕吧！這樣看來，昨天我們所見的似乎也未必差；即或差了，他亦是一個招待朝覲的人。

又聽說 Sygga 的兒子們照舊供應朝覲者，不取分文，只是向輪船公

司取一筆介紹乘客的價錢而已。真不真那裏知道？姑妄聽之罷了。

十二月十七日

晴

(聚禮初)

今早已出麻拉甲海峽，向正西行，已入印度洋了。時辰比昨天又差了二十六分。

上海至香港，水是綠色，香港至新加坡水是黑色，到這裏，又變成寶藍色了。按照地理學家說：深藍色的海洋，至少有一萬尺深。

下午四點多鐘——北平快七點了——我們正在船面上眺望，忽見許多來客，都提着救生衣——遇險時穿的——紛紛到船面上來，我們莫明其妙；一個會說幾句中國話的德國人對我們說：「你們沒有這衣服嗎？船長說五點鐘試試。」我們雖不甚明白，看情形似乎也須照樣拿上來；這時，眼看就是五點，我們打算作了晡禮再試救生衣，那知正在猶疑之際，而警號

已發——是汽笛短鳴六下，長鳴一下，所有船上遇警時都鳴起這個警號。

——我們只得忙着穿上救生衣，匆匆往船面上跑，及至跑上去，而許多水手們已經分別立在每個救生船之側，在準備曳下了。這時，有人說：在歐戰時，德國在這裡埋過水雷，戰後撈取，剩下一隻不會撈出，所以不論什麼船，走到這裡，都要戒備。有的說：今天早晨就有通告，說今天下午五時作一回試驗。我們不認識意大利文和英文，所以着慌。總而言之，莫名其妙。不過既是聽見警號上來了，自然看個究竟。哺禮恐怕要耽誤了。

這種不會經過的舉動，多少總令人心中有點慌張。靜靜地在船面上候着，吉凶莫卜。還好，大約經過了十分鐘，又鳴了一下汽笛，大家便紛紛回艙；我們明白是沒事了，便也隨着回來，仍舊沒有悞了哺禮。

十二月十八日

晴

(聚禮一)

沒想到，印度洋中會這樣平風靜浪的渡過。從十五日的午後由新加坡開船，一直到今天，無風無雨，船的水平穩，已達極點。不似由香港到新加坡之間的那樣搖撼了。

黑種人真黑！平常我們看見印度兵，便以為那是黑人；其實不然。印度人是比我們黑些——有的還比我們白——還稱不起是黑種人。黑種人的肉皮的黑，真和墨或鍋烟子一樣，從頭至腳，所有的皮膚都是亮黑亮黑地。從新加坡上船的這種黑人不少，男女老幼都有，都一色的黑。並且，他們極歡喜穿帶色衣服，紅的綠的不但在女人身上穿着，男人的圍裙也同樣是花的。襯着他們黑肉皮，越發好看！

今天不知爲了什麼，肚子不好，晌禮沒有同他們一齊禮。

五點半作晡禮，那按北平時分已是八點一刻了，歡喜早睡的人們，想已在安排床鋪呢！今天的日落是八點五十分，這里不過是六點十分而已。

據松亭說：他晨禮必到船面上看出日是這裏六點，那按北平時分是八點。

十二月十九日

晴

(聚禮二)

到哥倫坡

早七點半——那是北平時分的十點廿五分——船到哥倫坡了。由新加坡到此，水程一千五百七十里。

哥倫坡沒有碼頭，船進了港——人工造的大防浪堤——便停在水當中了。想要到陸上去，必須乘小汽艇渡過去。並且，在香港和新加坡上岸時，我們的護照上都沒有經簽字的手續，在這里，便要履行這種手續。護照，我們都簽字了，只是坐小艇往返，總是有些麻煩，所以松亭他們便都不想了。而我呢，却因為要發一封掛號信（給士謙的）和一封航空信（給馬宏道的），有上陸的必要；可是，一個人又不高興去，潤芝先生便毅然不怕麻煩和我去了。

汽艇是M，L，公司的，每個人往返，是哥倫坡洋一叻幣的船價——約合華幣一元五角。其實路並不遠。我們發完了信，隨便在大街上走了一走，沒到遠處去，也沒找到一座禮拜寺，便回來了。

這裡的人和別處不同：當我們走到街上的時候，街頭兜攬車子的，商店門前兜攬買賣的，簡直能把人包圍起來，看樣子很殷勤。有人說他們做生意豬頭不過，可是我們爲要買幾張風景片，那家店鋪招待得很好，結果因爲沒有我們所要的照片，買賣沒作成，商店還表示很對不過的意思。據錫蘭一瞥上說：這裏的摩爾人——說是信回教的——作生意很猾，要價一百盧比的，還價一盧比就賣。其實那有這事，我們雖然是真正的一瞥，可是我們買了不少的東西，在摩爾人或不是摩爾人的商店中，我們並沒有證明牠的話。況且牠的眼光也太淺，要價還價的事何止錫蘭人如此，更何止哥倫坡的摩爾人如此！說到作生意豬頭，那更不僅止是東方人爲然，西方

人在生意上准不欺人，准不搨頭嗎？不過比東方人手術來得妙些，令人當時覺不出而已！

船在這裡停的時間特別大，聽說離這裡不遠有畿岱 *Kan-Dy* 說是名勝之地。錫蘭的全部幾乎都被歐洲人侵略了以後，*Kan-Dy* 地方還有一個抗拒帝國主義的英雄，在那里爲王，保持一隅的獨立。後來因爲強弱的不敵，終被放逐了。因此，直到現在，還給人們以很大的憑弔唏噓的感念；凡是到哥倫坡來的人，都要到那地方去的。所以船公司爲了來客門遊弔的便利起見，在岸上預備有汽車，每個人車資是英金一鎊十五先令。路程並不近，據說往返需七小時，在那裏吃一頓中飯也要二小時，假如要作四五小時的遊逛，那末非十三四小時不可，所以船在這裡要停十六七小時的工夫哩！——按照船上的通告是下午廿三點（就是晚十一點）開船。

據說這裡的回教頗有力量，有不少的學校和禮拜寺。只是我們沒有

去，太可惜了！

十二月廿日

晴

（聚禮三）

晨禮後，天氣薄薄地陰着，而且有風，浪花打到圓窗的玻璃上，彷彿是落雨。太陽出來以後，居然雲散天晴了；風也一點沒有了。船，沿着馬拉巴海岸而行，憑船欄而東望，西高止山山脈宛在目前。水波微皺，船行其間，平穩如在江中。

站在船頭上能看見不少的水族，如：鳥賊，比目，阿米排等。

十二月廿一日

晴

（聚禮四）

夫役們送來了二張卡片，是爲明天到孟買時醫生檢驗身體用的。因爲缺少兩張，又令他們補足了。

西行日記

五一

宵禮後，大約有九點多鐘了，我們都在船面上納涼，對面來了一隻船，和我們所乘的船互相放射探海燈。互放花爆和焰火。寂寞昏黑的海洋上，一時熱鬧起來。走近一看，始知是康特威德 Conte Verde，也是義大利郵船，和我們所乘的 Conte Rosso 是姊妹船，所以她們相逢，便這樣的歡迎。

十二月廿二日

晴

(聚禮五)

到孟買

晨七時，抵孟買，由哥倫坡至此，水程八百八十三海里。那時，晨禮甫畢，憑欄外望，燈火疏於曉星，蓋除回教人外，都尚在夢中耳。

早點之後，到岸上去，本想僱兩部汽車遍遊全埠各清真寺，各學校；因為他們要的車資太大，差不多兩個鐘頭，每人需二個盧比，計算起來，非廿多盧比不可，所以我們沒僱。恰好有一個人願作嚮導，領我們到各寺

各校去參觀，我們便隨了他前往。不知走了些什麼路，把阿衡們都走累了，才到一處清真學校，名叫安主曼 Anjuman Islami 那時還沒有學生上課。我們把許多教室，圖書室和辦公室都參觀了一遍。樓上下共有教室六，每教室中置三人連座椅三排或四排，每排三張，每教室約可容學生廿七人至卅六人。三層樓爲辦公室及圖書室。可惜爲時過早，師生全未到校，不及一一詳訊耳。進門處有石刻二，一英文，一印文，都不明白，揣其情節，或即建造斯校之始末歟？

由 Anjuman 出來，又走了好幾條大街，到了總聚寺。這寺很大，大殿也是樓上樓下兩層。這回可把靴步量了；南北十八複步，東西廿四複步，朝向北按照中國房子論，是二進，加前廊後厦計共四進，橫是九開間，每間有門，每層面積是四三二方步樓下每間有柱，計共廿四柱，樓上則否。門前遊廊，則樓上下均有，且四通八達。殿前水池特大，池周臨牆壁

處，復遍置自來水龍頭，作大小淨可以任擇用之。殿之東北及西北兩角各有尖塔一，自內部盤旋而陞，每塔自地平至頂顛一百級，登絕頂以望，則孟買全市都奔眼底，真雄觀也。

寺的修造史，我們從在大殿前面的一張記事上可以窺見大概。可惜那篇文字全是烏爾都 Urdu 文，只有最末幾行是阿文，牠寫着：

لصار سنة القام خمسون ، من المئتين احدى المئتين ،
والسبع مئتين وخمسون ، هـ ١٢٢٩ .

在樓上的那層殿中每個柱的下面都是講學之處，我沒有留心是多少，法阿衡數了數是八處，在那些地方讀經的人，彷彿都是學生，他們讀古蘭，字斟句酌，比我們高明。

由這里出來，阿衡們已然乏了，便爲他們僱了一輛馬車回船。我和五個學生仍由那個帶路的印人帶我們到別的寺或校去參觀。

孟買的道路，委實不清潔，牛馬糞隨便在什麼柏油大路或狹窄的小巷中都可以看見，街上的氣味永遠是騷臭的。很壯麗的洋樓之前或是很清幽的花園牆外，都倒臥着討錢的窮人，有回教人，有印度教人。

許多大洋樓，標着某銀行某公司的字樣，似乎都不是土人的買賣。土人的買賣，要在 *Bind Bazaar* 一帶才可看見；布鋪，鐵鋪，飯鋪，肉鋪……一開間的門面佔最多數，那並沒有多大的商號。

扎克利亞
寺

我們去的第二個寺是扎克利亞寺，這是座小寺，殿和水池都與九龍的差不什麼。這里的伊瑪目名叫 *Muhammad Saad Ullah*，他是孟買本地人，是一個溫和的長者。他見我們進到他的住室中——那是西樓上——他雖沒有起立，但是一和我們握手寒暄。他的住室的組織，却整個的是中古回教式的，和我在新疆省所見的纏頭人的住室一般無二。室中無棹椅，席地而坐，我們圍坐在室的四周，這叫做「達以賴」。他很殷勤的招待我們，

知道我們在孟買只有半日的勾留，很表示不快；他以為我們如果能停留二三日，便可以聚餐暢叙；僅止在這極短的談話時間內，他還為我們預備了水激凌，波羅汽水等物，為我們解渴消暑。他並且為我們介紹了他的在愛資哈大學正在讀書的兒子，為是我們到那裏的時候多一個熟人，多一點照應。

小學校

這寺附有小學一處，在東樓上，有四個教室，都在上着課。樓下的兩個教室是在一間長的房子裏，兩端各樹黑板一塊講棹一張，中間沒有什麼隔障。樓上的兩個教室的中間都有一層木板隔着。每個教室中的學生都不足卅人，年齡差不多全是七歲至十歲的樣子。有兩教室在教古蘭，兩教室在教算術。教員都在勤懇的講授功課，見了我們行進教室去，雖曾向我們致敬——教員撫膺鞠躬，學生起立——但我們未便和他們談話，打攪他們的工作。校長是一位卅來歲的人，我們會到他的辦公室去，可是，我們因

其餘的寺

教育圖書館

孟買的教門

爲受時間的束縛，也沒得與他多談幾句。

孟買的禮拜寺太多了，幾乎一座一座的都銜接着。由扎克利亞寺出來，不遠便是麥那兒寺，又走不遠，便是蘇來曼寺，哈米丁亞寺，那爾巴雜寺……多極了，據那帶路的人說：全孟買有一百餘座寺，我們沒有時間看了。我們聽說有一個教育圖書館，或許是一座大圖書館，我們便去了，不料是一個書肆，並且不甚大，主人叫穆罕墨德阿里，不在舖裏，舖裏有一個夥計是中國甘省洮州人姓閃，他說他到這里纔一年多，今年也預備朝覲去。

時間已經十一點多了。——北平時分已是下午二點多了——船的通告是十三點（下午一點）開船，所以我們不得不轉回來了。

依照我們走馬看花的一瞥之所得：大概這地方的教門是很興盛的。尤其是對於奉行儀式的一節，因爲我們從禮拜寺的鱗次櫛比上看出來。

孟買人的
生活

教育狀況比新加坡強多了！不但每個寺中都附有小學校，而且這許多小學校的組織，設備，都很完整。可惜，帶路的是個粗鄙的人，他說不清那里有中等學校，同時，我們又不能多所勾留，所以我們沒有看到一個中等的學校。

孟買人的
生活

商業，也和新加坡的馬來人不差什麼，生活情形很優。只是新加坡街上沒有一個討錢的窮人像這里東倒西臥的樣子。

派別

這里的買子亥布，仍是沙飛爾多於哈乃飛，我們雖然沒有一處一處的問他們，然而，我們從每個禮拜寺內所懸的禮拜時刻表中便可看出，他們差不多都這樣規定：

晨禮——上午六點

晌禮——正午十二點半

晡禮——下午三點半

自己在船上做飯

第二次的
遇險練習

昏禮——下午五點半（其實，太陽落不了。）

宵禮——下午八點

衛特禮——夜十二點半

他們把衛特禮作成獨立的一番拜，便是沙飛爾派的表徵。

十二月廿三日

晴

（聚禮日）

吃飯不是隨便的事，上船半個月了，按照我們初上船時對於船上所要求的飲食，一直沒有更易。所以我們都覺得牛乳、雞蛋的滋味淡了，似乎要變更點樣子吃才好。由昨天起。我們自己做了幾種菜，拿到餐廳里吃；今天仍是照辦，覺得口味有些新甜了。本來前些日子就想要變樣，可是僅止燒點大米飯，切些自帶的鹹菜。現在似乎又比那強多了。

下午四點多鐘，船上的警號忽然又鳴了，我們很驚駭；結果，仍和上

西行日記

五九

次一樣——有說練習的，有說戒備水雷的。在這事完了之後，接着便是消防練習，所以我們認爲練習試穿救生衣是比較可靠的。

晚間看電影，我因爲宵禮是單獨着比他們早禮一忽兒，所以能從頭本看起；他們作完宵禮才去，頭本都快完了。今天演的是拿破崙戰史。其實電影自開船以來每日或隔日必演，只是我們不去看耳。在我個人，今天是頭次。

十二月廿四日

晴

（聚禮初）

這里——東經五十八度——又差五十分了。晨禮是六點，按北平時分是十點十九分。出太陽是六點廿分，等於北平十點卅九分。

明天是耶穌教的節日，所以今晚上這船上的許多外國人的乘客，——當然是耶穌教徒——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穿上些奇形怪狀的衣服，瘋狂似的在音樂廳裏擁抱着跳舞取樂據。說這是紀念他們的教主的誕日的禮節，

影上着電

耶穌生日

這樣，他們一直鬧到夜裏四五點鐘的時候。

十二月廿五日

晴

(聚禮一)

今天的時差，已然是五個鐘頭了，我們在六點鐘時作晨禮，那已是北平的午前十一點了。

連日在阿拉伯海中走，除昨天稍微有些風，船似乎有點搖動外，差不多仍和在沿着馬拉巴海岸行走時一樣，十分平穩；只是，半個多月禁錮在船上，終覺不舒適耳，我們每個人差不多都有這樣感覺——松亭每在心中有特殊感覺時便朗讀古蘭，這是他的恆態，今天他幾乎朗讀了一天；潤芝是出來進去的坐臥不定；我呢，只是睡。

晡禮之前，我們曾經在船頭上流連了十幾分鐘。船向西行，太陽從對面射來，借着牠的光可以透視到海面以內，許多的蚌屬水族，都張開了它

們的貝殼，在水面上晒它們的粉色的肉。

十二月廿六日

晴

(聚禮二)

邁亞丁

早晨八九點鐘的時候，從亞丁港面前過去了，沒有停船。遠望亞丁只是一座山，兀然立在海中。

入紅海

十二點以後——北平時分的五點廿六分——船漸漸的走進了巴布勒滿都布海峽，入到紅海裏邊了。船行距丕林島不遠，島上的房屋門窗甚至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本來亞丁和丕林島都是也門的屬土，而今成了英帝國主義者鐵蹄下的佔有品了。

落日

光陰是這樣的快，躺在船艙中的床上，由圓窗中看落日：嵌在海面上的半規紅日，不錯眼睛的看着牠，只有廿幾秒鐘便完全沒入海中，絲毫不見牠的踪影了。

十二月廿七日

晴

(聚禮二)

今天的船是在北緯十八度與廿二度之間向西北方向進行，這一帶是在麥加的西偏南方，所以今天的禮拜已然經過兩個朝向：由晨禮到晡禮是朝向東北，由昏禮到宵禮是朝向正東。

紅海裏的氣候，似乎是熱些，由昨天進了紅海以後，覺得汗又比前幾天流得多些了。不過，若像卡奔德世界遊記所說，那又未免故甚其詞了！他說：「……………從正月一直要炙到十二月，結果，使得水面上的溫度，常在零度以上一百度，蒸氣衝入空氣里，就像極大的沸水池一樣……………」。(商務館本，從開羅到迄斯曼，頁二二一。)現在是十二月，然而並沒有感覺到像他所說的那般炙熱和那麼高的高溫度，這足以證明他立言不實。此外，原書上還有可以證明卡奔德立言失實的幾句，他說「……………紅海上空

氣裏，鹹得厲害，差不多吃蛋，不須放鹽……」（同前，頁二二四。）真胡說！我們到紅海已經兩晝夜了，實在，說良心話，不會有一分一秒鐘感覺到這樣鹹空氣！由這兩點，已經很可以證明他這本書——從開羅到迄斯曼裏面的記載確實沒有取信於人的價值了。

按照航程計算，今天下午應該過「淮德」。地圖上所畫的航線，距「淮德」並不遠；然而，我們立在船上引領東望，那萬方朝向中心的聖地麥加附近的山峯，一點都不能映入我們的眼簾，這是多麼使人悵然的事啊！

十二月廿八日

晴

（聚禮四）

由今天的天氣來徵驗，卡奔德的話格外靠不住了。卡奔德是幾月在紅海中走的，我們雖不知道；他由蘇彝士起身由北往南而行，那却是事實，因為他那一章的標題是：「南下紅海」四字。那一章的開始便說：「紅海真

卡奔德
的話靠
不住的

看見拉瑪
灘的新月

起齋

是紅熱」一語。我們用合理的推論去想像他當時的情形，確是隨走隨寫的，這可以由他敘述紅海西岸的城鎮的順序而知道。可見他一入紅海就大聲喊「紅熱」二字。其實，我們今天走到紅海的北端了，可是，現在我們雖未到蘇彝士運河灣，我們已覺得有些冷了，穿了一身像昨天所穿的衣服到船面上去，簡直就不能久立。怎麼他——卡奔德會在由蘇彝士才一起身便那末大驚小怪的喊着「紅熱」呢！若不是我們身臨其地，我們真許以他的話爲實話哩！

五點半——是北平的夜十一點半——我們作昏禮；剛剛禮完，我們便從圓窗中望見拉馬藏的新月了。這月很高且大，用肉眼去觀察，似乎是昨天的新月，它直到六點一刻，才落至地平綫下。今夜我們開始在船上添禮台拉威赫拜；起齋。

十二月廿九日

晴

(聚禮五)

西行日記

六五

到蘇彝士

按照昨晚船上的通告，今晨八時到蘇彝士；可是今晨八時半才到。在這裡停泊了四小時，便開船了；我在這兩小時內被睡眠占去了多半，因為昨夜起齋，睡眠不足的原故。開船以後，便到船面上去看運河兩岸的風景。

蘇彝士運河

河身並不寬，若是像 *Cante Russo* 這樣的兩隻船都不能並行或相錯。兩岸都是黃砂，西岸因為受了人工的經營，草、木、禾、苗、到處都可以看見；東岸便仍是一片荒砂。過了四個多鐘頭，到伊斯瑪利亞城，這裡是運河的一半，下午八時餘，始到達波賽德 *Port Said* 港。

到波賽德

船停下以後，我們到一等艙的音樂廳去取護照；在昨天，船上夫役們便把下船乘客的護照拿去，為是今天簽字。

在護照還不會取到手的時候，我們便各方尋我們所希望能來迎接我們的朋友如沙儒誠，馬子實，吉爾尼諸先生，但是，一個我們也沒有尋見。

沙儒誠先
生到波賽
相迎

下船時
護照簽

下船後
驗病

這時我們惟一的希望只有委託美國運通公司爲我們照護行李。當我和運通公司的招待人才接完頭的時候，意外的喜信從天上來了。沙儒誠，吉爾尼 (Said Muhammed Shah Jilani) 和阿合默德諸先生驀然地在音樂廳的門前和我們遇面了。當然，我們在筆尖之下無法描寫當時我們的欣喜的情況——彼此雙方的欣喜情況。我和沙、吉、諸先生寒暄了幾句，仍舊去辦理我們護照簽字的事情，這里由松亭潤芝他們與儒誠們談話。

護照簽字，對我們很客氣，並不一一對照八個人的照片，只由我和二三個學生承攬着便都簽了字了。每張護照是六辨士的簽字手續費。

我們由音樂廳出來，才知道吉爾尼先生已經僱好了搬運腳夫爲我們運行李，所以當時我便把美國運通公司辭退了。我們的行李真多，一個汽船都沒有餘位能够容我們再坐人。因此，我們不得不再候一候牠來第二次。

我們坐着汽船一直奔海關而去，儒誠對我們談：他昨天夜裏便由開羅

到這裏來了。他來了以後，便爲我們在一家公司僱好了脚夫和汽船；次日，吉倆尼知道儒誠爲我們而來到這裏，便派人知照他，聲明已僱好了脚夫和汽船，儒誠因爲不認識此人，很不放心，他要按照被派的人的話向吉倆凡索要 Abdul Wahid 給吉倆尼的信一看，吉倆尼很坦然的親自起來了。他們互相已然証明了是一回事，儒誠便把自己所僱的脚夫和汽船辭退，因爲吉倆尼是道德長者，現在這裏經商，人情最熟悉，所以留了他所僱的脚夫和汽船。現在這般脚夫和汽船，便是吉倆尼所僱的。

到海關了。我們下了船，先到衛生檢驗處檢驗身體。據說今天是例外，因爲這裏醫生檢驗入口人員極嚴，然而對於我們除按照護照上的人名一抄下外，便慨然的給了我們一張驗訖証。

由檢驗處出來不遠便到海關，他們辦事的人員差不多都回去了。那裏只有一個事務員，他爲了我們的行李之中有送國王的禮品要求他免稅，他

住旅館

到飯館吃
封齋飯

不敢作主，叫我們明天向他們的首領聲請。我們只好按着他的話辦，因為時間已經不早，我們每個人都已困乏了，不能不先到旅館裏稍微的休息一下了。

吉爾尼老先生在未到站上以前便爲我們租好了君士坦丁街的 *Hôtel Aeropole* 旅館，所以我們很坦然的隨着老先生來到旅館休息。按照老先生的意思，要候我們所有的賬，可是，我們絕不肯擾他。

這時，已然十一點多鐘，假使我們睡了，到五更一定起不來，所以我們商量着休息片刻，就到飯館去吃飯，爲是起明天的齋；因爲這裏的旅館是不賣飯的，況且我們住的這所旅館，又不像是回教人開的。所幸沙儒誠先生在這裏很熟悉，在附近找了一家館子，應許我們兩點鐘可以吃飯。

十二月卅日

晴

(聚禮六)

西行日記

六九

我們只睡了兩個鐘頭，便起來作晨禮。禮畢，我們因爲八點鐘要到海關去，所以大家都沒再睡。儒誠便忙着給開羅教務部和中國學生部寫信，報告迎接我們和預定明日早車赴京各事項。

波美德海
關的照應

我們到海關已經九點多了，不久，海關巡警便請我們，說：首領已來了。我們隨着巡警到了辦公處，見了那個首領了。他是肥而碩的身軀，說話的聲音，既宏且粗；我們照例和他握手問安；交換了名片，我們知道他的名字是哈飛足——阿寧（Hafiz Chamen）。他的官銜是稅關稽查長。他對我們很客氣，同我們談話之後，知道我們到埃的任務是爲宗教和教育，同時他知道我們將要見國王，所以他很和我們表示好感。我們請求他把禮品免稅或減輕；但是，他的職位太小，我們的禮品的價值又過於高貴，他不敢擅作主張。他爲我們劃策，把小件的如零帶的綢子，漆盒，綉貨之類，輕輕的課一點稅以符章制，——我計算統共各小件之稅額不及五元——貴重

的大件可以帶到京城去請各受禮的偉人証明，或可減免。我們很感激他的計劃，同時把所有的大箱禮物都交他代運開羅。這時，他要求我們共攝一影，結果，攝了五頓，在攝影之後，我們和攝影者談話，才知道他叫阿禮·法和密，Ali Fahmy)他是開羅金字塔日報的駐波賽記者，他說一二日內金字塔日報即可將照片和記事登出。

十二點了，我們想要到阿巴賽大寺去作主麻，便和Hafis告辭；他很殷勤的和我們握別，送我們到關門以外；對我們說：『如果你們要到大寺去，恐怕誤了時刻，因為這裏主麻，過十二點就禮。』因此我們便不到很遠的路的大寺去，就近在稅關禮拜寺作了聚禮。——這是一座小寺，殿中容不了一百人，所以殿外的人要比殿內多二三倍。果然，十二點十分便禮上拜了。拜畢，Hafis又帶我們去拜會波賽稅關監督。我們又和他說明了我們的任務和希望減免稅率的企圖，他很表示贊同。Hafis並且領我們參

觀稅關中的稽核處，估計處，貨倉等地方。

稅關的檢查真嚴，當我們在檢查處的時候，曾看見一個老婦的箱內帶有新白布十餘尺，他們便估價課稅；又有一個歐洲人帶有一只新的金表，他們也要估價課稅，雖經她和他一再的說明那是爲自用的，他們仍舊以貨物論，而不肯稍予通融。可是，我們的行李除掉這七件禮品外，還有四十一件，然而却只打開了三四件，並且敷衍的看了看就算了。我們不能不認爲他們對我們是十二分的客氣。

晚上，我們終於到阿巴斯寺作宵禮，寺很不小，作禮拜的人也很多。我們到寺時就念班克了。禮拜的狀況大致都差不多。只是台拉威赫每兩拜念讚聖一遍，四拜念索勒、伊赫倆東三遍；衛特禮三拜禮二次，兩拜一次，一拜一次，不念古奴台，（古奴台是在晨禮的天命第二拜念。這是與哈乃飛不同的地方）。拜畢我們到吉倆尼老先生的住所去問候，惜他不在家，沒有

會着。順道把回回區域的街巷遊了遊，因為我們住的是外人居住區。

卅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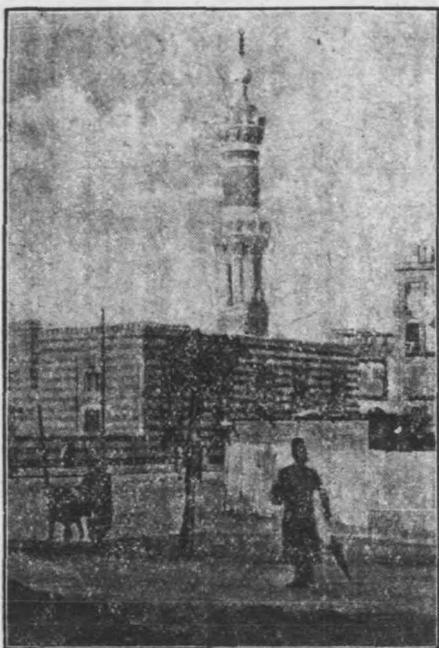
晴

(聚禮初)

上午儒誠拍了三個電報，——一個給教務長，一個給教務處秘書阿禮

西行日記

七三



波賽阿巴斯大寺

雷塞爲什
麼有銅像

君，一個給中國學生，報告我們定規今午起程。松亭也寫了四封信分寄馬董事長少雲，侯副董事長松泉，唐校長柯三和常代總務主任子萱先生等，這些都用航空信。

蘇彝士運河之極北端有法國人雷塞的銅像，他是開鑿運河者，直到現在受人們的景仰。我們也去了一次，在今天的早晨。據說開運河的時候曾經死過很多的人。開運河的工人那個不是當地的回民？只有他的銅像巍巍乎聳峙着，這只是因爲他有可能使人景仰的智慧和頭腦。教育是無價的呀！

火車在十二點一刻開行，我們的四十多件行李都隨着人一同運到車上，並沒掛一件牌子。據說這也是很例外的事。

到站相送行的有 Saïd Mohammed Shah Jilani 先生，有 Ahmed 先生，有 Mahmud 先生。

這是一次特別快車，只在伊斯瑪利亞，扎格劑克，和板哈等大城鎮停

乘火車往
開羅去

留數分鐘，小站一概不停。四點一刻便安然到達開羅城了。

馬子實，納子嘉，張子仁，林子敏，和教務公署的阿禮秘書，愛資哈大學的兩位庶務員；印人雷雅俊丁先生——吉備尼的朋友，都到站歡迎。另外有金字塔日報的記者在站上爲我們攝了一影，學生們便隨了子實等到中國學生部的宿舍去，我們到阿禮預先爲我們預備的 Bristol Hotel 旅館。

子實、子嘉、和儒誠，都是多年不曾謀面的神交，一旦在外國遇了面，那是何等的欣慰；同時有極懇摯，極熱烈的外國朋友如波賽的吉備尼老先生和這裏的阿禮秘書來迎送照拂，使天涯旅客得到無限的安慰，我們只有感謝安拉。

開齋之後，我們到了中國學生部去看看，那裏是愛資哈街，法特候拉巷第七號。由我們住的旅館要換一次車才能到達愛大門前。由愛大門前過

西行日記

七六

去，穿行幾個小巷，才能到達學生部。這些巷子都是很古的式樣；四方石頭舖路，坎坷不平，若不是右手方面有許多小舖子點了不少的燈燭，簡直黑暗難行，因為這許多巷內並無一盞路燈。

在開羅第三

中華民國廿二年一月一日

晴

(聚禮一)

這是新年的第一天，若是在別處，當然有一番極烈的鬧熱，可是開羅是回教的名都，他們只知道在『爾德』或是聖紀時，用種種方法去點綴熱鬧；而在這一日，除行政機關外，像愛大之類的學校，都照常上課。

晨禮之後沒有睡，抄了一封報告書。大約八點的光景，便跑到中國學生部，想和儒誠商議如何拜會愛大校長的事；那知，他的住室和學生們的宿室都關得嚴嚴的，立足無地，只好仍舊跑回來。

十點，雷雅俊了來了，潤芝同我和他仍去找儒誠。見着了，原來方才他們還在睡覺。在這裏遇見了愛大的一位教授，名叫穆罕默德、濟夫扎夫，他是校長派來專為中國學生補習阿文的，他是文學博士，曾經得過兩次

學位，中國學生稱他爲穆先生。我因爲和儒誠有商議的事，和這位教授沒多談。

子實同我們來到店裏，辦理我們要辦的事，一直延至下午三點，才完。名片和報告書都由子實譯成阿文了。

儒誠同着阿禮先生來訪，他們奉了校長的話，說明天上午十一點在教務公署會見，下午在校長的宅裏宴會。

移到印度
旅館

British Hotel 既是外教店而且價錢極大，距離愛太也不近，所以我們決定遷到離愛大不遠的店中去。在波養時，吉倆尼老先生曾介紹我們住印度旅館，現在我們不猶疑的一直到印度旅館來住。

候養尼大
寺

印度旅館距候養尼大寺近極了，這寺的建築，宏敞無比，殿中柱頂和柱子，都是大理石的，柱頂與柱子之間的銅圈，光明呈金色。地上都滿鋪着毛毯子，殿的廣袤我還不會步量，就眼方法測度，總比北平牛街的大殿

候賽尼的墳

大一倍。米合拉卜的後面有座墳，據說那中間埋着候賽尼的頭，所以這寺就此得名。歷史家否認這一說；可是當地人却都相信這是事實。每禮拜的前後都要向墳作賭阿，抹着銅欄干接吻；因此，銅欄干被抹得耀目精光。我們去的時候是在沙目之前，那里的人很多，據說沙目之後至榜搭之前，米合拉卜的門是不開的。墳的形式，很像中國舊式轎車的車棚，外面罩着綠色綉金字的緞罩，前面頂上放着一架帶斯塔爾、是綠色的，碩大無朋。墳的四週有雕刻花銅欄杆，美麗絕倫。

一月二日

晴

(聚禮二)

會見教務長於教務院

按照約定的時候到教務公署，先到了秘書處，見了秘書穆罕默德恩澤先生，和德文譯員阿布拉，法文譯員麥德庫爾，英文譯員阿禮先生等，彼此握手寒暄甫畢，教務長即到公署來了，我們魚貫而入的去依次與他握手

西行日記

七九

道安。我們遞過了名片，坐定；他一把學生點了名，便開始和我們寒暄。松亭很客氣的恭維了半天，他也很客氣的回答。松亭被他要求着念了一章法提罕。



馬松亭阿衡與埃及教務長
(即愛資哈大校長)握手

他，大約有六十來歲的樣子，身廣體長，白布纏頭，白髯繞腮，着青

色長袍，在道貌岸然之中很表現一種和藹長者的氣度。在談話的時候或是在靜默的時候，他總是帶着一幅笑容。

由教務公署出來，已經一點多鐘了。我們便直接回到旅館，阿禮先生也同我們一齊來了。他在這裡和我們談話大約有三個鐘頭之久，親愛精誠的精神真令人佩服，臨走他還對我們說『至聖會說：你們不能進樂園，直待你們歸信；你們不能歸信，直待你們互愛』。由他個人的個性中，表現出伊斯蘭的親愛精誠的教訓。

教務長的住宅真遠，我和子實因為汽車的容積太小，便決定乘電車而往。記得是由愛資哈街的電車換乘阿巴斯街的電車，又走了一節路才到。當我和子實到宅的時候，松亭他們早已到了；只有學生們還不會來，因為他們也要和我們一樣的坐電車和換車。坐了一息，教務長才出來。談了不幾句話就到開齋時候了。每人吃了一二粒葡萄乾，就在客廳裏跟隨教務長作

昏禮。他念格拉阿台是在念法體罕之前高念台斯彌，這或許因為他是沙飛爾派的原故。因為沙飛耳派說法體罕的台斯彌是阿業諦中的一節。哈乃飛則認為法體罕的台斯彌也和別的章的台斯彌一樣。我們和學生們——前後的學生們——各別的在兩間飯廳裏吃飯，教務長及其長子並阿禮先生均陪着我們。菜上得很多，記不清有多少種，做法很近似蕃菜，但也不全相同。教務長讓得很殷勤，幾次親手為我們佈菜。他並且說：按照聖行是要遜讓；意思是讓我們多吃。

吃完了飯，仍舊在客廳裏吃了一碗茶，他要我們在他宅裏作宵禮，我們不肯再多擾他，便向他告辭；他開出他自己的汽車把我們送回。

一月二日

晴

(聚禮二)

本來到開羅就該到衛生局去檢驗身體，和到護照局去簽字，因為遇上

拜會智八
禮長者

了一個新年的假期和昨日的應酬，所以定規今天再辦。

上午九點半由店裏坐汽車先去拜會智八禮長者。他住在基在，若不是還有別的許多事要辦，很可以乘便到金字塔一遊；然而，不能這麼辦。長



愛大教授智八禮長者

者是埃及的文學士之一，曾經任過教務長和愛大校長；現在的許多名人差不多都是他的弟子。我們和他見面之後，並沒有多寒暄，他只爲我們和宗教作了很長的賭阿。

衛生局和護照局的事都不甚麻煩；只有護照，當時不能簽字，須待一禮拜後才能取出。

由護照局到回光月刊社拜會阿禮先生和那里的一切職員。主筆是黑祖

到回光月
刊社見黑
祖爾長者

爾長者，他是突尼斯人，在突尼斯一個與愛資哈齊名的某回教大學卒業，在愛大和別處擔任過文學教授；他爲了批駁太好虛生所著「黑暗時代的阿拉伯」而作了一部書，而得到愛資哈的學位。這部著作是他畢生有功聖教的傑作。據說太好虛生說古蘭是聖人作的——這論調一出，人心受了很大的煽動，因爲太好虛生是當代名人碩士。長者把太好虛生的論點批駁得體無完膚，這樣，才維持了人心和聖教的生命。



埃及回光月刊主筆黑爾長者

這時，回光月刊社的經理阿濟子貝還不會到社，我們爲了要到海關去交涉禮品的納稅事項不能不走，只有學生們可以留在这里候着他。

海關上對致送國王的禮品允許免稅；而其他的一切，則應一律照章徵

稅，並且須受檢驗。

在關上差不多耽悞了四個多鐘頭，把所有的箱子——除去送國王的，都打開了。結果，沒有辦清楚。

回到回光月刊社時，阿濟子貝已經等候多時了。他爲了要下班，我們也乏了，在這里沒有多談，便一同到他的宅里去問候一下，便回店了。

一月四日 晴

(聚禮四)

上午，同儒誠潤芝到 Baone Dalenes 銀行兌取美國運通銀行的支票。經過回光社，約同阿禮先生仍到海關去交涉。海關又經了二次的檢驗，熬了一個鐘頭時間才驗清，綢子一疋疋的上秤，景泰藍也照樣秤過，爲是估價而定稅率。秤畢了，估價處的辦事人也下班了，只好明天再辦。

一月五日 陰

(聚禮五)

上午十點，仍舊與潤芝儒誠找同阿禮先生到海關去，經過兩個鐘頭，感謝按拉，上了埃及金鈔十四鎊零一元七角錢的稅完事了。

下午四點半，阿濟子貝在宅裏請吃開齋飯。他的菜的種類和烹調法，全與教務長的不同了。在他宅裏禮昏禮是松亭爲伊瑪目，他們對於他的格拉阿台給以很好的批評。

今天的報上說：三日，中日在山海關附近發生戰事。

吉倆尼先生昨晚由波賽來了。也住在印度旅館里，今早才得會面。

一月六日

晴

(聚禮日)

十點，吉倆尼，儒誠，阿禮，先後都來店裏談話。阿禮說今天下午四、時半教務長仍在宅中請客。

主麻是在候賽尼大寺禮的，這裏禮得太早，我們在十一點三刻作小淨

，穿好衣服便到寺中去，——寺只在隔壁，那里已然在念克赫夫。將放午砲，便念班克，禮的時候不過十二點五分而已，殿上的人是這樣的多：勉強着尋了一個地方才擠下，松亭和潤芝都分別找了一塊地方；叩頭只叩在前面人的脚上或背上。這寺的伊瑪目是哈乃飛，所以我們跟隨着他，處處比較合適，至於下面禮拜的一切人，則那一派都有。

下午我們把送教務長的禮品預備妥了，便乘着他請客的機會親自送到他的府上。他很客氣的接受了。

辭別了教務長，偕同阿禮先生去拜會哈禮德貝——教務院的視察部長，和哈里勒麥德庫爾博士——回光社的譯員，教務院的法文秘書，並順路到阿禮家去看看。他們都住在新埃及，路遠極了。好在開羅的交通很方便，電車，馬車，汽車，都可以隨地僱着。除掉馬車要現講價外，汽車有里數表，每敗羅二角，電車有站數計站售票，都很省事，電車上並且男女

太陽城

分坐，與別地都不同。細數電車頂上的標號，差不多有卅多條路，公工汽車也有差不多相仿的路數；計里收資的街上汽車，更不能計數了。新埃及與開羅之間，更有若干以顏色爲區分的電車，這裏的街市交通，方便極了。

我們乘着教務院長的汽車先到阿禮家飲茶；他的房屋——可以說新埃及區的房屋，建築很得法，陽光空氣都適宜，所以這裏又有太陽城的別號。

吃完了茶才拜我們要會的兩個人，可是，全不在家，我們便乘車而歸。

一月七日

晴

（聚禮初）

今天智八禮長者請客，他住在基在，距尼羅河右岸只有二三十步；當我們由他宅裏宴畢出來的時候，趁着皎月，踏到尼羅河邊，玩賞月光水

色。

一月八日

晴，風

(聚禮一)

拜穆先生

上午九時，拜晤穆罕默德濟夫扎夫先生。他是中國學生的阿文教授，年來馬子實納子嘉等四君的阿文和阿語，能有若是長足之進步，都是他教導之功。在一日的清晨，曾在中國學生部會他一面，現在我們全體去拜會他，一方面是致謝他教導第一批學生在過去的一切努力，一方面是託他在將來繼續着他已經得的經驗誘導所有留埃的中國學生。

濟夫扎夫說：耶穌教的背影是帝國主義，弱小的回教民族的國家，都在他們的鐵蹄之下被蹂躪着。因此，我們只有團結起來與耶穌教對壘。

由他家裏出來我們順便路到蘇勒壇哈三大禮拜寺內去觀光，寺的建築宏麗得很。由進殿起，天井，廊下，米合拉卜前後，一律是大理石砌成幾

蘇勒壇哈
三大寺

西行日記

八九

何圖案畫鋪地，宏軒高敞。米合拉卜牆上三面雕刻大字印那法台合那的素勒，仰首以視，頸骨爲酸，字爲庫法體，高可四五尺。米合拉卜後爲蘇勒壇哈三陵，四壁刻阿業諦庫爾西，字體古拙，大逾庫法體之半。屋頂是大圓簷子，仰起頭來看，身子幾乎往後倒。

這寺的對面是魯法爾雅大寺，門外懸旗結彩，差不多每隔一丈遠，便是一桿綠旗，據說今明夜內國王要在寺裏作宗祭；我們要進去看看，門上的人說裏面正在禱除，把我們都拒絕了。

辦四十日

說起埃及人的祭禮（就是提念亡人），自國王以至庶民，聽說死了之後，只有四十日之辰，要作大規模的祭祀儀式；其餘，像我們這裏通行的七日，週年，冥紀等日，大概都不很大作。四十日的作法，大約是這樣：在自己家中作，或在寺內作都可。門外搭起很大的紅綠白各色補綴的布的帳棚，棚裏面和棚的正面都懸着白素彩結，插着或懸着許多綠色國旗，棚

內地上，遍鋪地毯，周圍設座，以待賓朋。舉行的時間，大要都在晚夕，宵禮既畢，賓朋們便絡繹惠臨，有的便按照台直威德朗誦古蘭經，聲調悠揚，全棚人肅然而聽之。這樣，差不多直延到午夜，主人備有茶點，以餽賓朋。也有許多不是主人的賓朋而惠然肯來的，那便都是爲聽古蘭經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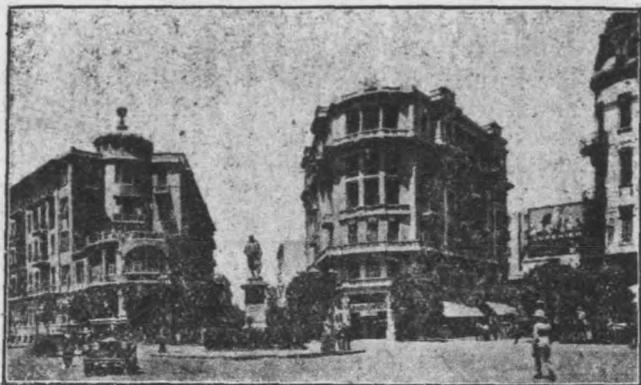
這裏離穆罕默德阿禮大寺不遠，所以順便也去看了看。寺在山之極頂，四周有很堅實的堡壘，是穆罕默德阿禮巴沙在這裏作總督時的兵營，後來他離土而獨立了，這堡壘便變做他的紫禁城；現在，堡壘仍是從前的堡壘，然而，變成了英吉利的兵營了。我們進了堡壘，一逕到了寺中，寺裏有人領着參觀，天井並不甚大，正殿正在修理中。據子實說，他到這裏一年，並不會來過幾次，加以修理正殿，更沒有參觀的機會。正殿的內容，據領路的人說，完全仿照土耳其式。閔白爾高可廿五級尚不及殿高之半。穆

罕默德阿禮巴沙的墳在正殿的右後角，與其他之在米合拉卜之後立墓者不同。墳以雕石爲之，作穹窿形。若按照中國話說，這墳便是埃及當朝的太祖陵。

故宮

出正殿南門，便是穆罕默德阿禮巴沙的宮殿。到這裏參觀的人，每人收五分錢的入門費。宮的面積並不甚廣，而建造很精巧，裏面區分成許多廣大房間，間間都能得到充分的陽光。除去有寶座的一間我們知道它是朝堂；有澡盆的一間我們知道它是沐浴室以外，其餘徒立四壁的大房，領路的人也不能確指當年的用途了。

他的宮是一層平房，沒有樓，這在開羅是罕有的建築。開羅的房屋，不論是舊式的或新式的，差不多起碼三層，因而空氣陽光都感覺不充足。所以新埃及區的建築便力矯此弊，雖也都是樓房，但總設法使它面面可以得到陽光，所以新埃及區又有太陽城之別號。



埃及及開羅街市

由故宮出來，領路的人把我們領到郁斯福井去參觀，傳說這井是當年郁斯福聖人被囚的所在，但是歷史家如阿合默德扎克 Ahmed Zaki 一流，都否認之，蓋郁斯福聖人時代之國都，並不是開羅，至於被弟兄們所陷的井，那又該在巴士坦了。據史家推測是當年有一個人名叫郁斯福撒里，他在這井汲過水，後人便附會到郁斯福聖人身上了。

我們每人花了一角錢的入門費——這算特別的客氣，因為我們是回教

人；可是歐洲的耶穌教人，那要按官定的價格，每人二角哩——經看井的老者給了我們兩支洋燭，盤旋着往下走，石坎已經被人們踏平了，稍不留神，便要滾下去；我們戰戰兢兢的扶牆抹壁，很平安的走到井口了。那里有一個洞，據說是郁斯福住的。由地平至井口，據領路人說是九十米突；據我們步量是二百多單步。

給了領路的二角五分錢，我們下山了。那知道我們在這裏遊，却急壞沙儒誠了。他接到哈禮德貝的通知，要我們到王宮去收拾禮物，當我們回到店裏時，他已然來過五次了。我們坐了一部汽車，趕快去找哈禮德貝，在教務院計議了許久，因為鑰匙鬧不清，未能進宮。教務長在這裏遇上我們，他要為我們多介紹幾個朋友，邀我們今晚仍在他宅裏吃飯。

我們由教務院回來，預備了一個呈文，想要當面遞教務長，現在寫在下面：

「竊維發揚教義端賴師資，而培育人才厥惟教育。溯伊斯蘭傳入中華以來，千有餘載，教義綿綿不絕如縷者，皆教師一綫之維繫耳。顧年湮代遠，東西睽隔，而拘墟一隅之中國伊斯蘭教務與教育遂不期而落後。海禁大開，交通便利，梯航負笈，筌範可親。在昔土耳其曾握宗教權衡，故哈吉阿布都拉合曼穆夫梯北京王浩然，於一三二五年晉謁土皇，蒙阿布都哈密德陛下特派阿禮理查及哈三哈飛足二伊瑪目入華傳教。自時厥後，而西來遊學之風以興。今也時易勢遷，宗教中心已運際乎貴國，故中國於去歲正式派遣學生團留學貴國，今年復派送五名，均蒙恩予收錄，優遇有加，昌勝銘感。然竊以爲欲枝之榮者先固其本，流之遠者先暢其源。鑒於兩次中國學生之不能直接聽講、正式上課，而知中國伊斯蘭教育之亟有待於整理與扶植也。北平成達師範學校，艱難締造，八載於茲，今幸蒙安拉相助，第一班業已畢業，選送五生，觀光上國，蓋

欲於制度、教材、訓導之師資，以及維持學校命脈之經濟各方面有所希望於貴國之指導與扶助，使現在繼續在辦之二班三班以至於將來無窮盡班，有所遵循有所倚恃，則將來良材輩出，教義廣被，胥有賴於我公之啟迪也，幸垂察而指示之。謹上教務長閣下。』

照這樣子請子嘉繕清了一份漢文的，同時請子實譯了一份阿文的，在今晚遞給教務長了。

今晚到的客人很多，當我們到時，他們已然吃了兩個菜了。我們加入席間，繼續的吃着談着。吃完了經教務長把在席的許多不認識的人一一給我們介紹了。大半都是些愛大的教授和教務院中的處長科長等人物，他們都沒有換名片，所以一時記不清他們的名字了。

一月九日

晴

(聚禮二)

赴王宮

哈禮德貝在上午十時領我們到王宮去會見秘書長郡克巴沙君，把裝禮物的箱子的鑰匙交給他，他派人去整理去了。我們和他沒談多少話，便向他告辭而出。

午後三時半，哈禮德貝派汽車來迎。到他宅時，已然四點多了。他的席，却純粹西餐式。松亭在席間問了他不少關於開羅的事情，現在簡括的記在下面。

1. 埃及現在尙未施行強迫教育，因爲一切事尙未籌備就緒，哈禮德貝就是這籌備人員中的一人。

小學校

2. 開羅城中有國立小學十二三處，私立者四十餘處。

宗教課程

3. 除隸屬於愛大之小學外，宗教課程都不是必修科。

禮拜寺

4. 開羅有官寺五六百座，每座有伊瑪目，其職務除領拜外兼任講經及宣道，大抵與吾國禮拜寺之阿衡同。

伊瑪目的
薪俸

5. 禮拜寺之開消，伊瑪目之薪俸，都由敖喀夫部支給之。伊瑪目薪俸爲埃金八鎊至十五鎊，初任職者，則由四鎊起碼支給之。每鎊約合華幣十七元上下。

敖喀夫部

在差不多的回教國家，據說都有敖喀夫部之設置。它的職務，大率是屬於宗教方面的財政之出納；與普通的財政部立於對等的地位。這在埃及，恰像普通教育部與愛資哈大學統轄學校一樣——教育部轄普通學校，自小學以至埃及大學；愛資哈統轄所有的宗教學校。敖喀夫部之出納屬於宗教方面之財政狀況，大概是：1. 收入項目——依照教律應徵的稅款，私人遺產之捐輸於宗教者，各種捐輸於宗教之用者。2. 支出項目——愛資哈大學和所隸屬的學校的開支，禮拜寺的俸給及公費，各種慈善之支出等。

一月十日

晴

(聚禮二)

上午十時儒誠來，謂愛大副校長范哈穆長者在喜老汪私邸設宴。喜老汪距開羅尚須乘火車走三刻鐘工夫。

下午三時阿禮來，同往中國學生部邀同儒誠乘汽車赴巴奔魯格車站，搭乘四點五十分車赴喜老汪。經過了不少的小車站，沿途鎮市滿是穆士林所聚居，無一個科普特民。抵喜老汪已將五點。此地率皆平房，不像開羅似的都是起碼三層以上的樓房子。平望敞豁，胸懷爲開。

范哈穆宅距車站僅百餘步；可是，我們乘了一輛馬車，要給他五角錢。當我們到他宅的時候，天已不早了。我和儒誠在他宅里作完小淨，主人才出來。寒暄了一刻，便開齋作昏禮。

他對於留埃中國學生的希望很高，他希望中國永遠有學生繼續不斷的到埃及來讀書。他以爲派教師到中國教授，在現在是不可能的事，因爲語言隔膜的一關尚未打開。——但是他不曉得二十五年前阿禮理查先生等到

中國時，也能教授了不少的中國學生，雖然語言不大通。

我們由喜老汪搭乘七點的火車回開羅，七點五十五分到了巴奔魯格站；乘了汽車，直到埃及正道會，因為他們請在今晚八點開茶話會。

當我們到時，雖然尙未開會，客室裏已經坐了不少的人，除了他們的會員外，還有一位新來的前漢志教育部長，巴力斯坦領袖，甘撒布 Kassab 先生。正道會的秘書穆哈本丁 Mubuddia Al-Khatib 君正和他談話。看我們來了，便把談話的對象移到我們身上。穆合本丁說：「天下穆民是一家。」一點都不錯，真主在古蘭上教訓我們說：「唯穆民皆弟兄也」。所謂唯穆民，便是說「所有的穆民」，並不是指定那一處的穆民。你看：今天的聚會，有巴力斯坦人如迦米勒甘撒布先生，有突尼斯人如黑祖爾長者 Sheih Klidr，有敘利亞人如鄙人（他自稱），有哈達拉毛人，如阿布都拉、賓，阿合末德 Abdulrah bin Ahmed，有中國人如諸君。可是，我

正道會的
茶話會

天下穆民
是一家

們因爲宗教的相同，便忘了國籍的不同而歡愛如手足。當年至聖由麥加遷到麥地那時，麥地那的輔士待遷士，不但把金錢和住所分給他們用，甚至有兩妻的都要休一個，爲是使她們可以轉嫁給他們，以安慰他們的身心，並沒有麥地那與麥加的地域觀念，因爲他們都只知道他們是至聖的教徒的原故。

在穆合本丁君隨便談話的當兒；智八禮長者 *Sheikh Chihaiti*，和許多會員以及我們的第一二批學生陸續都來了。他們便佈置開會。

會場是在另一間大屋裏，擺成U字形的長桌，兩面坐人，茶和點心已放滿了全棹，我們被讓到最上的座位。

茶一巡後，智八禮長者致開會意旨，大體仍是解「唯穆民皆弟兄也」這節阿業諦（默示），表示同教人的聯歡的旨趣。次由突尼斯人在埃及文學院讀書之阿合默德、瓦濟里君致歡迎詞，次由阿布都拉，賓阿合末德君讀

他自作的歡迎詩；還有幾位長者致歡迎詞，均極慷慨奮激，全場掌聲不絕。我們雖也預備了許多要說的話，因為1.話太長今天時間已晚，身體已疲頓；2.他們預備在此次茶會之後，還要開一次全會員大會邀我們講演；所以今天只推舉馬子實君代表中國人致了幾句答謝詞。盡歡而散。

一月十一日

晴

（聚禮四）

隨處禮拜

今天沒有應酬，便乘着這點空閑寫了幾封信，連同前些日子寫的幾封而沒得拿去發的信一併送付郵局寄發了。十二點多鐘我們第一次到郵局時，那裏已然停止了辦公；按照他們法定鐘點，要到下午三點才繼續辦事。三點又去了，賣郵票的人忽然離了他的位，許久未來，我們等得急了，原來他只在櫃台裏面作晡禮。禮畢才過來應酬買賣。信算是勉強的發了廿幾封，還有平、津、京、滬各處應該寫的信很多，託靠主，稍微休息一刻再寫。

一月十二日

晴 晚雨

(聚禮五)

上午與潤芝儒誠赴護照局取護照；那知，他們還不會把簽字的手續辦完，要我們在十六號上午去取。

歸途順路走回光社小坐即回。

下午四時赴穆罕默德恩澤君之約，他是教務院的秘書。

今天到爾撒，巴巴，哈來比 Issa El-Babi El-Elahi & Co 書舖參觀了他的營業部和印刷部，取了一本目錄。

埃及在現在，已成爲回教文化的淵藪，人們對於這一點全不否認。按照合理的推論，已竟被全世界回教徒公認的文化淵藪的國家裏，一定有很大的規模的書舖和印刷工場。可是，按照子實告訴我，全埃的大書店——屬於出版宗教典籍而爲回教人自己開辦的，這家雖不首屈一指，却也是很

大的書店之一哩！然而，它的營業部却只是一幢三樓三底的最下層；印刷部也只是三樓三底的整幢的三層樓而已。不過，它的營業却發達得很，世界上有名的回教城市，差不多都有它的支店。其餘在車站附近有幾家與這書店相差不多的書店，却都是猶太人開的，而且以發行些新課本爲主要營業，宗教書只是其中的一部份。

據說哈來比書店已有一二百年的歷史。在昔弟兄們只共同營謀這一座店，現在却已分成兩店，那一座叫穆斯塔法，巴比，哈來比 *Mustafa El-Ba bi-El-Halabi & Co.*，營業狀況與這家相仿。

一月十三日

陰

（聚禮日）

十時同松亭儒誠坐汽車赴新埃及，約同阿禮趁着主麻日子，人們都休息，到各處拜拜客；潤芝因爲昨夜患頭痛，五更飯都不會吃，只好叫他安

愛資哈大
寺

睡，所以沒和他同往。

主麻在愛資哈大寺禮的，我還是初次進這座寺。寺大極了，隨處都可禮拜，松亭測量過一次，據他說可容一萬人禮拜，今天我親自見了以後，以爲一萬人恐怕還不滿。我和松亭儒誠是在這裏禮的，潤芝和同學們在沙飛爾大寺禮的；託靠主，下主麻我們也預備到那邊去禮。

今天由印度旅館遷到「現代俱樂部」Al-Kolub Al-Asri，因爲這裏比那邊清潔些。這裏是在「漢加法」街，仍舊與侯賽尼大寺爲鄰。

禮拜寺的
結構

開羅的禮拜寺，我們看了七八座了——今天又看了兩座，緊相毘連都很壯偉。大體的結構都差不多；正殿——在中國叫腰殿——的下面統是一個天井，天井當中是一個水亭，四周是廊，廊下都是禮拜的處所。只有愛資哈大寺的天井中無水亭。

有幾次我們在侯賽尼大寺作晡禮和昏禮，人都很多；主麻人更多，每

畫一禮拜
時刻

者馬阿台



愛資哈大寺及其附屬房屋之鳥瞰

次總是跪到寺外面去。別的寺便不那麼擁擠。

在這裏，禮拜的時辰是畫一的，由教務院制定，頒行全國，按日印在官家出版的月份牌上，各寺的穆安津便一律依照這種預定的時刻念班克。譬如主麻，假使你在甲寺趕不上者馬阿台，那你跑到乙寺照樣也趕不上，縱然它倆昆連着。可是，平常的五時，在者馬阿台過去之後，如果有兩個以上的後來者，仍可成者馬

阿台；同時，再有來的人，還可以趕後成的者馬阿台。後成的者馬阿台禮完了，再有來的仍可再成。我們親眼看見一個殿中成五六次者馬阿台。

愛資哈大寺的主麻才禮完，便有許多人在下面成者馬阿台禮胸禮。今天我們親自看見了。

一月十四日

晴

（聚禮初）

今天沒有出門，在店裏寫了十幾封信。下午在店門前的廣場上晒了半天太陽，很適意。

太拉威赫在昨天所見的緊相毘連的都很壯麗的兩個大寺之中的一個寺禮的，這寺大倒很大，正殿的天花板都是泥金花紋，天井的地都是大理石堆砌成花紋。只是禮拜的不過二三十人，連我們都算在內。

一月十五日

晴

（聚禮一）

與儒誠定規今晚去拜黑祖爾長者，就便在沙飛爾大寺禮宵禮。這計畫終於未能實現，因為要到教務長宅裏去談話。

午後四時與阿禮約定了在教務長家會面，我們乘三路公用汽車到阿巴西雅街，步行至教務長宅裏。

學生的待遇

今天不是教務長請客，是我們要求在他宅裏吃飯的。飯後，我們把學生的待遇問題解決了：由今年一月一日起，按月支給伙食費每人每月二鎊，與第一批學生同。此外，有一位陝西同鄉馬明良（即哈吉噶新）在愛資哈大學讀書五六年，儒誠打算叫他和我一同回去。可是，他本人並沒有路費，今天向教務長請求給他些路費，教務長也應允了。

今天看着教務長並不甚精神，這也許是為他的少君欠安的原故，所以我們沒有向他談我們所要談的話。我們一再告辭，終於被他誠懇的挽留下來。他並且很勉強着與奮着問了幾句關於中國回教的情形；我們的答覆，他

似乎已經沒有精神傾聽了，所以最後他要我們把中國回教的現狀，寫一張說明給他。我們告辭出來，他已經開出他自用的汽車，我們推辭不過，只好乘着回來。

阿禮同着我們到店裏，那時已然七點半過去了，便趕快去拜黑祖爾長者。

今天黑祖爾長者對於中國回教俱進會的工作狀況問的特別詳細。我們把總部和支部各個不同的經常工作一一的對他分晰了一遍，比如：本部最近幾年最重要的經常工作是教務研究會，和穆光半月刊。雲南支部的經常工作為處理民事經營文化等等，都是因為時間或地域的不同而異。他說他想要到東方各回教國走一次，並且今年他預備朝覲去。

一月十六日

晴

(聚禮二)

今天本該到護照局去取護照，因為儒誠有事，所以沒去成。

午後三時許，同子實閑談，得到關於此間教育制度的一點梗概。

聽說的愛
資哈大學

愛資哈大學分新舊兩部，舊學部是在愛資哈大寺，侯賽尼大寺等幾個寺中講學；一個長者坐在一張大椅上講學，許多學生或是平民圍着坐在席上聽講。所講的課程有經解，有聖諭，有教律，有認主學。學生們喜歡聽某種課程便任意的去聽講。每年年終，由教務院舉行考試，及格的授予學位。無年限無制度。很相似中國古代的書院講學遺制，而平民化的精神則尚過之。新學部則採用新學制度；有一定的年限，有一定的課程。大約小學是二四制，初小二年，高小四年；中學是三三制，初中高中各三年；大學四年。功課都有制定的標準，這標準叫「米諾哈准，代拉賽」，由教務院頒布施行。這是屬於教務院範圍的學制。屬於教育部的亦有相當的法規，大致是把宗教科目減少，增加普通科目的分量和外國語。

子實這里有幾本讀本和文法，都很好，按照他自己述說他用功的方法是：第一天須先把次日要講的功課都預備好，把可疑的，不明白的，都用一種問號標出，到聽講的時候，特別的對於這些地方注意或提出問題。他並且在課外把許多的詩譯成散文，把文法書上的練習題都作出來，請求老師改正，所以一年以來，他的阿文特別進步。

晚，阿禮同穆罕默德恩澤和法希木兩先生來，我們向阿禮索要一份愛資哈大學全部課程標準，他應許明早交付。他們在店裏吃了一杯茶，便約好同我們去參觀法希木君的棹椅舖，就便叨擾他的茶點。我們到十點才興盡而返。

一月十七日

雨

（聚禮三）

雨大概是由晨禮後陸續的下落，到十點鐘我們要去赴護照局時，地上

西行日記

一一一

取回護照

已然都濕了。在埃及，據說終年無甚大雨，所以這點點滴滴地已經叫雨了。

這裏的護照局簽字真費事，直到今天還沒有簽字，我們因為法阿衛們要走，不能不把護照提出，至於五個學生的，還不知何時才可簽完呢？

到回光社，從阿禮那里取來了課程標準五本；高小部一本，中學部一本，大學部三本；——一本是文學院的，一本是法學院的，一本是神學院的。——至於初小部份，在教務院附設的，每週只是教些讀古蘭，習字，算學；所以無課程標準。

海維諒君從德里寄來了一封信和一束剪報。他的信是用英文寫的，大意是希望我們為宗教作點事，不要徒勞這一行。剪報大概是他對於我們這次行踪的消息？或是譯些關於中國回教的事實？可惜都是 Chinese 文，無法認識。

今天又給士謙寫了一封信，要他寄三四百張稿紙給子實子嘉們用。另

外希望他把紀事和各地移民狀況的稿件譯成英文或阿文，因為國外的教胞們都這樣要求着。

一月十八日

晴

(聚禮四)

沙飛爾大寺

今天因爲疲乏，舉意休息，所以一天不會出門；也不會作一點事。松亭和儒誠在訪阿禮的途上順便到沙飛爾大寺去了一遭。據他告訴我說：那寺的大小不亞於侯賽尼大寺；禮拜的人數，也不比較少；米合拉卜後面也有一座墳，大概是伊瑪目沙飛爾的牛眠地，不但是構造和侯賽尼大寺的一樣講究，而圍着墳祈禱，呼叫，抹着欄干接吻的，且比侯賽尼大寺多；尤其是墳內的四分之三部份都被婦女們佔了去；這更是侯賽尼大寺所無的現象。教務長得到宮內的通知，約我們在廿一日上午十一時進宮，覲見國王。原信上這樣說：

定期召見

西行日記

五十三

ديوان كبير الأئمة

حضرة صاحب الفضيلة الاستاذ الأكبر الشيخ محمد أحمد الظاهري
 اشرف باحاطة وصيلىتكم علما انه قد
 حدد موعد لخصرات محمد ابراهيم شاه كوجين و لتان
 صاحب نبوي وعبد الرحيم ماسونين وعبداه الصدين جاي
 بين اعضاء البعثة الصينية للشرف بمقابلة حضرة صاحب
 الجلالة الملك وذلك في الساعة ٤٥، ١١ من صباح يوم
 السبت ٢١ باير الحالى في سراى عابدين القاهرة
 فارجو من فضيلتكم التكرم باخطار حضراتهم بهذه المباد
 ونصلوا بقبول وافرا الاحترام

كبر الأئمة

(مضا)

غديرا في ١٧ باير سنة ١٩٣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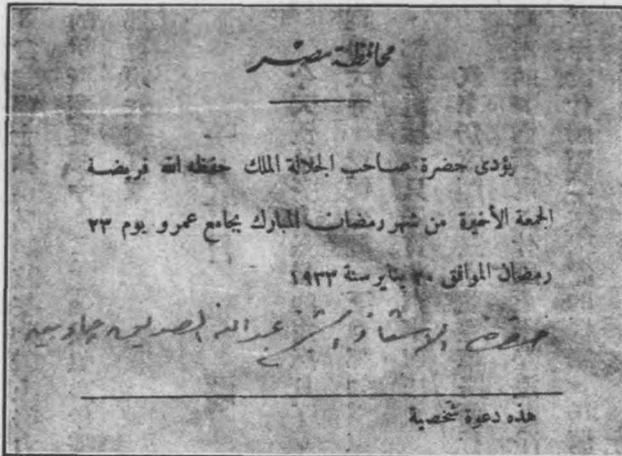
同時，教務院因爲國王照例每年在齋月的最末主麻要到愛慕魯大寺去禮拜，這寺每年也只開放這一次，我們很不易的達到這種機會，所以給了我們每人一張入門券，爲是得到參加這種大聚禮的便利。

一月十九日

晴

(聚禮五)

印現林工
人代作的
口黎黎
中士要



齋月最後麻隨同埃及王赴愛慕魯大寺作禮拜之請箋

今天到教務院，同哈禮德
貝討論了許久關於見王的情形
和禮節。

晚，印人雷雅俊丁先生來
，他的談話是主張把世界回教
民族的情感聯絡起來，他預備
在一個暇時詳細的述說出來由
我用華語記下來登在月華上，
他說明他的大意只有三件事希
望全世界的穆士林弟兄：（一）
全世界的穆民應該整個的結合
起來，謀全伊斯蘭民族的福利

。(二)穆士林弟兄應該在知識上努力——教育是最重要的樁事，在今日的伊斯蘭民族中。(三)如果想叫伊斯蘭民族永久有飯吃，永久可以自立，那更須注重工業。

一月廿日

晴

(聚禮日)

齋月最後
的主麻

今天便是齋月最後的主麻日了。上午十點由店裏出發，打算早些到愛慕魯大寺，就便參觀一下。那知電車連一點空位都沒有，一連放過三部車，都是這樣，只好賃部汽車前往。

汽車仍舊順着三十號電車路而行；行到與往某在分路的大橋時，便見嚴肅的警備狀況；什麼黃土墊道，淨水潑街；什麼五步一崗，十步一哨；甚至於什麼「國王萬歲」的標語，掛滿了電杆；新月三星的綠旗，夾路而植。國王雖尚未到，而國王的氣概已佈滿皇路矣。道路兩旁站着些大男小婦

和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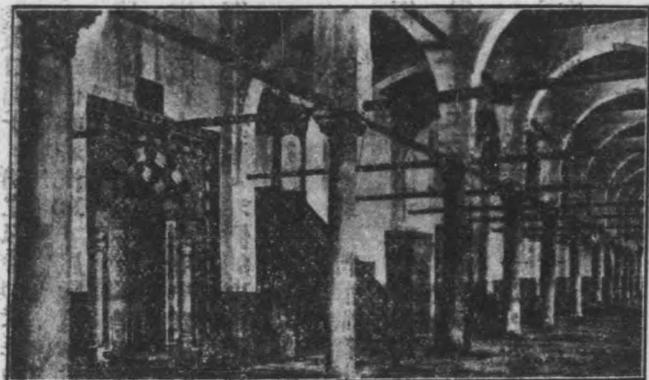
，黃口孺子，鵠立以待御輦經過時，一瞻御容。

我們乘着汽車，風馳電掣般，由這條警備森嚴的御道上馳過，轉入舊埃及大街，街口上搭有軍樂隊棚，棚裏坐着許多樂手，棚外有些童子軍；道旁的行人——要到寺中參加禮拜的，和民房上下的看皇上的人，比前條街上格外多了。我們的車走到要橫過鐵路時，偏巧柵欄門閉了，等了好久，才得放行；過去便是愛慕魯大街，警察們比前兩條街又密了許多；並且，在這條街口，軍警們指揮着車馬行人，一律走另一條巷過去，不許走正街。我們雖然出示我們所持的入場券（請箋），但他們並不管一切。我們只得由他們所指示的路過去；因此，我們耽誤的比較時間大些了。

我們到寺時才十一點，那裏有愛大的職員招待我們，領我們到寺內指定的地位。

這寺是愛慕魯將軍（Amr bin Al-as）修的，他是聖人的蘇哈巴，是一

愛慕魯大
寺



位極有名的戰將，是歷史上有名的入埃及物。他奉命取了埃及之後，便在這里及建築了這座寺。

寺的正殿是這樣大小，深廣六進，橫寬每進廿間，共計一百廿間，每魯間長和寬相等，約在一丈五尺至一丈八尺之間，因為我們並排着穿着棉衣服跪十個人至十一個人。由進殿的門起，一直到殿的兩邊，都滿張布幕，內殿的下面，並有一個很大的簾棚，為是平民參加這個典禮的處所。

殿內序班的順序，是按各種機關

而分別地段的。我們是屬愛大的範圍，招待者把我們領到米合拉卜左邊第一班的中間，地位適中極了。殿的極右邊用布幕隔開了四間大殿，爲婦女們禮拜的地位。

各機關的人們陸續着都來了，羽林軍散布在殿的每個柱子之下，黑奴們用噴射器不時的在滿殿上噴放香水；還有，幾個穿白衣的黑奴用提鑪燃着檀香，在米合拉卜的前面左右行動，散布芬馥的香氣。

十一點半，一個念家(喀哩 Kahl)開始念克赫夫。十二點五分，大炮響了，我們數着，一共鳴炮廿一發。當炮聲響到十四下時，國王在軍樂洋洋，掌聲如雷中再再的走進大殿了。殿上的人一律起立，國王到了米合拉卜之前，對於聖殿的人還了禮，仍舊依次坐下。

當發至第十六聲炮時，班克的聲音便很高朗的灌入人們的耳了，直至廿一聲炮完全完了之後，班克才念了一半。

國王並不親自領拜，他委派一位長者叫篩海拜布拉威，這是一位哈乃飛的買子亥布中有名的大學者，因為國王也是哈乃飛派。在埃及的買子亥布，沙飛爾的人數多，哈乃飛的勢力大，就是爲了這個。

拜布拉威長者的虎鬚拜是要統一教民的觀念的，他開始便念「爾其共握安拉之繩，勿分裂！」這一段阿業諦，他說穆民的心應當團結起來。

禮完了主麻的天命拜，並沒有禮後四拜聖行，國王便立起來，走到愛慕魯的墳前去作祈禱。一時間，殿上的秩序便不那末嚴肅了。炮又鳴了，國王起鑿了。在殿下隨同國王禮拜的平民——人數可以多過正殿上的人數的幾倍——便一擁而進，擁到愛慕魯的墳前作祈禱。墳前的欄干是木質的，並不像侯賽尼寺的那末講究；然而，也已被人們摸的都光了。平民和婦女們，對這些事尤其殷勤。

據土人們的傳說，當年「愛慕魯，賓，阿素」長者奉歐墨爾哈里法之命

，把埃及取得之後，便開始建築這座寺，工作了一年之久，才在齋月的最末主麻日完工；開始在寺作禮拜；因此歷代埃及國王，每年在齋月的最末主麻必須親自到這寺裏作主麻，紀念愛慕魯將軍最初傳教入埃及的功勳，一直到今日。

我們出了大殿之後，會齊了所有的中國人，一齊由愛慕魯寺街走去，人們擁擠的情形，比來時更甚了；這時，有外國人站在高阜地方攝取活動影片。

一個爪哇的青年，過來和儒誠道安，就便打聽我們，尤其是他衝口的說出了我的名字；這時儒誠便把我介紹給他，他說：他在 *Al-Chatra* 晚報上看見新加坡導報的主筆由新加坡通信上說，我和許多中國人要到埃及；因此知道我的名子和我們的行踪；他只是不知道我們究竟已到埃及沒有；今日邂逅相遇，彼此都很快活。他的名子是阿布都甘哈爾·穆贊克爾，

(Abdul Kahhar Muzakker)他在埃及文學院讀書已然七年了。他知道月華和 Pembela Islam 交換的事情，他認為中國的穆士林和爪哇的穆士林，在精神實質各方面，都應該切實的交換，切實的聯絡。他要把在這里讀書的不少的爪哇青年都和我們作相當的聯絡，我很感謝他的盛意，應許要到他住的地方去會談。當我們這樣談着走着，一直到尼羅河的大橋橋頭，我們要上動物園中去遊覽的時候，他和我們才握別。

動物院

這裏的動物園，佈置得委實可觀，這足以看出埃及社會事業有條有理之一斑；尤其是對於許多不同性的動物的經營的得法。當年北平的萬牲園中僅有一對獅一對虎，都沒有能調理得叫牠們活到現在；而開羅的動物園中除掉臘納獸只有一個以外，其餘的飛的，走的，潛的，那一種動物不是數十成羣，數百成羣？甚至於最難得的黑虎，白熊，都各有三四隻；海馬，鱷魚，都各有若干條；龜鼈多至百數十種，每種十幾個，有大如鼈

鶯者；鸚鵡多至百餘種，五色紛呈，有艷如文錦者，其餘珍禽，莫能知其名者，無不稱是，是真奇觀也矣。

遊得已經很疲倦了，還沒有看過半個園子。到了時間已然要四點了，路這麼遠，怕誤了開齋的時間，便不敢再遊。乘十五路電車，經由另一座很大的尼羅河大橋，轉過福瓦德一世大路而歸。

一月廿一日

晴

（聚禮初）

上午十時半，至教務院，會哈禮德貝；因為今天是他帶見。我們在這里談了許久，直到十一點一刻，才坐了哈禮德貝的汽車進宮。

在宮門內我們簽了到。這時哈禮德貝和阿禮等亦已到來，阿禮把我們領到一座客廳。

十一點四十五分，禮官先召哈禮德貝進宮；須臾，仍是那個禮官來帶

陛見埃王

我們進宮；出了客廳，進了一道門，便拾級陞樓；當我們進到阿比丁宮



埃及及福瓦德一世御照

Derai Abidin 的時候，國王已在那里徘徊着哩。哈禮德貝在門前鞠了一躬先進去，禮官也在門前鞠了一躬，仍舊站在門前，我們順着禮官所指示的

方向魚貫而入：松亭爲首，潤芝次之，我第三，儒誠殿後，我們並排着立齊了向國王行一鞠躬禮，國王還禮。

國王走近了些，靠着屋子當中的抬子的一端立着。松亭開始向國王致詞道：

「埃王陛下：代表等四人，代表中國回教俱進會本部理事長穆罕默德郁蘇福德山先生，北平成達師範學校董事長伊馬都丁馬鴻遠總指揮，成達師範學校校長穆罕默德阿禮唐柯三先生，恭候陛下；並代表三位領袖爲中國五千萬穆民敬致謝悃；又代表等辱蒙陛下賞予覲見，實爲榮幸，刻骨銘心，難忘聖德。

代表等謹將會、校三位領袖呈陛下菲儀，函件，像片等奉上，藉以表示中國全體穆民深感陛下恩賜特典，賞准中國第一屆學生入愛資哈爾大學肄業。

敬悉陛下垂念伊斯蘭，誠誠懇懇爲穆民謀幸福，因敢冒昧，又於本年選送第二屆學生團，仍入愛資哈爾大學肄業。

代表等肅履貴國，擬定考察各羅教育狀況，再懇陛下恩賜種種便利，俾得隨時參觀；俟代表等歸國後，有所藉鑑，而資改良。

陛下！

中國全國穆士林，因感陛下盛德，乃敬祝曰：

大哉真宰，賜福埃王，虔誠禱祝，永保寧康，默佑陛下，萬壽無疆，聖明宰治，既久且長。

不勝禱祝之至，阿閱。」

致詞畢，哈禮德貝始用阿文譯述於埃王。譯畢，埃王致答詞道：

「感謝中國全體穆民弟兄之盛意；朕對中國伊斯蘭教務、教育必予相當扶助。有所需求，可隨時報告朕；其安居於此，如在中國

埃及人的
出殯

然；且朕將於最近之將來，派遣伊瑪目至中國，輔助中國移民弟兄整理教務事宜，貴領袖所賜珍品，經已領收，其代達謝悃！」

詞畢，我們依次同國王握手退出，仍由原禮官把我們領出。

我們回到教務院，許多人和我們握手慶賀；教務長和我們攝影以爲紀念。Al-Ahram 報的記者，在這里候着我們談話。

一月廿二日

晴

（聚禮一）

這里的出殯可以用兩個字形容之，就是：儉，肅。不論貧富，都只是一個有四匡有底的木盒，把埋體放在里邊，上面用單罩上——富的用白綾子綉花罩；貧的用白布罩。本盒的前方特高，下闊而上銳，銳端置亡者之帽及髷頭布，婦女則無此銳端。

送殯者男子多在殯前，一排一排的齊聲朗誦清真言或讚主讚聖語；婦

肅行日記

一二七

女皆捶胸飲泣，乘車在殯之後，貧富大率如是；其有用八人着黑服圍花布

裙而前驅者，則或大富大貴之家

也。

埃及人無所謂孝服，既不穿

白也不穿黑，並且連一方黑紗，

都不纏在臂上。

中午松亭由教務院歸，携來

請帖：是明日晚八時，在宮內勝

寺團聚，慶祝蓋德晚夕。

下午二時許，有名雷祖汪者

，無介而來，打聽王靜齋阿洪最

近的消息。他說他與靜齋友情最好，靜齋由埃及走後，曾兩度通信，至今



蓋德王宮得勝寺團聚聯歡會請帖

七八年，忽然音信中斷，故甚在念云云。

晚五點，我們又到教務長宅里去開齋。我們在飯後，用口頭向他提出三個請求，他當時便慨然應許了兩件，其餘一件尙待斟酌；不過，他要我們把這三個請求作成書面，爲是好提出最高會議而通過之。

由教務長宅出來，我門要乘十一路公用汽車回店；當我們才走到汽車站時，一輛普通汽車突然的停在我們的旁邊了，司機的人用手打招呼，要我們上車。我們以爲是街上的營業車，所以沒有理他；仍舊向着汽車站走；司機的人跳下車來，很客氣很殷勤的拿着一張名片對我們道：『我是一個律師，新從埃及大學畢業，得法律學位的人；今天看見 *Al-Ahram* 報上登有諸君之照片和昨日覲見國王的紀事，我很羨慕，不期在這裏相逢，榮幸極了！我願意用我自己的車，送諸君回去，爲是得得到一點榮幸。說完了，把名片遞給松亭。我們才知道他叫葉合雅，那木格 *Yehya Namik*，我

們不便過於推却，有負他的美意，便乘了他的車回店。同時，他乘便到我們的住屋中談了幾句話，約定我們在廿四日晚七時半到他家去吃茶。

拜扎克巴沙

晚九點我們同着雷雅俊丁君去到某在拜會前教育部長愛和默德，扎克巴沙君。君是現代埃及回教史名家，服務教育界多年；今已老歸林下，度其悠遊生活。當我們到他家時，他正在指揮着一班雕工在工作；見我們來忙把我們讓到一個很不講究的客室裏，一面和我們周旋，一面仍和那些工作者談話。他對我們說他正在造一座禮拜寺，寺名就叫扎克巴沙寺，因為是他自己出資建造的。他說這是爲主的天房的事，有些簡慢你們，請你們予以原恕。在這忙迫當中，他還對我們述說了一段關於中國茶葉的故事，在他的話里很可以証明他富於考較性，不愧是史學家。不過，時間是這麼晚了，我們又疲乏得很，原計畫着要向他打聽關於埃及的教育設施的過去和現在的狀況一事，遂不能在今晚實現。臨走，他要求我們在我們自己有

閑空的時間通知他，因為他要請客。他很堅決的用他的汽車把我送回。我們到店時已然十二時了。

按照今天教務長的吩示，在吃封齋飯之前，便起草書面的請求稿子，直到晨禮以後，天已大亮才完成；現在寫在下面：

「敬啟者：代表等奉命到達 貴國，瞬已匝月。辱蒙國王陛下及我公渥遇逾恆，曷勝榮幸！銘感之餘，願一陳西來之旨：

中國伊斯蘭教育之亟有待於整理，與夫成達師範學校之亟有待於扶植，實互為因果，前曾備文略述其義，茲再分析言之。

(一)基金之亟宜確定也 中國伊斯蘭之有與教運動，垂三十年矣。然屢起屢仆，至於今，無一事底於成功之境者，原因雖多，而無雄厚金錢以培其本，厥為最大之致命傷。源暢流遠，本固枝榮之說，實指此耳。成達師範學校，試辦至今，業已八載，成功之朕，已兆其端

。同人深信果有相當之基金，即可維持學校生命於不敝。夫成達師範之生死，與興教事業之成敗，實切膚相關。惟同心心力已瘁，而人方藉是以占學校生命之短長。當此之時，使有人焉，援手以拯，則學校之基礎可固，而興教之事業立成。否則成達師範學校既圯，人將視為畏途，無敢再行嘗試者；使興教運動之前途，永遠沉淪於暗淡無光之域，可悲孰甚！

(二)圖書館之亟宜成立也 中國之諺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國伊斯蘭教育之窳敝，非中國教民之不聰明也，非中國教民之無魄力也，所以故導源於無經籍可讀，耳目爲蔽，而力無所施。今方法雖已更新，而工具則仍率舊。以致學無借鑑，教無參考。雖日捷以求其善，不亦難乎？

(三)教師之亟宜延聘也 學齊語者，則使齊人傳之；學楚語者，

則使楚人傳之，此固至明顯之理也。阿拉伯文學之在中國，已千餘年，齊人楚語，早失其真；則須延楚人以矯其誤，固亦不易之理也。

今吾人之西來，殆欲於斯三者有所希冀於 貴國也。或曰：經典與導師，固有待於西方；而基金不過區區百十萬，以中國教民五千萬之衆，固易易辦也。則將答之曰，是不明中國伊斯蘭內情者之論也。當吾人變法以試之初，習於固陋者流，罔不擡舌以異。迨八年期滿，試辦已成，固陋者始漸以爲然。至若扶助，則猶在徬徨中也。況中國教胞無大富，千狐之腋，固非一二日可集也；而事實之迫切，殆有甚於然眉者——蓋基金無着，則學校形將瓦解，雖有圖書館，良導師，亦奚以爲。故曰斯三事者，三而一，一而三者也。當今之世，貴國已握伊斯蘭教育之權衡。在吾人心目中，除貴國外，實無可以解吾人之倒懸者，故冒寒暑，涉重洋，以請教於貴國。

陛見之日，蒙國王陛下溫諭，陛下及埃及政府，願以至誠輔翼中國伊斯蘭教務教育之進展，有所需求，宜隨時呈報。綸音下沛，彌感聖德。用敢瀆陳吾人之使命，願我公上體國王陛下之至意，遠念中國教務之衰頹，對於吾人所亟切待謀之三事，力予促成，則中國伊斯蘭興教運動之前途，庶有豸乎。爰掬下悃，伏候明教。謹上 教務長。』

一月廿三日

晴

（聚禮二）

上午松亭潤芝儒誠去到教務院向哈禮德貝商議拜會內府大臣宰基巴沙，內府秘書邵克巴沙，及敖喀夫（基金）部次長的事情；我和子實去拜會勝利週刊的主筆穆哈本丁 Mohbuddin Al-khatib 君，並順道刻幾個名章，買一點學校用的教科書。

穆君的報館裏，只有三個人——他和他的兒子及一個店夥。可是他的

皇宮得勝
寺作蓋德

事情却不這麼簡單：他這裡除去勝利週刊的編輯、發行、印刷外，還有許多的出版物。所以他同時又是賽洛菲亞印書局的掌櫃。據說：勝利週刊雖是區區的一個週刊，可是，在現在阿拉伯文壇上和伊斯蘭民族世界裏却佔很重要的地位，所以發行數量很多。穆君在他著書、撰稿、編輯、校對之餘，甚至於粘貼報簽都要親自經手。工作精神，真令人折服。

我和子實回店的時候，松亭他們已然先我們而回來了。他們與哈禮德貝規定今晚七時半到教務院會同哈禮德貝一同到得勝寺；明晚七時半拜會敖喀夫部次長。

晚七時才過，我們便僱了一輛汽車到教務院，哈禮德貝正是七點半來的，我們大家分乘兩輛汽車，一直開赴皇宮得勝寺。

寺外的佈置：明燈輝耀，綠旗飄揚；錦色布幕遮天，紅氍毹鋪滿在寺前的地上；雖比不上那天在愛慕魯大寺前的那樣嚴肅威武，然而幽潔堂皇

，另具一番氣象。

我們仍然由愛大的職員領導進去，坐在預定的座位。

殿並不大，大約有六丈見方。殿中共有四柱，柱與柱之距離約有三丈六尺；柱與牆之距離約一丈二尺。正中置有講演壇，壇之四角置四個很大的燭台於地上，高可四尺餘，每個燭台上燃着一隻巨燭——長約五尺，粗逾臂膊，依然上古所用之牛油巨燭也。講壇之前，平置紗燈四，高可二尺，六角垂蘇，中燃小燭各一，燭約尺許。於電燈千百盞之下，仍舊點綴上一點這些古物。格外顯得莊嚴靜肅了。殿頂及四壁，都砌的是五色磁磚，燒就了古蘭經文。

—我們被引導者領到米合拉卜左邊，同愛資哈的一些長老在一起。可是今日的序班，並不都是面向着米合拉卜，而是圓圍式：米合拉卜的正面空着，是爲國王預留的；我們坐在米合拉卜左邊，便向右；坐在右邊的，便

都向左；坐在米合拉卜對面的，才面向米合拉卜。人們——都是些貴官，陸陸續續的進殿，按照指定的座位坐下。八點，國王來了，殿門便緊閉起來；殿裏的人都立起，向國王致禮，國王答禮，國王就坐，大家照舊坐下；一位長者到講壇上，盤膝坐着講演。完了，跪在講壇前面的四位長者依次朗誦古蘭經文一段；誦畢祈禱，禱畢，王宮侍者多人紛紛自殿下走上，捧着金盤，銀盞，獻瓊漿玉液於國王及在殿之諸人。液甘且涼，沁人心脾；獻畢，退去；復有侍者多人捧着金盞，盞內貯糖菓，仍舊依次進獻，如獻液狀。既畢，國王退席，大家握手互慶，依次退去。

我們在起初，實在不曾料到是這麼一種歡聚、會晤的儀式；我們只以為像中國式的在這寺裏禮蓋德爾拜，所以在寓所內做完小淨，一直來到寺裏，等着禮拜；那知，他們這里却與我們不同，他們都是自家禮完了拜才來歡聚的。我們自知上了當，只好回店自己成班作宵禮。

一月廿四日

晴

(聚禮二)

婚娶

下午同子實去取昨日所買的書。在路上我要他設法領我們參觀這裏的婚娶典禮，他說他所交結的朋友，都是婚娶過的，所以他來了一年，並沒有碰到這種機會。不過，這裏婚娶的情形，大概還知道些。據他說：這裏的婚制並不甚好，定婚時候，仍是買賣式的要許彩禮。普通一個人結婚，至少非有埃金二三百鎊不可；稍微闊綽一點，那便不可計數了。所以埃及的怨女曠夫多極了。輿論界在幾年之前，就提倡改善婚制；不過，作文章的人沒有實權，有實權的人又顧不到這些事。因而一直到現在，還是在這種惡風之下薰陶着。至於迎娶，聽說很簡單，只是一輛彩車，把新娘子和許多彩衣伴姑裝在裏面；車前有一隊音樂，車後有幾輛送親的女人的車而已。娶過門時，新郎新婦也是不相識的。

埃及有許多作花邊業的中國商人，他們都是山東人，專售山東綢花邊等物，他們會組織過大東公司。昨天和子實到他們的居處，見他們的公司已然結束了，只有些餘賸的貨由他們的幾個夥友售賣。

晚，我們同着哈禮德貝去拜內府秘書邵克巴沙。原來我們約定下午七時半到教務院會面。當我們如期到時，教務院却閉門了。敲了半天，始終沒人開；等了一會。哈禮德貝的車來了，可是他本人並沒來。我們分坐在兩部車上，由他的車夫把我們帶到一個處所，他在那里仍舊在辦公。他對我們說，那裏是一所特殊機關，類似一種秘密集會；然而這已有很久很久的歷史，而且是公開的秘密，各國都有同樣的會所，這便是「馬蘇尼」派的會所。現在這裏的經常工作是一些濟貧的事業；如貧民工廠，貧民學校之類。機關的名字叫「埃及國家大會所」The National Grand Lodge of Anient，他是那機關的秘書長。我們同他一起到邵克巴沙宅去。

今天爲了時間的不允許，未能赴葉律師之約。

一月廿五日

晴

(聚禮四)

上午十時，松亭與儒誠走回光社去會阿禮。十二時過去了，松亭等還不會回來。阿禮倒匆匆然氣喘吁吁的跑來了，進門便問松亭；我告訴他松亭尙未回來，他發急道：哈禮德貝已與內府大臣基宰巴沙定規今午一點在宮內相會，如何是好？我叫他在店裏等一會，我跑到中國學生部去尋松亭等，結果不會尋着；阿禮便要我和潤芝二人進宮去會內務府大臣，不必再等他們了。

晚六點時，阿禮來，我們一同到某在去拜訪敖喀夫部次長伊伯拉欣巴沙法合米。在那裏坐了好久，擾了他的茶和糖果。

一月廿六日

晴

(聚禮五)

篩赫拜諾哈偉——他是愛資哈大學的總務員。拿了三本朝覲指南來送我們每人一本。這書是他自己著的；他因為我們要去朝覲，所以有這種餽贈。他要我把這本書譯成漢文登載月華報上。並且把他的照片製版同時刊出；我應許他俟我回國後照辦。據他說他還有幾種著作，俟我們將要離開這裡的時候，每種送一部。

律師葉合雅那木格和我們約定今晚到他家吃茶。晚六時半，他果然同着車來接我們。走過阿巴西雅街，我們聽見轟然砲響，知道已見新月了；明天便是開齋節；適才葉律師曾對我們說今天沒有太拉威赫拜，現在証實了。埃及國家爲了慶祝新月，在昏禮後鳴砲廿一發。據說入齋時也是這樣。不過，埃及由政府委任天文台專司看月，看見之後，電告全國，一體遵行；人們們便都遵照辦理，個人都不再尋月了。

由葉律師家回來時，仍舊開出他的車送我們；在路上，他曾繞道到埃

埃及大學
學生同樂會

及大學的同樂會所去參觀。他說埃及青年人所組織的同樂會很多；但，都以娛樂為目的；而他們的同樂會，則於娛樂之外，兼辦許多別的公益事務，如：貧民工讀學校，貧民醫院之類；他是同樂會的會長。此外還有一處女子部，他的姊姊便是女子部的領袖。

一個印度
青年

印度青年艾布那隨——是埃及文學院的學員。他對松亭說：現在已經到了全世界回教大聯合的時候了；可是，很大的障礙，在前途橫阻着，就如「圖名」，大家為了一個「教皇」便起了許多猜嫌；阿拉伯，埃及和巴基斯坦等回教國的互相不諒解，便是這個原故；固然，這是英國的一種政策的戰爭；然而，使我們根本就沒有「圖名」的觀念，他的政策又何能施展？舉一可以反三，所以今日而欲真實團結全伊斯蘭，必自打消一切虛偽私念始。比如印度需要埃及的文學，不必先獎飾埃及怎樣怎樣為文化中心；同樣，埃及需要中國教胞的聲援，也不必虛誇中國五千萬教胞怎樣強毅，只要為

開齋節的
齋節

開齋節的
大殿上

主爲聖，何必貪此虛榮！

一月廿七日

晴

(聚禮日)

今日是開齋節日。按照教務院的規定，開齋節拜是上午七時十五分鐘，所以我們在晨禮之前，每人作一個新大淨。拜後泡了一壺茶，吃了一點牛奶和點心，便到愛資哈大寺去作開齋節拜。

當我們進殿的時候，是七點五分，殿上已然有許多許多人了。他們都在齊聲朗誦大讚，就是：

الله أكبر الله أكبر لا اله الا
الله والله أكبر الله أكبر
له الحمد الله أكبر كبيرا والحمد
له كثيرا وسبحان الله العظيم
وتعالى بكرة واصيلا
لا اله الا الله ولا نعبد الا
اياه مخلصين له الدين ولو
كره الكافرون اللهم صل
وسلم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
على آل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اصحاب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ازواج سيدنا محمد و
صل وسلم عليهم كثيرا
كثيرا

西行日記

一四三

這樣，一起一起的不住的朗誦。剛剛十五分，便起立禮拜，時間遵守的十分嚴格，一秒不爽的便起來，並不用費很大的時間去齊班，——班自然的肅然而整齊；便抬手入拜了。

他們禮拜守時的嚴格，不止是這一天，平常五番時候都由教務院規定一定的時間，頒給大家遵守，各寺的宣禮員（穆安津）便按照定時宣禮；我前邊已經說過，你在這寺趕不上者馬阿台，那你任便到那寺去也趕不上了。這樣嚴格，這樣統一，是多麼值得效法呀！

開羅城內千餘座寺，對於開齋節拜的統一，不要說日子有差錯，就是時刻也不容早一分晚一分；愛資哈是十五分准時入拜，別的寺也一樣——我們的前後屆留學生一齊到魯法爾雅大寺去，結果遲了幾分鐘沒有禮上，可見各寺一致。——這一點已然夠我們學的了！

這里作開齋節拜的作法，與我們的慣習有些不同，他們在抬手之後念

賽那，與我們同；在賽那之後連着拍手八次，這是頭一拜不廻之點。第二拜，在我們是先念格拉阿特，後拍手；他們却立起身來先拍六次手才念格拉阿特，這是第二拜的不同之點。

虎圖拜之前的大讚，僅止念「安拉乎艾克白爾」九次，不像我們似的念全讚。虎圖拜的頭一句也是「蘇布哈難拉。」不過在讚主讚聖之後，便變成演說，不像我們僅止念一套現成的詞句；因為他們以阿拉伯語爲國語，新以說出來便是一篇很好的阿拉伯文，而同時聽的人也都能瞭虎圖拜之義意。在我們既不以阿拉伯文爲國文、爲適用語，那我們也可以在讚主讚聖之後，用我們的國語來演說，似乎比僅念一套成詞而聽的人們仍是莫名其妙強些。可是，埃及當局因爲土耳其現在改用土文念虎圖拜便和土國絕交了，這未免太主觀！

下了殿，先到中國學生部去給沙部長和一切同學去賀節。這里賀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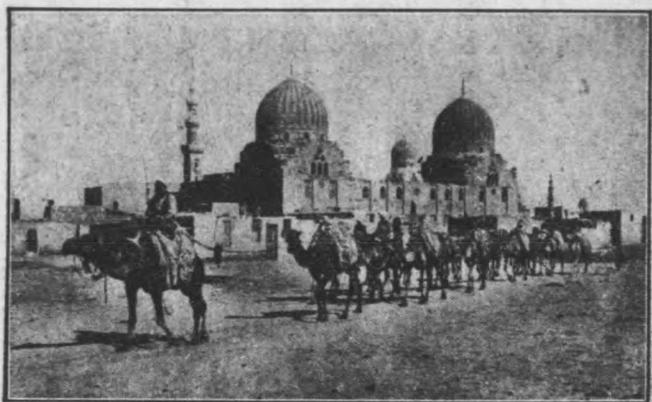
習慣比我們熱烈多了：從昨晚起，街上、巷中賣糖食、果子、鮮花……的小攤販，已經鱗次櫛比的排比在兩邊。轟轟烈烈，澈夜的叫喊聲和人馬汽車行走聲不絕於耳。到今早，你看：滿街滿巷的男女老少，都換上了新衣。

開齋節的
坎地裏

我們居住的所在，離開羅人的坎山很近，所以我們的眼中看見的人又特別比別處多，因為他們的習慣，在開齋節這天，家家都要上坎，尤其是女人們。在這裏，我們所看見：一車一車的，地上走着的，攜帶了許多許多食品、鮮花、果子、甚至於煎茶的火爐、茶具，肩摩轂擊的往坎山走去。

當我們由中國學生部往回走時，這種上坎的景像益發盛大了。我們爲要看他們到坎地裏作些什麼？便也抽空到那裏參觀了一次。

我記得在《一本遊記裏會看過，說：開羅城有兩部份，一部份是活人住的，一部份是死人住的。那時的想像，以爲死人住的城，不過是一片荒涼



開羅墳地禮拜寺之一

野塚罷了；那曉得不然，今天才明白所謂死人的城，真和城一樣，有街道，有牆垣，有門窗；甚至也有許多座禮拜寺。走在街上以為門窗以內必有活人居住，其實不然，裏面却都是壘壘的石墓。

今天全城裏都熱鬧極了，除了男男女女老少的上坟人外，還有許多許多趁機會作營業的。當我們到坟地的時候，使我們最注意的便是每個石墓上都插着鮮花；石墓的四周，圍坐着全家的上坟人，有

鋪在念經，有的已然念畢了，在那裏吃喝，有的在談話，有的在哭泣：形形色色，很離奇。

我們爲了要到王宮和各友人家去賀節，無心細看坎山的情形，便匆匆回店吃飯。

我們坐了汽車一直去到阿比丁宮賀節。今日那里却與往日不同了，門前的廣場上滿佈着穿藍呢繡金花的軍衣的羽林軍和着玄黑色制服的警察，指揮過往來車輛；我們和其他一切一切賀節的人，都從左翼門入。他們——那些來賀節的人們都是在職的官吏，按照他們的官階，穿上合乎他們的等級的綉金禮服，佩劍，帶上各種勳章，排在左翼門內，預備順序在簽名簿上簽名。我們都着了中國的常禮服——就是藍色棉袍和玄青色馬褂；有二三個外國人穿着西式常禮服；這在他們羣中却顯着別緻了。

出了皇宮便到教務長私邸；他不在家，我們留了名片，約同阿禮一齊

往各友人家去。這些友人中除哈禮德貝，才從宮內趕回，把我們讓到客廳裏獻茶、果外，其餘如麥德庫爾，阿濟子貝等都不在家。

這時已然十二點了，我們便就近在魯法爾雅大寺作主麻。

開羅的大寺委實多的很，我不願刻板式的一個一個的描寫它怎樣廣大，怎樣輝煌。總起來說：開羅禮拜寺的建築的偉大，實在令人稱羨。這座寺與蘇勒壇哈三大寺緊對門；本月八日，我們到蘇勒壇哈三大寺的時候，這座寺因為國王要在裏面作祭祀，正在內外掃除，未得進去。直到今日才得到遊覽的機會。

這座寺是開羅偉大輝煌的名寺之一，殿的正中便是魯法爾王子的坟墓；坟的後牆外面，刻着建寺的歷史，說這寺是遷都一二八六年王子艾合默德魯法爾所建；直到一三二四年，才修理了一次。今王福茂德也在這寺裏預備了他的王陵。

這寺的伊瑪目是哈乃飛派——我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念虎圖拜清楚極了，很外行的我，差不多每個字都聽明白了。

出了寺，阿禮便到車站迎接他的由亞利山大利亞原籍來的老母親；我們則直赴內府大臣，內府秘書，敖喀夫部次長，篩赫智八禮和其他許多住在某在的友人家去賀節。

當我們兜完這個大圈子往回來時，在王家農事試驗場中看見這里學生們所扮演的遊藝大會。會的主旨是為貧民工廠募捐。在他們名之為「毛錢捐」，就是每人捐洋一角，給一張印花作收據，為是不再捐二次；這在我們看來，就和一文捐相同。每年開齋節，都募一次捐，由節前三二日起，各校學生，由肩上斜披一條綠色帶子，手持一本捐助的印花，沿街勸募；我們每人都上過這個捐了；今天乘着賀節，又大規模的舉行遊藝會。每人助二角錢的入場費，便可進內參觀。會的規模，着實不小；許多男女學生，用各種古

裝，化成各種奇異的劇幕。我們向看會的別的埃及人問了大概。他們裝扮了法老的戰爭，金字塔，阿拉伯軍隊征服埃及，伊伯拉欣巴沙等等有趣味的事蹟；汽車上，馬車上，以至駱駝背上，都被了衣彩；招引許多許多人進去觀覽。據說這遊藝會一直延到夜間十時；並且明天還接演一天。我們已經很疲乏，便沒有多留戀。

晚間黑祖爾長者來回拜。雷雅俊丁和許多友人都來賀節。

一月廿八日

晴

(聚禮初)

上午，有一個自稱是「哈蘭」報的記者來拜我們，他並沒有介紹，只是昨天在阿布都拉三喀夫家遇他一面。今天他爲我們每人攝了一影——說是要登「哈蘭」報上；臨走，他向我們要照像費，我們便看不起他的行爲；到他走後，我們才明白他或許是詐財的，因爲我們並沒有看見他往照像器中

死人城

置放乾板片，也沒見他在捲膠片。

午後，我們又到死人城——埃及人的坟山去繼續觀察，看見坟地內有不少的男女人們，彷彿他們和她們在這裡守了一夜坟似的。死人城的形勢是狹長的，夾在兩個山崗之間，它的長度則我們不知其極；我們由中間往一面走，走了約有二里多路，經過了兩座禮拜寺，還沒看見街的端倪。我們在這死人城裏，足足盤桓了二個多鐘頭才回來。

晚阿布都阿濟子具來回拜。

一月廿九日

晴

(聚禮一)

上午沙儒誠同第一屆留埃同學約請我們和第二屆同學攝影，以爲紀念。

晚埃及正道會舉行團拜，約我們參加，爲是多介紹些朋友。

由廿七日一直到今天，各機關，各工廠，各商店，都休業三日。我們在街上只看見行人比平常多若干倍，「人肩摩」，「車轂擊」，拿來形容這三天的開羅城實在最相宜；商店——除外教人和小營業——都上着門，街上只有艷裝麗服的男女老少行人，又彷彿中國當年舊歷的正月初一日，北京市上的景況。象徵的開羅開齋節如是。

一月卅日

晴

（聚禮二）

上午十一時又到 Banque D'athenes 銀行兌取支票，行情仍和上次一樣，每英鎊折埃及鎊須貼水二角八分，就是：英金百鎊折合埃及金九十七鎊另十五角。

法阿衛他們預備明天起程赴蘇彝士，再換輪放准德，今天到輪船公司去買船票，據說本聚禮四日開行的船隻的票已然售罄了。三等船每人票價

五錢許。

給夢揚一封長信，原信不下二萬字，大略把這裏的教門教育，以及婚喪各情形對他報告幾句。最後我在信內聲明了一句，便是：『我們用主觀的觀察，凡是合乎教門的，都是善良的；掉過來說，不好的習慣都是風俗。』

一月卅一日

晴

（聚禮二）

法蘭西
起身了

甘肅馬哈吉玉華——馬少雲總指揮之舅父——法哈吉真，馬哈吉永良，今天乘汽車赴蘇彝士，預備乘明天的輪船赴漢志。儒誠送他們到蘇彝士船埠。他們從早八點便預備好了，只是他們的護照忘記到漢志領事館簽字，所以直就延到十一點半才起身。他們的船票和護照簽字都是哈來比書鋪的老板幫忙替辦的。

在馬子實處見了月華四卷卅四期一本；因有所感，給士謙寄了一信。



埃及及國立圖書館

松亨與潤芝去遊了一次埃及圖書館，這館是伊斯瑪依勒巴沙創立的，伊伯拉欣巴沙。也曾大規模的整飾過它。館中分兩部份，一，是陳列古板、及古寫本爲世上所希見之珍本；二，是印本書，備人們借閱的。

據說古本之中，有許多珍品：最值得紀錄的便是聖人時代在羊板骨上寫的，和以後寫在樹葉上的冊本。還有，每時代的寫本，都分別標明陳列，年代越遠的字體亦越古

拙，甚至樹葉上的文字，有和中國人初學寫經字的字體差不多的。其中有直徑二三尺的大冊本：這些，都是從各國教國搜集來的；最相形見绌的便是中國來的「開里埋」小冊和聖容圖，把它和許多珍品擺在一起，彷彿白圭上有個玷！真糟極了。

埃及全國人口不過一千幾百萬，居然有一坐這麼大規模的圖書館；中國教胞有五千萬之衆，先賢的筆跡，所在多有；而且精善的寫本，尤指不勝屈；居然會立不起一座圖書館供給人們的求知，陳列先賢們的遺墨；致使在華的回教智識日漸窳敗！先賢們的遺珠，散佚飄零！這是多麼可惜，可痛的事！

給龐士謙一信，對於月華有所陳述。

二月一日

晴

（聚禮四）

報載救務長欠安，我們特到他的私宅問病。

接到柏石、自成、士謙、激波們的信了。他們的信是一月五日寫的，報告三日日軍占領山海關，和這里報載情形相符。柏石和自成的信中所急切需求於我們的，便是專修部的經文課程及用書，要我們就近在此間整個的計畫、選擇以備北平的應用。本來這是一件極關重要的事，預備一二日內，擬定大綱，徵詢此間名流如黑祖爾及智八禮諸長者之同意，即行購書作覆。

者那在

胸禮時松亭在侯賽尼大寺禮的，他遇了一個者那在——每天不知道有多少者那在，只是我們不常遇——他說領者那在的不一定是本寺伊嗎目，只要有一個人在前面領，後面就有人跟着站；埋體放在大殿內的地氈上，與地平，並不支起來；站完之後——就是說完色蘭，也不接都阿，送殯的親友們便搶着抬；他們也不講究頭先出或腳先出，據說今天他便看見先出

頭。在殿內只有二人抬着，出殿，便是三人。

這樣，我記得有一天我遇見一個殯，也是由侯賽尼大寺站完出來；這殯似乎是個名人，因為送殯的人都很華服，並且有不少巡警送殯，殯前有樂隊，這是我在開羅所罕見的。

二月二日

曇

（聚禮五）

擬定專修
課程原
則

與松亭子實擬定了成達專修部課程的大綱，子實的意思是要側重認主學及教法學原理（吳蘇洛飛格格）和讀本，他以爲中國講認主學的人，多半都是因襲舊說，向已被擯棄的古的希臘哲學作無謂的攻擊；而對於現世的哲學却絲毫無所知；所以現在應該把新的見聞介紹回去；中國人只講教法而不講法理，所以遇有問題異趣時，無法解決；讀本是研究阿文必須之書，多讀，自然能看、能說、能作。松亭的意思是側重在教法，聖諭，經解

和曆法。我則側重聖諭，經解和教法學原理，我們以爲經解與聖諭爲教法教理之大原則。結果，把這些課程的分量，平均分配，大體已就緒，俟經各名流酌量後即可寄回。

晚間松亭與子實携所擬課程單赴埃及正道會訪黑祖爾長者，徵詢意見；到時，適值該會開講演會，遂約定於四日上午十時半在回光社相會。據松亭說：那里的講演者某君，根據古蘭：「爾等之面東與西非正義，而正義則爲信安拉，末日、天仙、經典、及諸聖；並施其義財於近親、孤兒、窮困者、旅客、乞討者、用以贖身者；並學拜功，出天課；並當結約時完其所約者；並當困窘艱難時，及於戰爭時忍耐者，此等人是實言者，此等人是敬畏者。」（二，一七七，）一節的教訓，分作信仰、仁惠、功課、堅忍四大段；解釋新穎而切當。

二月三日

晴

（聚禮日）

上午十一時，一同赴法祖彌大寺禮主麻，因為那里有一位著名的念家（喀里）飾海魯法爾·松亭想一聽他的誦經。當我們到那里時，他正在衆人讚嘆之下抑揚頓挫的念着，我們聽他念了三段克赫夫才入時，當他將要念完的時候，殿內一陣「叱」「叱」之聲。

殿並不大，只有五開間的六進，每開間橫着只跪八個人；而禮拜的人，却和前次在侯賽尼大寺時一樣，幾乎都不能叩頭，據說都是來聽他念經的。拜禮完了，又是一陣呼叫聲，鼓掌聲，殿內秩序頓時大亂，我們不明就裏，立在一隅靜觀，見許多人擁一人出殿，且走且喊，我們也趁着亂擠出，寺外有許多警察維持秩序，經我們仔細一打聽，才知道方才殿上的「叱」「叱」聲是歡迎國民黨領袖那哈斯巴沙。以後的鼓掌聲，叫喊聲，便是歡送他。據人說除却在朝的人們以外，埃及人民沒有一個不仰望他再出山的。從前，他每天五次到寺去，便五次受人們這樣的迎送；地方上的警察爲難

持秩序起見，便一天要忙五次；所以他從那以後，便改爲每七天出來禮一次主麻；平常五時，便在家裏禮了。那知，人們迎送他的熱烈，越激越甚，只要知道他到那座寺去，便不約而同的一齊到他所到的寺去。民情所趨，如是，如是。

二月四日

曇

(聚禮初)

午與儒誠等赴回光社訪黑祖爾長者及阿禮，商議關於成達專修部課程事，長者出示當年幫助錫蘭國制定的課程表，藉作參考。

晚六時，教務院總視察長哈禮德貝，宮內秘書邵克巴沙來訪，我們把二月廿日要起身赴麥加的話告訴他倆，請他倆幫忙把我們所要辦的事提前促成；他倆很誠懇很鄭重的表示國王的允許意旨。

二月五日

晴

(聚禮一)

晨禮後，天氣陰的很重，我們昨天計畫着今天要遊金字塔，陰天尤其適宜，因為晴天光綫太強，照相不宜。於是我們便忙着造飯；那知飯才熟，而大雨落下來了。這里以爲這種雨是希見的，甚至於街上都有流水，這在埃及，也着實算作大雨了。因此我們遊興頓減，飯雖熟，而菜使不那末忙了。雨僅止落了不及半個鐘頭，便止住了；儒誠來，說：「學生們都在電車站上停候」；我們便趕快的收拾飯具，着衣起行。

街上確是泥濘得很，尤其是我們所在的地方的街巷。上了電車，才覺得天氣涼，然而已經來不及再回店穿衣了。由十九路電車，換乘十四路，跨過福瓦德一世路的大橋，基在、直達金字塔下；沿途空曠，空氣比開羅城清鮮多了。這里多半是許多闊人們的別墅；建築還都很新，地上鋪些青草；挺直的、爬臺的各色花都在開放着。

由基在過去，一直到金字塔，都鋪的是柏油大道。下了電車，便看見



埃 及 金 字 塔 及 獅 身 人 首 像

道的左面停放着被了彩色鞍鞅的驢和獨峰駝，備人們僱用——牠們被官方規定了價錢，不準向客人勒索，就是：騎駝遊行，每駝每點鐘八角錢，我們只爲要在照相時用一會兒，並不爲騎駝遊覽，所以沒僱。

由電車的盡頭站往山上去也有一條柏油路，據子實說：這條路當初只有二丈多寬，不像現在所有的那末寬，而現在却把路邊的牆垣拆去，又往左邊展至兩倍寬。他們的建設精神真令人欽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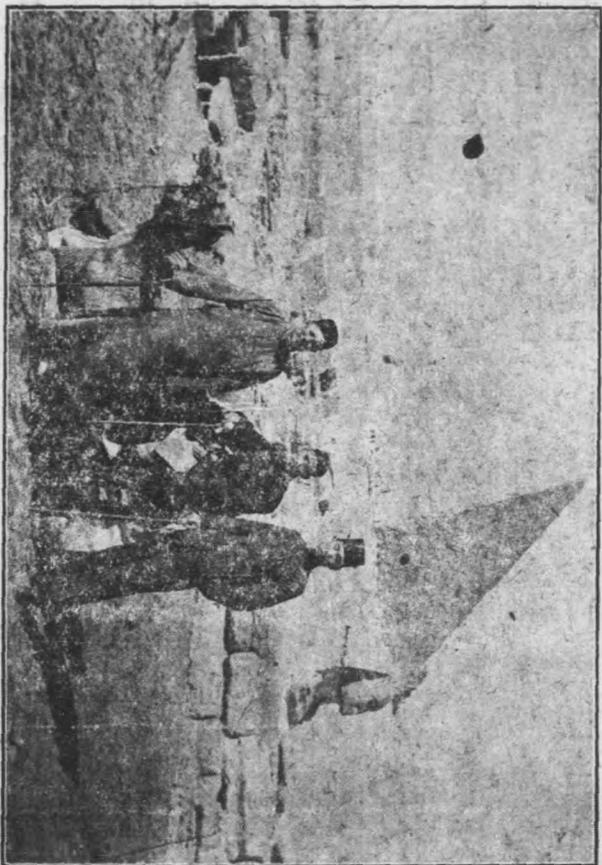
金字塔是古時法老——費爾傲乃——的墳墓，許多的遊記，都有很詳細的紀載。我們所到的是著名的最大的奇奧普斯大塔，兩個大塔和一個比較小些的在一片平沙崗上聳峙；下面還有許多小金字塔，——那天，我們到喜老汪去，沿着鐵路還看見六七座金字塔峙在沙漠裏。——埃及大學文學院的挖掘坑，隨便走到什麼區處都可看見，有一個坑掘出六個木乃伊，他們的石槨還很整齊的在坑裏；最近，又掘出一個小金字塔來，他們也有很多的獲得；不過現在還未竣事；掘坑的周圍，用鐵索攔住，禁止人們進去參觀。

獅身人面像在金字塔下面，地勢很低，全身長一百五六十步，由地平到頭頂也有一百多步高；現在已然沒有鼻子了，據說是被一切老歸海們給鑿去，因為他們認為牠是佛像，想要毀滅牠。另一說是：拿破崙侵奪開羅時，一砲把鼻子轟毀！一直到現在。兩說不知孰是。埃及人說：獅身人面像是埃及國魂的表徵，獅身是表示埃及國的健強，人首是表示埃及文化和

思想的。我們受指路牌的限制，不能到牠的身邊去，只能在側面和後面的石崗上遠觀。

獅身人面像的右前側面有法老的廟，我們每人出五角錢的入門費到裏面看了一遍。裏面沒有佛像，許多的頂蓋已然都不完全了。這座廟完全用孕子花石堆成，我量了一個柱子；高一丈二尺，每邊寬四尺，磨得光潔。有許多石室，據說是停尸的所在，漆黑異常，領路的人燃了鎂片照着，我們看出石室內的石料和磨工全和外面的大柱相同。並且這許多石室全是上下二層，雖然每層只有五尺高。

這時，天氣仍在曇着，我們便攝一影，以爲遊埃紀念。所有在開羅之中國回教人如沙儒誠，馬子實，納子嘉，林子敏，張子仁，韓宏魁，王世明，金殿桂，馬金鵬，張秉鐸，松亭，潤芝和我，都在這張像上現形了。另外，松亭坐在獨峯駝的峯頭上，潤芝和我獨立在兩邊，又攝了一幀。



影留下塔字釜在生先芝潤張衡阿亭松馬興者著

由這里繞新掘的小金字塔的掘坑，回到奇奧普斯大金字塔去。我們所有的人都走得很疲乏了；只有松亭，買着餘勇，出了一元錢的門票錢，鑽入塔中去，觀看法老的墓室。門是在第五層上，離地平足有三丈六尺高，我和儒誠潤芝免強由下面爬到門前等候松亭，一二屆的學生們便都更上數層去看像形文字碑。墓室的內部，據松亭出來所報告，大致是這樣：進了洞口似的在第五層所開鑿的門，走十餘步，便向斜上方走去。斜坡陡直，寬約五尺，兩邊有鐵欄杆，可以扶持，凡二百餘級，始達上墓室；室爲長方形門在右側；室的面積，長約四丈，寬約二丈，高二丈，法老的石槨前方有寬尺餘長四尺之石罅，深不知底，據土人說是法老的庫藏用以存貯珠寶者；此外則室中一無所有矣。石壁，石頂，石地，都是一色孕子花石，四壁都是整塊石頭，室頂是七塊長石鋪成，每塊約二丈長，六尺寬。由上墓室出來，仍順着原來的陡斜路下去，而到下墓室，這墓室據傳是法老王

后的冥宅，面積比上墓室畧小，長二丈，寬一丈五尺，高二丈，完全用白石條堆成，頂蓋係一塊整石。石槨却立置在右後側，槨後有珠寶庫。由此出來，還有兩條隧道，不知通到那裏？道上室中都裝有電燈。

松亭由塔裏出來，已然是下午三點鐘，我們不便再多所流連，直道而回。

晚八時半，赴新埃及訪阿禮，因為他母親要回亞利山大利亞，我們去給她問安；到那裏，她已然在今天的下午一點多鐘坐火車走了。

二月六日

晴

（聚禮二）

阿比丁小學

上午九時，到教務院偕同哈禮德貝赴阿比丁街參觀，『魯侯伯阿比丁男小學校』，這是初級小學校——隸屬於教育部的——共有四個年級，每年級二班，共計八班，學生總數二百三十名。

當我們才到校門的時候，校長阿合未得、穆斯塔法君視學員穆罕默德·阿布伯克伊伯拉欣君便在那裏等候我們，因為他們已得到教務院的通知。我們下了車，他倆領我們走進去。不大的天井中站着一排兒童樂隊，奏着歡迎樂迎接我們；這時，有二十多個十歲上下的每人僅止穿着一身短褲短袖白色的運動衣的小學生，由一個門中魚貫躍出，排成二排，在奏歡迎的樂聲中舉手向我們致敬；我們還了禮，走到天井的裏面；樂止了，學生作柔軟體操給我們看！並且跳十字舞。我們同着校中人在天井內照了一張像。便開始參觀教室。

教室都在樓上，我們把每個年級的每個教室都參觀了。其中有幾件事值得我們注意：——

一、房屋不多，院子很小，而佈置的却很得當；教室，職教員室，成績室，客室，樂器體育器具儲藏室，都很齊備；而教室的佈置都在得充分

光綫的地位，空氣流暢，所以很小的一間教室中坐有三十幾個學生，房中的氣味並不惡濁。

二、我們所注意的教授方法，都有一部分被我們滿意，他們教讀本是先把課本上的生字寫在黑板上，對學生解釋清了，把課文的大意繪成圖，畫在黑板上，教員指着圖畫，述說那一段事實——那所述說的事實，便是課文。這樣，學生們在有趣味的聽講之下，便把課文的全部記清，同時，文語便把土語戰勝了。教授禮拜的課堂上，雖然是注入式的把應念的應行的一樣一樣先告知學生們，可是，他們在課堂上便實地的練習：一個學生舉行，其餘的學生注意看着，以便在他作完以後，對於他舉行的長處和短處，加以批評。

我們不是教育專家，對於校具教具以及其他的設施和成績等都沒大十分注意，我們只注意到關於宗教課程方面這一點，因為我們的主要目的在

阿濟子初
級師範

考察這些事；可是他們的設施也着實的可觀了。

由小學再上一層是阿布都阿濟子初級師範學校，校長穆斯塔法博士，年歲已經很高，他是英國留學生，學問思想都很好，這個學校共有三個年級，每個年級二班，共有學生二百名。當我們參觀的時候，他們在授文法，讀本，經解，回教史，地理，實習等科目。這學校的成績很優良，對於宗教科目還很注意，雖然他是教育部直轄的學校。

我們同穆斯塔法校長和其他的職員也拍了一張影，在他們的教室的最上一層的成績展覽室中。

二月七日

陰

(聚禮二)

上午九時，驅車到阿巴西亞街的盡頭電車站，哈禮德貝已然在那里等候，我們約他上了車，同到太子路去參觀國立辣根雅女子師範預備學校，

國立女子
師範預備
學校

西行日記

一七一

這種學校名叫「太合最客雅」是在高小畢業之後，入初級師範學校之先的一個過度學校；畢業年限是二年。該校的每個年級各有三班，實計六班；學生一百七十名；男教員一，女教員廿，校長名宰欽雅、散布里。我們進到每個教室時，都有學生向我們致頌詞；她們也有經解一科，學生看着古蘭原文，聽教員站在講壇上解釋；經解教員也是女性的，——只有文法教員是男性，——當我們參觀到一年丙級的時候，正在教地理中國之部，她們師生又對我們很表歡迎，並在講授功課當中說明中埃回教有可以携手的必要的話。

各年級的混合班在操場上演跳舞，並且向我們唱埃及國歌及歡迎歌。家事科的學生們，分別在特殊的教室裏，實習洗衣、熨衣、烹飪等事——我們在她們烹飪室中親嘗她們才烹熟的點心。餐廳和家事教室並列着。

這里最值得稱羨的便是禮拜的設備；有沐浴的水龍頭，有專備禮拜用的房屋，顯示她們注重宗教儀節的表徵。

這里只供給一部分學生的火食，所以廚房很小，教員休息室分男女兩部，女休息室與校長室為隣，男休息室則在院之盡頭處。

由這里出來，繼續去參觀阿巴西雅男師預備學校，這同方才參觀的女預校是同等階級，也是二個年級，每年級有三班，共有學生一百五十三人。這校的校舍却並不甚大，六個教室，一個校長室，一個成績陳列室都在一幢樓裏；手工教室，和廚房等都在樓下一所房裏。

這二個學校，是介乎高小與師範之間的一種特殊學校，所以科目與課程都要臨時特別規定，所以學生們教員們都用手寫的講義，很少適用的課本；

我們在哈禮德貝之先來到該校，便向校長穆罕默德君談話，問了些學

校的情形；哈禮德貝乘了我們的車第二次來了以後才陸續的參觀。

二月八日

曇

(聚禮四)

今日是要參觀兩個女校，她們都在福瓦德街。

第一個先到淑布拉女子初級師範學校，她是正式師範學校，預備學校的畢業生便升到這里讀書；由這里畢業的學生有兩個出路：一個，可以在小學當教員；一個，可升入高師。

該校修業年限是三年，現有學生十一班，分學，工，兩科。學科七班，計一年級三班，二三年級各二班，每班學生二十五名，工科計四班，分別配置於樓上兩大教室內，計凡八人一棹者四棹，十二人一棹者四棹，五人一棹。全校共有學生二百六十人。學科中：文、史、英、算、宗教、科學，都齊備；工科特重縫紉。校長一人，名穆飛黛、阿禮女士，女教員十四

人，男教員六人。

這裏是與我們的制度相同的師範教育，她們也都是官費生而由學校供給全體學生的伙食；不過每人只吃午餐一頓，晚餐便須回家去吃，所以這裏只有餐廳而無宿舍。餐廳極大，共置大長檯十四，每檯坐學生二十人；盤、碗、刀、勺、飯單，俱刻有學生號數，學生按號入座，按號取用，絕不紊亂。

視學員穆妮拉、撒布雷女士同着我們參觀完了這個學校以後，仍同着我們參觀第二個。

第二個便是淑布拉、疎根雅女子師範學校，與前個學校同在一條街上。

這裏是女子高師，有人也把她稱作女子師範學院，因為她裏面是分科制。

女子高師
師範

我們到校時，有許多女童子軍夾道鶴立，由二門一直到校門前，我們由大門下車時，她們便舉手致敬，直到我們到校長室階下，她們才放下手來，高唱歡迎歌。我們進了校長室坐下，穆妮拉、撒布雷女士到，因為她沒有坐車，而是走着來的。校長魯斐雅、拉美瓊女士先把校中的情形向我們報告了一番，然後才領導我們參觀。

這個學校規模比較的大而完備，房屋院宇，都寬敞爽人；學科教室八，專科教室八。廚房，餐廳，宿舍，成績陳列室，辦公室，客廳……無不齊備。

校長領我們到院中，所有的女生，都在院中鵠候着，當我們走到她們前面的時候，體育教員發出口令，她們齊聲向我們唱歡迎歌，並且做柔輭體操。操畢，一個學生代表向我們致歡迎詞；我們推舉樞誠致答謝詞，因為他嫻熟英語。

她們的禮節太多；當答詞完了，她們隨着體育教員的口令分別走入個個不同的教室的時候，兩個兩個的整着隊走過我們面前時，必要舉手致敬，直至最末兩個。

該校共分四科：（一）教育科（二）幼稚科（三）家政科（四）專修科。教育科中，又特設盲目科，專習教授盲童。當我們參觀到盲目科時，她們——有目的女生，——都正在作盲童用書，——用具和方法與我國所用的全相同——我當時便請求其中一個女生給我寫一份字母和音符，想要帶回國去，設法授受給我們的一切可憐的失目者。她很客氣的應許了；到我們參觀各級混合組織的跳舞時，她已經寫完了並且親手送給了我。

每科修業期限，都是二年，每年級有一個教室，共計八個教室。此外，特殊教室有圖畫教室一，當我們參觀時，她們正在練習寫生，有烹調教室，有縫紉教室，有物理教室，有化學教室，有心理實驗教室，有盲目教

室。共有學生一百六十六人；男女教員十八人；職員二人。

宿舍的佈置，簡單爽潔，我們只看了兩間——比較大的一間約有三丈見方，裏面很自然的支配了十七隻鐵床，每隻床上有床帳一，褥單一；此外，室內一無長物。寢室外面的走路旁邊立着許多衣櫥，每個櫥約三尺高，三尺寬，一尺多厚，是爲學生們安置衣服什物的，每人一架。一間比較小的，裏邊是十一隻床，設備完全相同。這兩個寢室的盡頭便是廁所和盥浴室，都很簡單乾淨。其餘的寢室，我們不及一一細看，大約都差不多。

餐廳並不特別大，當我們走進去的時候，女生們正在用餐，却一點聲父聲和嚼物聲聽不見，這却是她們的紀律嚴肅的長處，並不是做作，因爲校長並沒有約我們參觀餐廳，是我們突然的要求，而她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領我們進去的，所以我們斷定她們沒有預備我們進去。

參觀完了餐廳，校長請我們到樓上客應用茶點，她們預備得很豐盛，讓得很殷懃；點心和糖果足有十幾種。最使我們欽佩的就是客廳裏倒茶的，放糟的，兌牛奶的，送點心和糖果的，沒有一個夫役，全是校長，副校長，家政科主任教員和家政科的女生。她們——家政科的師生都穿着白色布衫，如同在家庭一般周旋客人，為校服務。當初，我看到成達師範學校的學生們能事奉學校或師長服務，認為獨有的特舉，今竟有偶了。

回到校長室，哈禮德貝把我們一個個介紹給全校的男女教職員；同時，校長也把她們和他們一一介紹給我們，大家互相握手道安。這時，副校長領導着一位盲目女子——大約有十七八歲，走進來，介紹着說，她是一個可憐的失目的女子，名字叫贏撒福、穆罕默德，她讀古蘭最好，請大家獎賞一下。說完，那盲目女子便很自然的按照太直威德念了「索勒，郁爾福」的第一個「魯庫」——段。的確很好，很值得稱揚，很值得記載！她的確

比埃及的所有我聽見過的所謂有名的念家都強，因為她不但處處合乎太直威德，不但處處體貼文情，不但聲韻自然；並且，她不像他們是的用兩隻手按着鼻子，握着嘴唇，揪着眼皮，捺着耳朵，去用外力調度腔調；而自在在，坦坦然然；絲毫不假倣作的使腔用調，而聲調却隨着字句天然合拍中節。真真羞死那些所謂有名的埃及的男念家！值得我們特別的紀載。不過，她不是這校的學生，而是這里盲目科的學生們在別的學校中附設的實習班的學生；至於這個學校裏我們倒不曾看見有古蘭一門功課。

女師院完全官費，膳、宿、書籍，都由學校供給；有兩個敘利亞的留學生，在教育部二年級肄業。

告辭了，我們和校長教職員們離別之後，同穆妮拉、撒布雷女士、哈禮德貝等六個人擠在一個車裏，一同到穆女士的辦公處去。

她是教育部的女視學員開羅城的女校，都由她輪流觀察。她的辦公處

是附在一所女子體育會裏面。

我們到達她的辦公處之後，她領我們參觀這裏體育的設備：體育場上有很大的鉛版罩棚，場中設置着鞦韆、木馬、籃球、網球、杵球——等等體育器械；場的後面有很大的水池，是爲她們練習泅水而設的，設備亦很完全。場前面左側有會員更衣室，每個人有一個衣櫥，儲藏着運動衣和泅水衣；更衣室更進一層是傳習體育知識的教室。據她說這體育會是專爲開羅城內女教員們設備的，她本人是埃及女童子軍的總司令而兼這個體育會會長的職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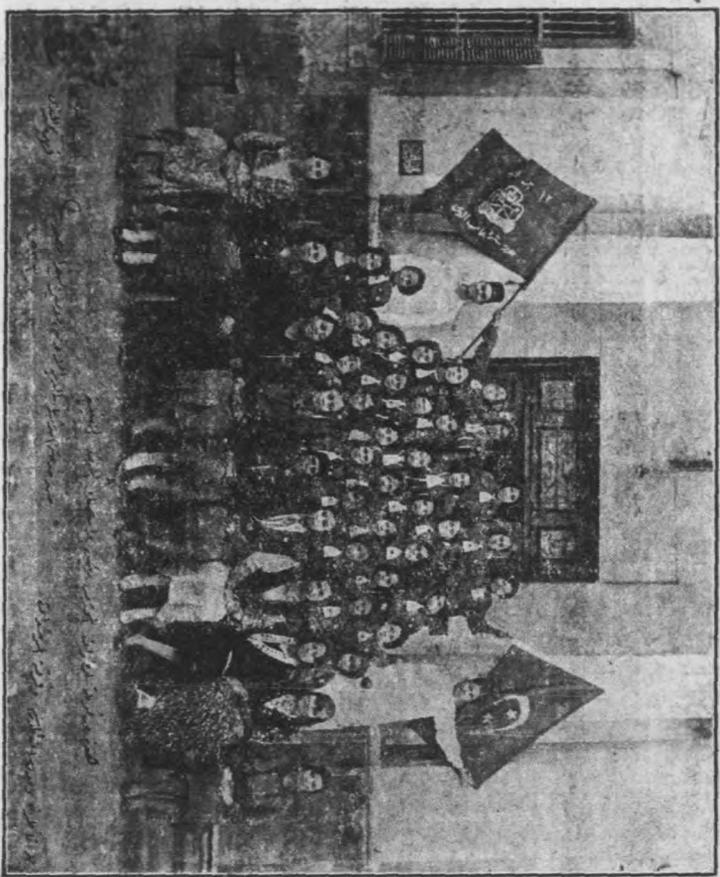
二月九日

曇

(聚禮五)

上午九時半，仍到福瓦德街去參觀施哈本丁女子初級小學校；這是預定參觀教育部所立的學校的最末一個小學校。

埃及及施哈本丁女子學校教職員及童子軍



許多小學生們打扮得童子軍的模樣由校門一直站到樓下舉手致敬的把我們歡迎進去；我們站在樓前，恭聽她們的懇切嘹亮的歡迎歌。她們的教員一面領導着唱，一面鞠躬！額手，作出歡迎的表情。

不會進得樓門！便參觀了一部露天教授；十幾個十歲上下的小女孩，坐着矮檯，排成弧形圍着一塊黑板，每人手中拿一本地理，教員在口講指畫的講授；這是在樓門的左側。

全部校舍只是這幢樓，裏面有一年級教室三所，二年級教室二所這些都能容四十八個座位，三年級四年級教室各二所，都能容三十二個座位。盲女教室二所共容廿五人。統計全校學生三百廿二名，盲女廿五名，盲女年齡程度懸隔太甚，由七歲至十七八歲不等，故編成五級，混合教授。一個教室中在教她們記數，——是用物製的記數器，一個教室中在教古蘭——昨天在辣根雅女高師念索勒都斯福的瘋撒福穆罕默德女士便也在這個

教室中，我們因此又得聽她優美的誦讀一次，這真是榮幸。

二年級的一班中在教古蘭，學生們都只是八九歲的光景，却是二十九卷的一切索勒都朗朗上口。

二年級以上的年級的手工，都以實用為宗旨，如挑線，縫紉，織簾——等；盲女的織氈，尤為特色。織氈教室，和其他的簾工教室以及手工陳列室等都在這一幢樓中。

校中校長一人女教員十二人，男教員三人。這裡的特點是由校長弗希默、筠迪女士以至十二個女教員都用着紗蓋頭。以前所參觀的幾個女校的職教員或蓋或不蓋，極不整齊。要知道女人們不帶面幕我並不反對；蓋頭却是古蘭上明明的命令，在論理上是非遵行不可的。所以我對於這學校的教職員很表同情。

參觀完了各個教室和陳列室以後，童子軍在院中向我們表演柔輦體操

和跳舞。

這學校也請我們攝了一影，可是，校長菲女士鄭重的向我們聲明不能奉陪。

我們對於這校的規模，紀律，精神，都很同情。

連日以來參觀了四個女校差不多都是工讀並重，這種實施的原理，我却極以為然，因為知能不徧廢，而後生活才有辦法。

十一點，參觀完畢，回到一個影戲院，那裏試演愛資哈大學神學院（即宗教學院）授課、禮拜和院長演說的影片。片子不錯，很能表現愛資哈的精神。

在教務院與哈禮德貝定規於後日開始參觀愛資哈大學的各級學校。計後日參觀，中小學；再後日參觀大學的三個學院——（一）神學院，（二）法學院，（三）文學院。——並決定後日十一時半訪謁教育部長。

學生王世明、韓宏魁、金殿桂、馬金鵬、張秉鐸等五名在今天受了愛

大的入學試驗。

二月十日

曇

(聚禮日)

今天舉意休息一天。

主麻不打算到遠處去，就近在候賽尼大寺禮；那知，十二時我們出門時，它的三個門的外面都鋪上蓆跪滿人了。不得已，只好多走幾步到愛賽哈大寺去。

二月十一日

曇

(聚禮初)

按照預定的時間——上午九時到教務院偕同哈禮德貝參觀愛大各校。

我很奇怪：半日之間如何能普遍的參觀。屬於愛大的所有的中小兩級

學校，原來愛大所屬在開羅的中小學校的組織是這樣：小學部只有一處，

雖然分作二院。中學部也只有一處。

當我們到小學部第一院時，小學部部長——他是開羅和別處屬於愛資哈的全體小學部長——告我們說本院只是第三四兩年級，第一二年級却在第二院。小學部四年畢業，全校有許多班我們沒有數清，我們只知道第四年級的第十教室我們會進去參觀了——那裏有四十名學生；最高年級有這些班，一班有這些學生，等而下之，最低年級的班數和人數便可想見。據鄒長和哈禮德貝說：在開羅的小學全部共有學生一千五百餘人。

中學部只在一個校舍裏，按照學制的規定是五年畢業；我們在這校裏參觀了許多教室，我只記得會進一個教室，室外標着「五年級第六班」的牌子。至於統共有多少班，因為我們沒看全，而哈禮德貝也沒容許我們問，所以我們不知道；可是最高年級有六班，其餘也可以想像得之，如小學一樣。據中學部長哈迪君 Abdul-Hadi El-Zerghami 說全校有八百五十學

生，而哈禮德貝告我說是一千學生。

最後到小學部第二院，很大的一幢樓，樓上樓下都是教室，我們只看了十二三個，並沒全看。

本來，愛資哈是一個有欠四年不及千年歷史的古校，校舍只是禮拜寺，教授只是講經；最近三四年始有新學部之設立。所以規模制度比之國立谷校自然遜色；可是，就今天所看，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今天所得的印象是這樣；校舍都是舊建築，光線，空氣，構造的格式，都不適於學校之用；他們只是將就着應用，在我們突然進來參觀的眼光之下，總覺得應該改善。

校俱教俱的設備都很周備；尤其是中學部，物理、化學、生理、衛生等之標本、模型、儀器、藥品以及衛生設施等，應有盡有。小學部的衛生設施却不很好，廁所和盥手室都不甚清潔。

話仍是這樣說；就現狀言已經是難能可貴了。哈禮德貝說三四年前，這一萬生徒都只在禮拜寺中席地聽經，現在已經有九千人坐到講堂的椅子上；禮拜寺的席上只有一千名了。他們這樣改良的魄力，也着實可佩，可欽。

據一九三二年愛大的報告書中所記載有幾樣值得注意的，現在寫在下面：

一、愛資哈大學是世界回教文化的總彙。

二、愛資哈大學建於遷都三五九年（970），完成於遷都二六一年（972）年。

三、愛大校長兼教務院長。

四、愛大校章立於一八九二年，主要點如下：

甲、考試及格者授予學位；

乙、考試科目爲：教律，法源，認主學，經解，文法（奈合物），字

西行日記

一八九

法(塞爾福)修辭學，論理學。

五、新學部分四部：

甲、小學， 乙、中學， 丙、大學， 丁、研究院。

其中，大學部分爲三院：

1. 文學院，
2. 法學院，
3. 神學院。

六、校務行政，取決於最高會議，最高會議以下列會議組織之：

甲、愛資哈大學校長，

乙、副校長(即教務次長)，

丙、穆夫梯，

丁、各學院院長，

戊、司法部次長，

己、教嚙夫部次長，

庚、教育廳次長，

辛、財政部次長，

壬、由阿林團中欽簡阿林二人，以二年為期；

癸、國王欽簡認為有利愛大教育及教務院者二人，以二年為期。

七、大學及研究院設於開羅，小學及中學分設於以下七省：

甲、開羅——小學，中學，

乙、亞力山大——小學，中學，

丙、坦塔——小學，中學，

丁、扎喀刺克——小學，中學，

戊、西尤特——小學，中學，

己、赫蘇克——小學，

庚、地木耶特——小學。

西行日記

八、學生的國籍，有：埃及，敘利亞，得里玻利，突尼斯，伊拉克，土耳其，黑夾斯，也門，庫爾遜斯坦，印度，蘇丹，阿比西尼亞，阿富汗，爪哇，中國，日本，尤歌斯拉夫，美國，俄國，波羅洲。

九、學生總數，據一九三二年調查爲九二〇二人，其分配如下：

甲、小學	四五四人，
乙、中學	二五九人，
丙、高級	六五二人，
丁、法學院	二五八人，
戊、文學院	九二人，
己、神學院	一五二人，
庚、研究院	二三二人，
辛、舊部	一一一三人，

總數 九二〇二人。

十、昔時學生用度，由學校供給；現已改發現金，每人由三十角至二
鎊。

十一、經費來源，據一九三一年情況爲：

本校基金項下 三六八八〇鎊，

政府基金項下 二一四七七二鎊，

其他 四六六〇〇鎊，

統計 二九八二五二鎊。

十二、愛大圖書館，在一八九七年藏書近四萬冊，其中手寫本達一萬
五千冊；最近又增入各種科學書籍二萬冊。

參觀完了小學第二部，時間告訴我們已然到了訪謁教育部長的時候，
所以我們驅車一直來到教育部。

教育部的建築，在我們在埃及所見的一切新建築中算最可記載，牠完全用各色花大理石堆成，並不是水門釘鋼筋的樓房。

部長艾薩巴沙，人極誠篤，並沒有經我們問他，他便很爽直的對我們說：『十年前王靜齋君到埃時，我會應許他贊助中國回教教育；直到現在，此志不渝。現在你們只送來新生五名，將來送到廿名我們也照常收錄』。哈禮德貝告訴他說：他們——指我們，將要回國建一圖書館，度藏愛大捐贈的圖書，取名福德圖書館以爲紀念。他當時便應許也由教育部捐贈一部分圖和書。

次長我們也見了一面；秘書和兩個司長都和我們握了握手，可惜他們已到下衙門的時候，不及細談；並且，未得一一細問他們的名字。

今天是大賢歐麥兒 Omer bin El-faruk 的忌辰，宮內有盛大的紀念舉動；我們爲了要參觀愛大的學校，不能分出時間去參加，所以在上午九

時，未到各校之先，先到王宮內報了到，並沒等開經圓經就走了。羽林軍爲了這個紀念，披掛上新軍衣，持着紅藍旗的長矛，騎着一色棗騾馬，在御街上——阿比丁宮的四周巡察。

二月十二日

曇

(聚禮一)

上午九時照舊同着哈禮德貝參觀神學院(宗教學院)，——牠是愛大的三個學院之一，院址臨淑布拉郊原，空氣清新，校舍高敞，院宇寬大，一望而知爲大學氣概。樓上有教室四，每教室可容三十人，教室對面有禮拜殿，殿內席地講授者數組，據云係舊式研究部。

院主任篩赫蘭巴尼氏 Sheikh Abdel-Mejid El-Iabhani 不在院，我們也忘記給他留下名片；好在，那天我們已然在電影院遇過了。

按照該院課程標準所規定，學員修業年限爲四年，課程內容及每週分量

西行日記

一九六

，如左表：

科目	每週節數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統計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八
修詞學(白拉愛)	四	一	一	一
心理學	二	一	一	一
伊斯蘭史	一	四	二	二
阿拉伯文學及其歷史	二	二	一	一
聖訓	二	四	三	三
經解	二	四	四	四
倫理學	一	一	二	二
哲學	一	一	二	二
論理學、辨論學	六	一	一	一
認主學	一	四	五	五

每節一點半鐘

其次參觀文學院和法學院。牠倆的院址是合併在一起的，是在阿比丁宮附近。建築也還合宜；我們到的時候，法學院主任篩赫施法偉氏 Sheikh. Ma'mun El-Shifawi. 只領我們看了看樓上一年級三個教室和二年級一個教室。一年級三個教室都在講授「法源」(烏蘇洛飛格孩)，都用鉛印的零頁講義。

法學院的課程，特注重教法，經解、聖訓、以及文、史，無不站在法的立場上而授課。修業也是四年，課程內容及每週節數，列如下表：

科目	每週節數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經解	二	三	三	四
聖訓	二	三	四	四
法源	二	五	五	四
伊斯蘭教法史	—	—	一	—

教	律	五	五	五	六
阿	拉伯文學	—	二	—	—
修	詞學	四	—	—	—
論	理學	三	—	—	—
統	計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八

文學院在法學院的裏院，全部也只有三個年級，和法學院一樣；有一班在講授阿拉伯文字史，述說文字形式和構造的演進與變遷，聞所未聞。據哈禮德貝說將來本院擴大後，埃及文學院即歸併於本院。

該院修業年限，也是四年，課程內容及每週分量，如左表所定：

科	目	每週節數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用法	(瓦最爾)	—	—	—	—
文法	(奈合物)	三	三	三	三

每節一點半鐘

，如能照這樣的日進不已，那末再保持一千年至十千年都不會被打倒。

統觀三院，每院現在只有三個年級，而成績已斐然可觀，將來的愛大

字法 (帥爾夫)	一	一	一	一
論理學	一	一	一	一
修詞學	三	三	三	三
阿拉伯文學及其歷史	四	四	四	四
阿拉伯文學及其歷史 <small>同教未興以前之阿拉伯 伯史及可教民族</small>	一	一	一	一
經解	二	二	二	二
聖訓	一	一	一	一
法源	一	一	一	一
作文	二	二	二	二
文字律	一	一	一	二
統計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八

西行日記

二〇〇

埃及文學院亦是一座有歷史的文科大學。我們乘這一日的工夫去參觀了一遭。牠的學制是修業四年，現有學生十六班：計一年級五班，二年級三班，三年級二班，四年級六班；共有學生五百十六人；教員卅五人，多為英美人，——，教授史地，各國文學，如英法文西伯來文等。——該院隸屬教育部，已有六十年歷史，所有學生，均免學費，並供給膳宿。校舍宏敞，設備齊全，精神形式都好。現任校長艾合末德貝君僅僅送了我們一本章，我們受了時間的限制，沒有能詳細的打聽一切內容；而校長先生也一時間不會尋得該校的概覽，所以詳情不及備載。

二月十三日

晴

(聚禮二)

連日奔走參觀學校，疲乏得很，所以今天不會出門。尋繹數日來觀察各校之所得，知道埃及的教育隨時都在進步的狀態中；只是利弊往往相連

，因為教育形式的效法歐洲，而連帶及於其他的一切如衣裝，舉止，奢華……等亦無不效法歐人，日趨歐化！深恐年代一久，伊斯蘭的美德怕要淪於異化！這是我們冷眼觀察的一點杞憂。

二月十四日

晴

(聚禮二)

收到月華第五卷第一期；並且收到家信。月華中附有建勳的信，讀了很增離緒；當即覆了他一信，報告這邊的情況，——無異乎是我們對於埃及現狀的整個的結論；裏面有幾句道：

『……金字塔的夢你還在作嗎？我們已然徘徊在金字塔下了。若說這個夢不可做，其實也可以做，因為我們如果不到這里，如何能知道回教文化比海還深？如何見着真阿林比金字塔還高大？若說這個夢可不做，其實也不必做，因為柴魯爾的墳修好了，他的尸被埋在別處；法老

的木乃伊佔踞了他的冥宅！他的高足信徒如中國的汪精衛，胡漢民一般的納哈斯巴沙，連赴寺禮拜都不敢；有一天我們赴了一個作民族運動的人的茶會，當局還對我們表示不滿，……」

我們對埃及的觀感，不過如斯。

我們決定明天到拜圖洛穆幹代斯去一遊，松亭去向教務長辭行，我去托雷雅俊丁君打電報給拜圖洛穆幹代斯，拜托他的朋友於我們到達車站時加以照護。

拜圖洛穆幹代斯的一瞥第四

二月十五日

晴

(聚禮四)

出境簽證

因爲決定要到拜圖洛穆幹代斯(亦稱古都斯，歐洲人稱作耶路撒冷)一遊，所以今天便到英領事館簽證，簽證費每人五元五角。

甘塔拉渡河

納子嘉君和我特別攝了一影，他並且打算題首詩在照片上以爲紀念。晚，乘六點通車赴古都斯(耶路撒冷)。九時半，抵甘塔拉，渡蘇彝士運河，改乘巴利斯坦火車。當我們渡過蘇彝士運河之後，順着權備妥貼的道路，自然而然的走到稅關，受他們的檢查；特別的很，那些檢查員由我們的服裝上知道我們是中國人，只問了一句「穆士林？」我們答一聲，「感謝安拉」，便在我們的提匣上畫了字，放我們走過去；仍舊沿着預定的道路走到出口，那裏有警察搜查衣袋內是否帶有金鎊出境——就是出埃及國

——搜檢極嚴；他們又照樣的認出我們是中國回教人也同樣的向我們說了個色蘭，一點沒有搜檢，放我們過去，感謝安拉。固然，我們不怕檢查，因為我們不曾帶一點他們的所謂違禁物。可是，那種檢查也着實討厭！由這里，仍舊沿着一定的路道走到護照簽驗處。奇怪的很，好多西洋人都很容易的「驗照放行」了；只有我們，被他們很詳細的盤問了有一個鐘頭之久，幾乎誤了火車，他們不但盤問行踪和事務，並且盤問帶多少錢路費，真奇怪！

由這里——東甘塔拉，（因為是在蘇彝士河東岸，所以西岸也稱西甘塔拉。）開車以後，車軌完全在沙漠上鋪設着，月光之下，除掉一片荒砂以外，什麼都不曾有。過了一點鐘以後，我們爲了困頓，便似睡醒的入了睡夢的狀態之中；可是，冷的程度却比開羅加倍了，我們幸而每人帶了一條毛氈，所以夜間還不覺得怎樣。

二月十六日

晴

(聚禮五)

天明了，我們的鼾睡也不得不醒了；餐車上的茶役沿着客人的耳邊問：『要不要吃茶？』我們也按照旁邊人的樣子，到餐車上要了一壺茶，吃了一碟炒雞蛋和兩塊麪包；這些茶點，需巴力斯坦錢一元三角，——約合華幣二元一角左右，二個人合二元六角，另外又給了四角小賬，共計用巴力斯坦洋三元。

李達換車

大約是七點一刻鐘，車到李達，仍須換一次車，因為我們乘的車是直達耶法的，不到古都斯，由李達至古都斯另是一條支路。這條支路完全是山路，曲折盤山，很像我國正太路的神氣；而沿途青草紅花，大有初春氣像。

車到古都斯，已經是九點多鐘。才一下車就有一位印度人過來問我們

西行日記

二〇五

是中國人否？我們答應了一聲是，同時還有三個巴力斯坦人過來招呼；他們都是我們臨起身時，雷雅俊丁先生用電報特約到站照拂的；他們用備好的汽車把我們接到「奈合什扳地」會所。那印度人名叫哈三、安撒利，他是印度會館的篩海；另外二位：一位是古都斯寺中的海推布，名叫賽爾都丁，一位是篩赫、伊伯拉欣、歐雷，他是古都斯的一切阿林之一。

「奈合什扳地」是一個道派名；這個會館中便都是這一道派人的聚處；然事實上已成爲布哈拉和喀什哈爾等處的人的會館了。館的篩海名叫篩赫葉古柏，Sheikh Yakub El-Bokhari，他在我們的到達之後，便爲我們預備了茶點。我們先作了小淨，補禮了今晨的晨禮。用完了茶點，同着篩赫葉古柏和賽爾都丁去拜訪這裏的穆夫梯，哈吉穆罕默德藹民長者，他在古都斯聖寺東廊樓上的回教最高會議的公廳裏接待我們。我們說明了我們的來意，叨了他的茶；承他把去年在古都斯聖城開回教大會的印件，和他幾年



古都司穆夫梯罕默德藹民長者

來重修古都斯聖寺的經過的印刷品每種送我們每人一件。

古都斯大寺的全部包含着兩大部份：一部份是懸石殿，一部份是愛格

懸石殿

薩殿。我們由穆夫悌的公廳出來便整個把這兩個大部份全遊了一遭。

懸石殿是八角形，周環有多大？我們從下面的證明中可以明白：

殿中恭置懸石，是一塊四不等邊形的大石，南北較長於東西。全部呈青灰褐色，縱長脊高，漸向東西傾下；石的本體周環八十單步，按照石形圍置曲折不等的木質雕欄，高與人等。木欄外又隨殿形護以銅欄，並隨殿形封頂。由木欄至銅欄，除北面距銅壁只有四尺外，東西南三面距銅欄各有二丈；銅欄每邊距殿壁各有三丈。米合拉卜在南門之左側。殿壁外面俱是花琉璃磚，高約三丈有奇，下半爲牆形，上半爲高窗，每邊是七個大窗，嵌着五色堆花玻璃，花紋精巧絕倫，沒有一個同樣的圖案。牆壁內外是各種不同的花大理石，石紋天然的也沒有一個同樣的圖案。頂上覆以大穹窿，頂與穹窿之間，又圍以許多大窗，也都是各色花玻璃堆成各種不同的花樣；頂檐用藍琉璃磚燒白色古蘭經文，文爲全索勒「雅心」。懸石之下有



古 都 斯 之 懸 石 殿

縱寬各二丈許之不正方形石室，室門在銅欄左側；降級而達石室。銅欄右側角有小銅亭，中藏聖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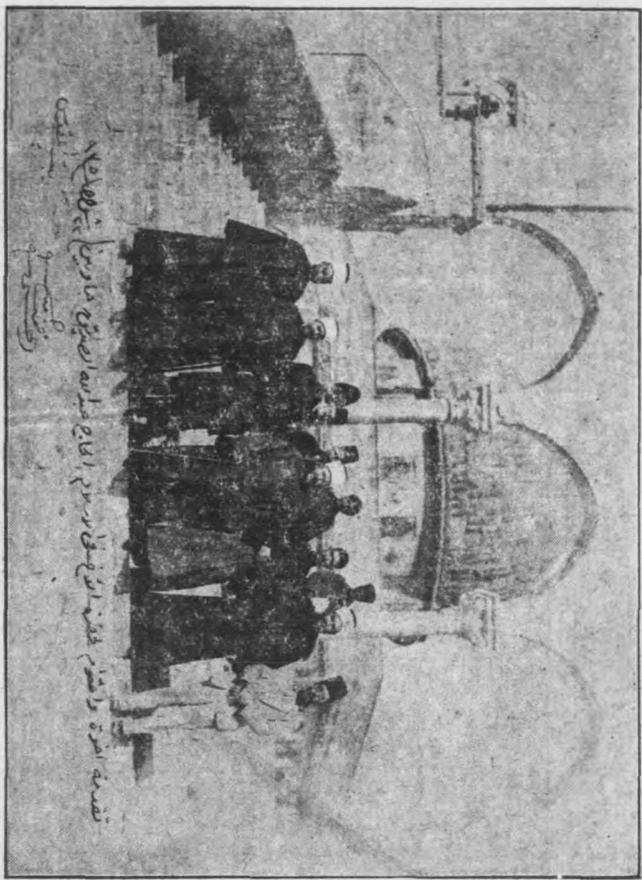
懸石殿在一個很大四方壇上，壇的四面都有很高的石壁門，據守殿的籬海告我說：只這一座方壇便有全個麥加的禁寺那麼大；而這座方壇在這古都斯聖寺中不過是一部分，全寺便可區分成好幾個這樣的部分。換句話說：這古都斯聖

寺的全面積，差不多有好幾個麥加的禁寺大。

方壇上除去懸石聖殿外，還有許多建築，據傳說東南方的八角亭，是當年達五德聖人的公事房，正南大門的西側是一座很高大的閔白爾，完全是白石製成的。此外還有好幾個小亭，按照傳說都有不同的古蹟。

壇的四面的大門上裝置着四個大探海燈，齋月或平常每個主麻的晚夕，放開燈光，把懸石聖殿照耀得光彩煥發，比在白天太陽照耀下的景色還美；今天正是主麻的前夕，是照例開燈的日子，所以我們得領畧它的全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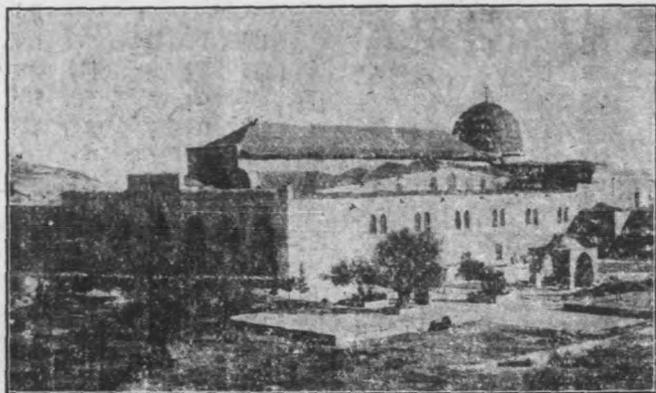
由懸石殿的正南面拾級而下，經過大圓沐池，便可到愛格薩殿；可是；這其間的路程亦差不多在廿丈以上。當我們和穆夫梯及許多篩海、阿林在降階的當兒，攝了一影。經過大圓沐池，立在參天古柏之下，又攝了一影，便一逕進愛格薩殿瞻拜。



古都石懸殿下與穆夫梯及諸長者留影
 前者為右衛門亭松馬為者服中著則左其穆夫梯為者立中排前



影留下柏古前殿極聖斯都古
衛阿亭松馬三 佛夫穆二 武振超者著一 右至左自排前



愛格薩殿是八進深，八間寬，不算女殿（在西側），不算歐默爾殿（在東側），統計是六十四間；間的寬度不同，平均總在三丈以上見方；米合拉卜上有大穹窿，比起懸石之殿的穹窿畧小。米合拉卜一部份完全修理完工，輝煌燦爛。據穆夫悌說：曾用抽梁換柱方法，抽換兩根大石柱，現在的斑花大理石柱。便是新抽換的；米合拉卜以下尙待修理，蓋屋脊已向西傾斜，不重修，怕有塌壞之慮。穆夫悌告訴我們工

程師的計畫，主張揭去傾斜的屋脊。改成大的穹窿，便可多延若干年。

關於愛格薩殿和懸石殿的修建工程，穆夫梯曾送我們有印就的說明書，裏面對於修建的每個部分都有未修已前和既修以後的各種銅版照片。

殿中的閔白爾太古雅了，它造在遷都四百幾十年頃，紀年用古庫法體，凋朽不能卒讀。全體都是木質，雕花鑲嵌，精緻古雅。

女殿，我們僅止隔着鐵欄望了一眼，沒有過去看；可是，只憑這麼一望，也可看出它比北平牛街的殿大一半。平常五時，女人們都在愛格薩正殿男人的後面，和懸石殿中圍繞懸石的銅欄裏面。到主麻日，便都到女殿中去，仍然跟隨這邊的伊瑪目禮。

歐默爾殿並不特別大，它是教皇歐默爾克復古都斯時御駕進城，在這里禮拜宣諭的處所。殿已古朽，現在仍存其真，除稍事塗墍外分毫未加改造。

女殿

歐默爾殿

我們在那裏石殿中作了胸禮，到葉古柏宅裏吃中飯，寺的極北端爲圖書館，新建設不多幾年，裏面藏書並不多。可是，佈置得却也很得法。

出了寺，到勞則大學流連了一會兒，這是去年才成全的學校。晚間，校長——就是創辦人篩海撒里合先生知道我們會到他的學校去，便來拜訪我們，據他說該校現有小學五個年級，中學五個年級，大學還須等將來再說；現在有生三百廿人——幼稚一班在內——全校有男女教職員十五人——女二人——本城學生食宿須向各人家去；外處學生，校內預備有宿舍。每月開支在五百鎊之數，它的收入：一部靠學費——學費的收入每人每年六鎊，一部靠捐款。當我們在校中流連的當兒，學生們還在上課，精神氣象很活潑。樓上有大會場，平時是學生們的娛樂會所，每聚禮夜，學生們在那裏作游藝，演電影；去年巴力斯坦召開的世界回教大會會場便在那裏。

這里。佈置精潔異常，校舍的樓房，據說是當年爾撒聖人的公事房，所以耶教人總想算這塊地，爭了幾次，都沒有被他們掠奪了去；現在允許他們在每主麻日下午四時許進到校裏作禮拜。

世界回教大會的常務辦公處在懸石聖殿壇上之西南角，裏面有許多工作人員，都手眼不使閒的在工作。我們進去參觀的時候，他們送了我們不少的宣傳品。

這里的孤兒院辦的最精彩，它在寺的正西門外，所有寺外的一片房屋都是「臥格夫」，是最古的純石的建設，石與石的接合是用錫做的。孤兒院就佔用了這房屋的一部。

全院的組織，似是工重於讀，所以工廠教室之比例是八與一，換句話說，全院只有一個教室。

最大的工廠要以木工為最，一進院門第一便是木工科：鋸木，鉋木……

！許多工作都用機器，所以一二人的力量便能做七八人的事；這工廠的機器，的確比別的部分多。其次是印刷科：排字，印刷，製版，裝釘，一應俱全。籐器：亦是大部分，所編的棹椅，奇花異紋，精緻得很；規模既大，出品也多，佔院中重要位置。所有全城回教人用的木器，籐器，各機關各學校各種商業文件，都仰給於這孤兒院。男縫紉科，女縫紉科：皮鞋科，毛刷科；織氈科；都差不多大小，尤其是毛刷科——內附蒲草編織——全是盲兒工作，我們最爲欽佩。

全院現有孤兒二百人，男兒一百六十七人，女兒三十三人；職教員共二十五人。餐廳，宿舍，都很簡單清潔。

孤童也有樂隊的組織，我們進去的時候和我們出來的時候，他們會奏歡迎和歡送的樂。當我們在裏面參觀完了，天色已竟大黑，主任先生要我們在參觀題名錄上寫幾句話，我們在叢脞之間，隨便寫了幾句：穆夫梯吩

附把盲兒所栽的衣刷每人贈我們一個，以爲永久的紀念。

回到寺裏，在懸石聖殿作昏禮，榮幸得很，松亭曾在聖殿爲了一番拜的伊瑪目，因爲我們游觀孤兒院就誤了者馬阿台，所以另外成着禮，跟隨禮拜的全是當地的大領袖，如穆夫悌、篩赫葉古柏、賽爾都丁等等的人物。我們下了殿，穆夫悌把壇的四角的探海燈全放開，照耀得懸石聖殿果然壯美異常。

由寺裏出來，到篩海賽爾都丁宅拜訪，他住的很遠，我們五個人乘了一輛汽車走了好久才到；昏黑之下，不辨東西，車裏不敢燃燈，因爲回猶感情惡劣，汽車所經過的都是猶太人的住處，穆夫悌又是全回教的大領袖，怕他們有不軌的舉動。走到很荒僻的一所四無人家的樓前停了車，那就是賽篩海的住宅。在他宅裏吃了兩口茶，趕快賦歸；然而，宵禮亦已畢事了。我們也不便再到寺去，便與穆夫悌作別。

其實，穆夫悌是個很謙和的長者，他今年才不過三十八歲，而氣概溫和，過於七十老人。他在街上行走時，見了人，甚至於見一個小學生，他必先向人說「色蘭」，尤其是貧的人，他必格外向那人問候和祈禱，所以人們爲了他的性格的和善，都愛戴他。可是，他爲巴力斯坦的回民謀獨立，圖生存的雄心，却與他的和善的天性很衝突。懸石聖殿，在歷史上便是回、猶、耶，三教競爭的地點，因爲三教都承認那是聖地，都想抓到自己的手裏；歷史上已經有許多關於這項衝突的紀載。論起人數來，這裏只有回民二萬人，猶太人却有七萬五千之多；代管政府的英人，又暗助猶人；試問這握有聖地實權的少數回教人，若沒有這麼一位精明強幹，得人愛戴的領袖支撐着，聖地能不能到今天還在回教手裏，真是疑問哩！所以我以爲他既有和善的美性，更應具圖存的雄心，因此承認他是全才，他是現在回教領袖中的一個英傑。

蘇海葉古
柏

我們回到篩海葉古柏的宅裏，才知道他已經懸了兩個臥榻在他特備的客室裏。他的待客的誠摯，尤使我們感佩。你看，他是這里奈合什板地會所的長老，是這城的領袖人物之一，人們敬重他不亞於敬重穆夫憐！而他却好客如孟嘗：他從白天使問茶、問飯，勤懇異常；晚間，他和他的長子拉施德伺候我們直到睡下，把明晨作小淨的水都預備好了，才掩戶而去。他有一本友人題名，那上面都是他曾經招待過的過路客人，他也叫我們在上面寫了名字。

二月十七日

晴

（聚禮日）

爲了昨天整日的勞累，睡得非常甘美，晨禮若不是主人來敲門促覺，簡直可以就悞過去；主人在窗外一面喚醒我們，一面一再的聲明「班克已經念過了」！我們受了他的警告，忙亂着起來，作了沐浴，穿好衣服，同

到哈里洛
去(伊伯
拉欣聖人
的故鄉)

着主人一同赴寺；萬幸，我們到了懸石殿上，那里剛在領着禮第一拜。

這里的天氣比開羅冷多了！路上走着，彷彿有些支持不住似的。

晨禮之後，念讚都是高聲朗誦，彷彿中國舊日齊聲念楞搭讚一般；可是並不那麼長，只念讚主讚聖各十餘遍；讚主與讚聖之間夾着九十九讚，完了之後，有個念家朗誦古蘭經以色列章，據說這念家是埃及學者，每日在這裏誦念。

太陽出來了，我們在懸石底下禮了兩拜孝親拜(必路瓦里帶尼)，松亭還禮了許多太圖臥兒。大約十點鐘，我們在主人家吃了茶點，乘了汽車，跋山越嶺去到哈里洛城；憑弔聖祖伊伯拉欣哈里洛。汽車在曲折的柏油石子的山路上開足九十邁，約摸走了廿五分鐘，才到了哈里洛城。路上，遠遠的望見郁努斯聖人的墳在一個山峯上矗峙着，我們爲了時間的限制，不能過去探望，僅僅在路上遙望着墳的所在念了禱法提哈。

哈里洛城全名叫哈里洛拉合曼，是伊伯拉欣聖人的坟墓的所在地，我們進了城，一逕到伊聖的墳墓之所在地——那是在一座清真寺裏，裏面有許多墳，就是伊伯拉欣聖人的墳和聖后撒拉的墳，這是殿的中層，后墳在東側；殿的前層，就是正殿，是伊斯哈格和他的聖后拉斐蓋的墳；後層，就是北層，是耶兒孤白和他的聖后拉夷蓋的墳；這些墳也都是后墳在聖墳之東側；伊伯拉欣聖墓之西，另有一個跨殿，其中有郁斯福聖人之墓，據寺中的儲海說郁斯福聖人之尸首，最初埋在埃及，再遷葬在這里；這些墳的四面都用石牆、鐵欄杆圍護着，遊人只能由窗外窺探，不能進去。我們在每個墳的門外念了法提哈，做了都阿，都用手電燈照射裏面看看，墳的裝置全相同，形式正似中國舊式的轎車車篷；外罩綉着金字的綠緞罩。

寺是那一年蓋的，沒有紀年可考，只知道寺中宣諭台（閱白爾）建於遷都四百八十四年，到現在已有九百多年。

到拜圖賴
合木去
爾撒聖人
降生處

據說這座城中從前猶太教人和回教人雜處，這幾年來，回猶爭執劇烈，到處相殺，這城中的猶太人，便在這種互殺中絕了踪跡了。

決定今日的主麻要在愛格薩殿中交還，所以不敢多流連便驅車返旅，順道還要遊一遊爾撒聖人的降生處。

爾撒故鄉是「拜圖賴合木」城，是在歸途上距古都斯不遠的一個歧路上；我們到那里，已然距十二點欠十五分鐘——主麻是十二點五分鐘——所以僅在那座教堂中盤桓了幾分鐘。一進教堂的低小石門——「鞠躬如也」而入的小門，便是一所很深遠的大禮堂；——因為耶教不叫大殿——走到盡頭處，由右手方轉向後面，一個看堂牧師模樣的人燃着幾隻油燭，每人送給我們一隻，本來我們有手電燈，用不着他的油燭；可是，他的目的是要幾個賞錢，不使他心裏不好過，所以一手持油燭，一手持電燈，降級而下，走入一個石洞裏，那里雖然也點着不少的燈，可是，乍一進去還是

漆黑似的；篩赫葉古柏指示給我們爾撒聖人的降生處所時，我們用手電充分的照射了半天才看清楚。

回到古都斯，恰恰十二點，我們進的巴布那速爾門，便聽見念班克的聲音，大家都放了心。下了汽車，順着小路回到主人家吃了一碗茶，跑到愛格薩殿裏，虎圖拜已然念了多一半了，掌寺的篩海還在殿門候着我們呢；他把我們領到米合拉卜殿層的第四排坐下聽虎圖拜。

主麻只禮了十拜，不禮晌禮，因為全城只有這一處聚禮，又有掌教的穆夫悌領導者，主麻的條件已然全美。因此，禮拜的人特別多，愛格薩殿和懸石殿兩處人滿是應該的，而院子裏，每一個四方台上都有人，並且站滿了人在禮拜；女殿因為隔着幔帳，不知有多少人，在拜後見一羣一羣穿黑衣的婦女往寺外走，大約那個殿也被她們佔滿了。我們只願禮拜，沒心細數別的一切數目，可是，接班的聲音，至少有十個以上。

禮完了拜同着穆夫佛在一起跪着聽了兩段克赫夫——大約是在禮拜前沒念完的，——一同下來；領拜的伊瑪目賽爾德海推布——他是賽爾都丁君的叔兄弟，他倆輪流着爲伊嗎目，——跑到主人家，告我們說：今天下午三時，達五德聖人的故鄉地方有定婚的禮節，請我們過去觀禮；這件事在下殿的時候，穆夫佛已然約下我們，他又這樣的殷勤邀請，同時我們的希望中也願意觀察各地的婚喪儀式，而達五德聖人的故鄉，也在我們的遊程單中規定着，正好順路去遊，所以我們決定觀禮；他把定婚證書拿給我們看：——它是四聯：新婚夫婦各執一聯，其餘二聯，一存教務法院，一存政府。婚書正面是表格式，填寫結婚者雙方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教派，和主婚人——兩家的——証婚人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數派，等事項；背面是証書式，填寫定婚年月，聘儀數目（原數若干，已交若干），附帶條件，（當席夫婦雙方所提之條件附），及一切簽字等項

目，因為這個婚書冊每頁都編有號數，我們不便索存一份，因此把它的格式抄了一份預備作我們的參考。他——伊瑪目——先去了，爲是佈置一切；我們隨同穆夫梯在三點欠十五分的時候才起身前往。

訂婚手續

達五德聖人的故鄉在城外不遠，汽車沒有十分鐘便到了。許多人在門外迎接我們，我們順着領導人的指引走進禮堂。——那是主人住宅的客室，那里坐着他們的許多親戚朋友；我們進去，便開始舉行典禮：伊瑪目拿着前面我所叙說的那本訂婚簿，向女家証婚人訊問：

『你是女家証婚人嗎？』

『是的』証婚者答。

『你證明女的是成年的、貞淑的嗎？』

『是的』。

『你證明女的是什麼名字？』

「是某名某姓」。

「你證明她嫁給何人」？

「她嫁給某人之子某人」？

「她有什麼附帶條件沒有」？

「沒有」。

「.....」？

這樣，一樣一樣的問完了女家證婚人，反過來一條一條的問男家證婚人；他們二個人具了結，簽了押，交給伊瑪目存在教務法院。然後伊瑪目再開明了兩家主婚人，填了表，大家簽了字，訂婚典禮，算舉行完畢；在席的親戚、朋友同聲向兩家道喜，主人報以甜漿一杯，糖菓二盒。我們也很榮幸的飲了主人一杯甜漿，受了二盒糖菓；據穆夫梯說給我們，這是爲祝他們未婚夫婦將來過甜蜜，美滿，合和的生活的意思。茶菓完畢。我們

便告辭出來，遊覽達五德聖人的坟墓。

據說達五德聖人當年的陽宅，現在便是他的陰宅，同時也是一座禮拜寺；墳的格局，和我們在哈里洛城所見的一樣。我們在大殿的樓上一層殿中禮了晡禮；篩海杜查尼告我們說；這裏——我們禮拜的處所——便是當年爾撒聖人接受仙席（馬儀岱）的故蹟。

據杜氏說：這寺從先在耶穌教人手裏，四百年前，他的先祖名叫杜查尼的，來到這裏，從耶穌教人手中拿過來，改作禮拜寺，一直到現在。由他老人一個人娶妻子子，到現在子孫蕃衍至千餘人，遂以杜查尼爲氏；這位篩海便是今日杜查尼族的族長。他在這寺的右側立了一處小學校，才有一年級幼稚生一班，一年級生一班，不收學費，並供給膳宿。教室，宿舍，餐廳，教員室，辦公室，都很精潔。

四點，是穆夫梯的茶會之約期，所以我們急忙回來，赴他的約。

穆夫佛的茶會設在回教最高會議的公廳的樓上，約請的人除掉我們以外，都是本城的知名之士——一半是「篩海」一半是「愛芬蒂」。（前者是纏白頭，穿長袍的教士式的學者；後者是帶紅帽，穿西服的學者。）他泡了兩種茶，——一種中國茶，一種印度茶。點心也很豐盛，他勸得很殷勤。在座的人們都願意與中國的回教在情感上切實的聯絡，並盼望來年的來賓布月二十七日的第二次世界回教大會，中國有代表出席。

香禮下來，穆夫佛告訴我們；今晚有舉行結婚典禮（濟法福）的在寺內遊寺。但是，我們還有印度會館的茶約，所以不能坐待宵禮，又急急的離了寺，同着篩海哈三，篩海賽爾都丁，篩海葉古柏，篩海伊伯拉欣等一同前往；那里篩海撒里合等許多長者都在等候多時了。我們只吃了兩杯茶，一塊點心，一個橙子，便又匆忙的跑回寺去，懸石殿中已然成宵禮了。

前面兩個水月燈，許多燃着的油燭，後面兩盞水月燈，許多燃着的油

燭，簇擁着兩個伴郎夾侍着一個新郎——只有新郎的左襟上插着一朶鮮花，所以人們容易分辨。——在殿門外立着，見我們出殿，知道是拜已然禮完了，便由一個領導者，大聲念讚聖，且走且念，圍着寺繞了一遭，然後由東門出去；不過，到門的時候便不像在寺中那末嚴肅了，親友們和許多持油燭的小孩子們便都在一個不規律的音調之下大唱大舞，招得看熱鬧的人們密密層層的圍擁着；門的交通，立時斷絕；而新郎却仍在兩個伴郎的夾侍當中，木偶似的立着，並沒有人去調侃他。

一 晚夕，這樣熱鬧的結婚儀式聚了兩個，所以有些人們都對我們慶賀，說是我們帶來的吉慶，才有這樣重重的喜事。

明天清晨預備要起身回開羅，而伊瑪目安陸哩的著書處的遺跡還不會一到，未免是憾事，並且這著書處就在寺內，不妨在今晚一臨，所以振着精神，冒着險去攀登那四無遮欄的高台，因為他的著書處是在城牆上面。



伊瑪目安渣里著經處

由寺院內攀登上去——只有一人寬的石道，並無欄杆，險得很；而天又昏黑，舉手不見掌，格外覺得可怕。幸

而我們有幾盞手電燈，前後照映，一蹶一蹶的上去了。這是他編纂『伊合雅，歐魯民丁』的處所，可是，現在已然四面掘成炮口，改作防敵的堡壘了。下來的時候，和上去一樣，也平平安安的達到平地。

時間已然不早了，主人直陪了我們一整天，實在要休息了，我們只好

回家；那知主人仍要陪着我們談東談西，因為不忍明晨的分離。

二月十八日

晴

（聚禮初）

哀牆。

晨禮下殿，穆夫憐和葉古柏等同着我們去看「哀牆」——這是回猶爭執的焦點，連年流血，都是爲了牠；我們必須看一看這兩教都認爲聖物的牠。

牠是古都斯大寺西牆的中段；僅止是這末一段與普通無異的用大石砌成的不規律的高大牆垣而已。現在爲了息爭起見，把這段牆分作二節，南節屬於回教，北節屬於猶太教；可是全牆的管理權仍在回教人手中。我們站在屬於回教的那節的高處，往下望，許多猶太教的男人女人們在那里搖頭慄慄的禱告，有些女人不住的向牆親嘴；用我們的肉眼去測量，人的高度彷彿有牆高的八分之一，或七分之一。屬於回教的部分，據說是穆聖升霄時騎登仙馬之處。

橄欖山

回頭到了謨罕，謨德阿里墳前作了都阿，——他是在印度作民族運動的過去領袖，死在倫敦的圓桌會議席上，葬在這里。據說他的者那在有十萬人。

穆夫梯勸我們乘長途汽車到「李達」再改乘火車，因為由古都斯開駛到李達的火車是八點半開車，李達開行時是十一點半；若是汽車，只須一個鐘頭便可由古都斯到李達；在這餘下的時間可以遊一遊我們的遊程單上的橄欖山。這正投我們的所向，便打消了八點半上車站的原意，在主人家舒舒服服的吃了茶點，乘上汽車，一直開到橄欖山巔。——在這里可以遠遠的望見死海的全部。我們探望了「比比拉比爾」的墳，——牠在「阿斯阿底夜」會館之內，她是著名的女篩海，在她的墳的附近有耶穌升天亭，亭內有石，據說是耶穌被難時，登在那塊石上上升天去了。耶穌教和回教人都認為那是聖地，都想保管這塊聖地；因此，這塊聖地又成了回耶兩教的互爭

耶穌升天亭

物。亭的南牆有回教人禮拜的米合拉卜，而別的方面的牆上也有別教人的米合拉卜。現在的景況，大約是這樣：亭的管理權在回教手裏，而同時各教人都可以進去禮拜，這樣就可以息爭了。院中有許多石位，據說是爲在耶穌節日，各個不同的民族作禮拜的分野。

勞則大學
的歡迎會

九點四十多分鐘下山，回到城裏，「勞則大學」的校長歸海撒里合在他的學校裏預備了很盛大的歡迎會，我們仍舊同着穆夫梯和葉古柏諸長者去赴他們的歡迎會。會場，是在該校寢室樓下的大客室裏，——這便是每主麻日下午允許耶穌教人作禮拜的區處，室的面積，把全校學生三百多人放在裏面，僅止是成單行排着沒站滿全室四壁的一匝。當我們進會場時；全體學生和教職員齊聲高說色蘭，轟然聲震樓頂。他們唱完了很長的歡迎歌，一個高年級的學生出來，代表全體，致了不多的幾句詞，希望中國加入回教世界大會。我們也爲了時間的催促，僅止答謝了兩句，並勉勵他們——

「學生們，努力讀書，作將來回教世界的幹材。這樣我們便在他們的歡呼：『回教世界萬歲！』中國教胞萬歲！……」聲中，匆匆的離了勞則大學，——並沒得喝一口水的餘暇，一逕回到主人家裏撈取什物，在主人的門前與穆夫梯和其他許多新交的友人作了別；主人乘在汽車上，親身送我們到李達車站。

汽車路都是很平的柏油石子路，曲曲折折盤着山嶺頂巔而行；在這樣曲折不直的大路上汽車開足一百一十邁，真正風馳電掣般，到十點四十五分鐘便到李達車站了。計算行程，大約中國一百六十里有餘。沿途回獮的村落都是對峙着建築。青草紅花，風景却極優美。「舍末威洛」的墳在半路上遠遠的一個山巔上呈到我們的眼前；直到快到李達之前不遠的時候，路過「蘭美拉」城，又望見撒禮和聖人的墳。

主人葉古柏一直送我們上了火車，並且等火車走得看不見影。

這回由李達至甘塔拉是在白天，我們可以在車窗中多少領畧一點巴力斯坦的沙漠風景：這條鐵路的東段兩旁都有果園，種的最多的是橙子和仙人掌，——他們叫忍耐果，其次的是桃。西段便是一片黃沙，寸草皆無了。

兄弟會

渡過蘇彝士運河，換了火車，行到伊斯瑪利亞站有「伊斯蘭兄弟會」的許多會員在站歡迎我們——是因爲十五日，我們來的時候，在車上遇到開羅伊斯蘭兄弟會的一位會員侯三君，他爲了看見松亭在車上禮宵禮，過來雜談，傾蓋如故；這些歡迎我們的，便都是那天歡迎他的人，他向他們介紹了我們，開明了我們的歸期，珍重送別。今晚，他們竟如約在站迎接，實在令人感服。我們和他們握手道安，他們直候到車開高呼「萬物非主，惟有按拉，穆罕默德，按拉特使」的口號送我們走。車到「艾布，速爲爾」站，也有許多兄弟會的青年在站迎接我們；他們並不會有人介紹過，大

約不是侯三君過站時告他們的，便是伊斯瑪利亞的會員打電話告他們的。所以他們不認識我們，他們打松亭面前過去，並不會打招呼；直至見了我們，他們的一部分人還在喊着「沒有！」二字。一個人問我一聲「中國人嗎？」我知道他們的情形了，便答了一聲，「是」。同時，我問他們：「是不是兄弟會會員？」他們齊聲答：「是」！這時車已開動，只得道安而別。

到開羅已然十點半鐘了；回到店裏，急急的尋覓臥床，因為連日的疲乏的原故。

二月十九日

晴

(聚禮一)

上午與教務院的最高同人攝取一影作為留別紀念，並與教務長別拍一影，收攬教務院大樓的全部，教務長應許由他私人名義捐福德圖書館一部份書，並在每部書皮內貼上他捐助的標誌。教務院又單另送松亭官版古蘭

經廿部。

下午三時，欲到博物院一遊，爲了候汽車稽延了時日，到院前時已三時半，將要閉門，遂不入。順途到尼羅渡口，乘小舟到河心公園一遊。

五時拜愛大法學院主任賈門什法偉氏，六時拜愛大文學院主任伊伯拉、欣罕魯什氏，七時拜愛大神學院主任阿布都米傑德蘭巴尼氏，就便辭行。

朝覲去第五

二月二十日

晴

(聚禮二)

阿拉伯領
館簽證照

決定在二十三日由蘇彝士搭乘義國船 *Masana* 號朝覲去，所以今天早晨便先到黑夾斯副領館(即阿拉伯領館)簽護照。

是義大利國王今天到開羅，所以街上處處都是看熱鬧的人，尤其是戲園大院，因為義王的御駕，將由這裏通過。我們的車打從那裏經過時，着實不好走。

下午二時回光社長阿濟子貝在他宅裏為我們餞行，所有該社的同人，都被請作陪，餐畢，全體合攝一影，以作留別紀念。

晚，古都斯「印度會館」的篩海「那最爾」哈三，安撒里，由古都斯來，我們委托他帶走兩封信，一封是給穆夫梯的，一封是給篩海葉古柏的。

十五日我和納子嘉所攝的照片，今天洗成了；我倆各在照片上題詩一首，交互留作紀念。我的詩是這樣寫的：

開羅別子嘉：——

神交已三年，

晤會緣慳，

只魚雁往還；

却誰知：——

相逢金字塔下，

聯吟尼羅河邊？！

者重奇因緣，

願君記取，

休作等閒看！

一九三三，二，二〇，於開羅。

子嘉的詩是：

送別振武先生：——

相識未相逢，

三度年關；

南柯追隨，

都在夜靜更殘；

只道會見無期，

誰料握手尼羅畔！

見如故，

無限歡；

論古今，

駭國勢，

名言玉語，

癡胆披肝；

真不愧聖教的擎天將！

金塔憑古，

尼羅消閒，

正恨相見晚；

你却征車待發，

又賦驪歌三。

悲別離！

心茫然！

別也啊！

地北，天南！

休唱陽關！

但願福星伴路，

返棹故鄉順風帆。

一九三三，二，二〇，納忠寫於埃及。

二月二十一日

晴

（聚禮三）

上午九時赴衛生局種痘，衛生局謂離開埃及不再回，可以免種。轉走黑夾斯領館爲馬明良請領護照。——他在埃及已然七年，老病交加，無計賦歸；這次潤芝特請他爲其亡母代罕直，願扶助他回國；同時，這裏教務院和回光社同人捐了約有七鎊的路費，我們的學生部前後屆同學又助了有

差不多兩鎊路費；川資託靠主是不成問題了，只有他的多年的護照，已失效用，不能不設法爲他請領一張，所以我們大家到黑夾斯領館，藉朝覲的名義請一張新護照——因爲開羅無中國領事，不得不轉求他國，與其求英法等異教國領事，又何如求同教國領事之爲愈！黑夾斯領事以爲舊護照未嘗不可用，遂在護照上簽了個字，仍舊沿用；這樣，他便可以同我們一齊起身了。

國王贈御照

十一時到教務院告辭，教務長轉致國王陛下所賜御照片七大張，其中

三張着色的：

一張贈馬少雲將軍

一張贈唐柯三先生

一張贈侯松泉先生

餞行

四張不着色的：

一張贈中國回教俱進會本部

一張贈成達師範學校

一張贈福德圖書館

一張贈成達董事會

另外，宰基巴沙和邵克巴沙各贈了許多書與糖果，都是由教務院轉給我們。

下午二時，教務院長在他私邸爲我們餞行，他送松亭一件金繡披肩，一件學者披肩，一本古蘭。送潤芝和我每人一本古蘭，算是別後的紀念。

四時在哈禮德貝宅用茶點，並在宅內攝影十餘幅，以爲紀念；五時半，始依依作別。

晚七時中國學生部預備茶點餞行，席間互相勉勵了一番爲教努力的話

；人們在口中都說些『離合有定』『努力主道，正宜各行其是，何必永聚一堂！』等等高調話，可是實際上還是依依難別。一時之間，不知是歡喜，是悲哀！

這時，我把辣根雅女師校長魯斐雅女士所贈的雕花木質信斗籃轉贈了子嘉，因為我的行匣笨重，無法攜帶這樣細脆東西，我在背面題了幾句道：

『籃爲辣根雅女師校長魯斐雅女士所贈，行匣稍重，有負美意，特轉贈子嘉弟，留爲去後思。』

這樣的長亭別宴，實在比陽關折柳還難過，因而流連到十一時許才散。

二月二十二日

晴

(聚禮四)

昨天已然委託哈來比書局的東家爲我們僱長途汽車爲是到蘇彝士，這因爲幾種便利：

一、可以隨時出發，三個鐘頭便可到達，不必追隨火車固定的時間；

二、由店前絆好行李，可以直到蘇彝士的店門前，中途不必換車；兩頭車站也省許多事。

他答應爲我們僱賃，就如當初爲法哈吉他們僱車時一樣，所以今天清早我便約同子嘉去「泰曼敦公司」去買回文鉛字。

鉛字買妥了，感謝安拉！如果真主保佑，平平安安親手把牠帶回中國去，我知道從今以後中國回教的印刷界上會有中阿兩文的鉛印書籍了；因爲這的確是第一次的創舉哩！

回到店裏才知道今天無到蘇彝士的長途汽車；沒有法子，只好改乘火

車。大家便手忙腳亂的僱搬場車往車站運行李。

火車是十一點開，我們到車站時，距開車還有十分鐘，而行行李車尚未到來；又停了幾分鐘才到，急忙買票進站，不想幾件稍大的行李須起行李票，因而白白地看着火車開行。

大家回到學生部，吃茶點，禮了拜，又多擾了第一屆同學一頓飯，從新赴車站搭乘六點開行的夜車。黑祖爾長者和阿禮君都到站送行，黑祖爾長者送我們每人一張小照，真是多情長者！阿禮君送來那天在社長阿濟子貝宅所攝的與回光社全體職員的合影片四張。

海外的別離畢竟與國內不同，前後屆的同學在我們的車開行時，那個的熱淚不想奪眶而出？甚至於定交兩月的阿禮君都眼圈紅的要落下淚來了；而韓生宏魁竟抓住已開的火車而哭出聲來！

九時抵伊斯瑪利亞站，在這裡換乘蘇彝士車，十一時抵蘇彝士。領路

人領我們住在車站附近的一個店裏。

二月二十三日

晴

(聚禮五)

晨禮後稍用茶點，領路人便來了；大約七點時分，行李便都運到碼頭；我們隨着領路人到街上購買什物；——奇怪的義國船，三等艙不備火食，這實是例外！上船的人差不多都在這裏買食品。衛生局的職員還不會到局辦公，牛痘是要到船碼頭上去種了。

九點，到碼頭上，海關對於我們的行李特別客氣，我們知道波賽和蘇彝士的海關檢查出口行李甚嚴，他們生恐人們攜帶現金鎊出境；可是，這次我們的行李一件都沒打開看，我們只簽了護照，(照費十二角)種了痘便到船上去；船票也是在這里臨時買的，每人三鎊，政府加捐一鎊六十角——這是埃及政府在罕直期間特加的，平時無此稅則。這種加捐據說有二

上船

個義意，一是寓禁於征，埃阿兩國不睦，埃方殊不願人民多去朝覲，藉以減少每年阿拉伯的收入；二是埃政府以朝覲既是到阿拉伯去出散錢財去，埃及正在處境困難之中，何如在本鄉多拿些也帖？據說有以上二因，政府在罕直期間加征這筆稅。

我們是最末上船的乘客，我們到船上，船便開行了。沙儒誠立在岸上，眼淚已然不自禁的流出來了！

現在已然是陽曆二月底了，出了蘇彝士碼頭，到了紅海峽裏，仍舊穿了呢大衣脫不下來，可見卡奔德所說「紅海真是紅熱」，一年沒有不熱的時候的語更靠不住了。

三等票真受賤辱，附近的廁所不許你出恭；廚房不許你燒飯，真豈有此理！我們不會帶洋油，向同行的印人阿布都喀迪爾君借了火煮了一鍋飯吃。

二月廿四日

晴

(聚禮日)

船泊科西爾，上下不少的貨。

船上的水龍頭爲了我們洗小淨，被他們用鐵絲鎖起，據船上人們說：船上清水只供飲食用，不供洗濯用；唉！二等艙洗澡都是甜水！回教人到處受限制而已。

今天裕衣服仍舊沒脫下來。

搬運上下貨的工人們都喊着讚聖的口號，一遞一聲的自然唱和合拍。

二月廿五日

曇

(聚禮初)

晨禮仍要披大衣 紅海中天氣竟爾如是！

今天只吃了兩頓麵包就鹹菜、惟一的湯是向同行印人阿布都喀迪爾君

西行日記

二五一

處索尋了半壺白開水每人沖了一碗油茶麵。古人說凡事豫則立，我們一大意，不曾帶洋油，雖有米菜，亦不過看着牠們而已！

晚六點十五分我們看見一彎新月，這是入穆歷十一月的記號。

七點受戒。據說這時船便走到正對「拉比峨」的地帶了。所以晡禮之後，大家都忙着剪甲，齊髭，薙臍腋，作新大淨小淨，預備受戒。戒衣只有兩塊白布；一塊披在上身，一塊圍住下身；頭上不戴帽子，脚上不穿襪子，只穿一雙爲受戒特製的鞋。在要禮宵禮之前，船上同行的哈吉們都在忙披戒衣，因而，我們也隨着立意舉行披戒衣式，禮受戒拜二拜；誦應詞，就是：「爛白看拉混埋，爛白開……」等詞句。

照樣念了三遍，大家一齊禮宵禮，從此便入戒了。

揩地板的船夫都是伊斯蘭人，大約以阿比西尼亞人爲多；一面揩着，一面讚聖。

到准德

二月廿六日

晴

(聚禮一)

上午十時船抵准德，因為岸邊水淺，所以船只能泊在海中；乘小舟登岸，有代理領朝人「哈力得、白司尤尼」領我們到稅關驗行李；大約連下船，帶驗行李，足足費了三個多鐘頭，還沒驗清；我們乃隨着已驗的行李，同白司尤尼先回店中休息用膳。

准德和麥加都在熱帶範圍內，終年沒有冷的時候，最大的冷度，也不過在夜裏能蓋得住袷被而已。所以我們以為以後專誠只為朝覲而來的中國教親們，最好只帶兩三套小褂褲，一件大衫，一雙鞋，幾雙襪子，一身戒衣，一個枕頭，一條袷被，一條厚點的線氈，一個蠅拂；此外也只可帶點零星用物，統共只裝一個大箱子足矣。路上又省事，過關也容易；何必帶些用不着的廢物，路上既累贅，關上又麻煩！並且專為朝覲而來的人，最

好在穆歷十月的十五前後，由上海動身；到達這裏之後，距離朝覲不過還有廿天上下；若來得過早，這裏人多氣候乾燥，萬一水土不服，必要生病，所以我主張扣着日子來爲是。

准德街市也很繁盛，道路還整齊清潔；房舍多是二層樓以上的建築；我們只住了一日，所以沒看見有大的商舖。

同行的印人阿布都喀迪爾在開羅麥加和這裏都有生意，他算是大商人之一；我們在開羅曾擾了他一次飯，這次又一路同船，所以越發莫逆；當我們飲了些茶，正要去拜他的時候，他却同着他哥哥先來看我們，我們隨着他一同到他們舖裏。

我們預備把重行李寄存在這裏，我們問他這裏的領朝人可靠不可靠？他說：領朝人是受政府委派的，有了錯要受政府的責罰；不但這樣，麥加地方雖有窮人，可是，街上如果遺着一塊金子，決沒有人去拾，因爲他們

都承認那是沒有口喚的物件。

我們兌了一張埃及鎊，共得大洋九元五角、角洋一百十毛；據說麥加洋一元兌角洋二十三角，每二角合埃洋一角。

二月廿七日

晴

(聚禮二)

上午拜會埃及領事不遇，預備今天決定赴麥加，所以其他幾個朋友的介紹信都沒親自送去——致俄領事的信；穆罕默德、納斯福的信；薩里合、伊斯蘭的信；都是差人送去的，俄領事的回話是：一個鐘頭以後他派人來請；穆君因為脚病不能來看我們，希望我們能去看他；薩君亦希望我們去；可是我忙着收拾行裝，來不及一一去拜訪他們。

十一時俄領館的差人來了，他執意的邀我們去，我們便隨他到了俄領館。

俄領事茲爾貝是塔什干人，說一口與我所說相同的舊土厥語；不過，他和我一樣，都願意拋去土語，而說不流利的阿拉伯語。他很謙和，他說，他在埃及的金字塔日報上早經認識了我們的面貌，不過今天披了戒衣，變裝之下，殊難遽認而已。他又說：「曾善君的信上說有什麼事叫我招拂你們。」我們很感謝他的盛意。埃及領事亦打電話來請，但是，我們不能去了。

五時，被僱的汽車來了，我們和領朝人算清了賬，——計四人乘用小汽車一輛現金六鎊；運行李駝一隻現金一鎊；連同准德與麥加領朝人花費及官家規定用費，每人二鎊零十五角，共九鎊半又十五角；統計現金鎊十六鎊半又十五角；折合埃及金鎊二十三鎊又五元。乘了汽車，開始就道

在今年，汽車是官家僱賃；麥加領朝人的花費和禁寺內一切花費如滲水等，統由准德領朝人經收，給予收據；到麥加時不再收取。

出了城，汽車上水上油，我們也趁便在路上作昏禮。

郊外的景況，便純粹是沙漠風景了。鞭黃沙上間或生些沙漠草，老遠的一點火光便是「人家」的誌號，那裏只有一間木柴支架的房子。遠遠的望着一座高山，汽車的速度幾十分鐘便可馳近，其實只是一片鞭沙坡；暮氣一片片的籠罩地面，遠看彷彿是一片水，這都是沙漠地的表徵。

汽車路開闢了沒有幾年，牠的歷史是要比伊品沙德王兼併黑夾斯晚一二年；全路長約一百六十餘華里在山坡起伏中蜿蜒着，不是鞭沙的地方很少，因此，車行殊覺困難。但是，在阿拉伯沙漠裏有這樣的方便交通，實在是伊品沙德的治績哩！不能以不如古都斯的柏油大道鄙薄牠。據人說：阿拉伯政府已決定修麥准鐵路，只待興工而已。

全路截爲四段，每段都能上水加油，我們只問了中間一段叫「白合爾」，因爲車夫要叫我們在那裏作宵禮，可是我們希望宵禮在禁寺禮，所以這裏沒停。

到麥加聖地

車過麥加界關時，車夫便關照我們頌應詞；進麥加城大約已在晚八點以後，領朝人「穆罕墨德、哈三、蘇卜哈尼」氏已經在城門內候着我們；據他說雜德代理有電話給他，所以特地來接。

歐本賴的套瓦夫

車一直開到領朝人的住所，卸下行李之後，每人作一個小淨，領朝人便帶領我們赴禁寺作歐本賴的套瓦夫。一出門便由領朝人領着高誦應詞，誦畢接念各項都阿，經過伊伯拉欣門，韋達門，撒法門，阿巴斯門，爲聖門，等一直到濟拉目門而入禁寺；進門時有進門的都阿，至每一個位分鄰有一個都阿——領朝人一句一句的領着念，我們一句一句的隨着念；走近天房，站在玄石的右邊舉意，對着玄石念台克比而，念畢，由天房門前向左轉灣，急行三週，常行四週，每週都有都阿，也是領朝人一句一句的領着念；每次走到玄石前必念台克比而，遊到第六週每人向玄石接一個吻，第七次，完畢之後，在天房門前抹一抹石壁，接一個吻，立定作都阿。立

開戒

在伊伯拉欣亭側，禮套瓦夫拜二拜；既畢，出撒法門，不遠便是撒法位，這其間每一步都有都阿，到撒法時舉意跑七次，由撒法起，步行，每步都有都阿——所有的都阿易外有單行本——走到禁寺阿禮門旁所樹立之綠色石柱時，換步急行，行至賽拉目門外之又一綠石柱時，仍改常步走至默爾窪；這是一次；由默爾窪照樣走回，作爲第二次；這樣，一直到第七次，在默爾窪終了：作完都阿，就在附近的剃頭舖內，剃頭開戒；歐木賴之遊，至此即爲終了。開了戒，順路仍進賽拉目門，在伊斯瑪儀故垣禮了宵禮，才回傾朝人的住所。這時已然十二點——半夜了。

主人家裏已經睡覺，街上的商店也全上了門，我們只有忍餓一宵而已。

二月廿八日

晴

(聚禮二)

夜間睡遲，晨禮我沒有趕上者馬阿台，松亭和潤芝都被蚊蟲咬得一餐

西行日記

二五九

不會睡，所以晨禮一聽見班克便到禁寺去作，我被他們喊了半天——據他們說，始終沒醒。及至醒來，天已大亮，趕快沐浴去到寺中禮了晨禮，而他們已然轉了二遍套瓦夫了，我只隨着轉了一遍，太陽已經上升，禮了兩拜套瓦夫一同回房。

麥加聖陵
織綉局

同着賽爾德——領朝人之弟去拜訪穆罕默德汗——他是印度人，在這裏充任「天房幔子織綉局」局長，因為阿拉伯和埃及不睦以後，埃及每年照例進獻的聖幔不再來了，據說已有幾年不會更換，而阿拉伯本國中人又尋不着這種工人；不得已由印度聘請了一班工人來從事織綉的工作，因而他被任命爲這局的局長。——他不在局內，據工人們說，他回到孟買去了。當我們進工廠的時候，工人們都正在工作，幔子的平金綉金字中腰，已然成功了一多半，今年或許能換新幔子。

財政部在「織綉局」的對面，我們順路去拜訪財長，——這都有沙儒

誠君的介紹信，但是他亦不會到部，所以這兩個被介紹的人，都沒有會着面。埃及的教務長所介紹的穆罕默德、阿禮、福瓦德君見着了，他是埃及太克亞公所的主任，他的人性和我們在埃及所見的一切有學問的謙和人一様；他的確是埃及的一個能幹人。——我們臨由埃及起身時，簡海南查爾氏亦會把他介紹給我們，不過，僅止寫了一個名片罷了。

晌禮，晡禮，昏禮和宵禮，都在禁寺內跟隨禮拜；每番禮拜後，朝覲的人們都作套瓦夫。在從前，四個教派的位分都有各本教派的伊瑪目在領拜；換句話說：一個禁寺內，要成四個者馬阿台，這是回教自行分崩的最太傷痕！現在，我們只看見有一個伊瑪目站在伊伯拉欣亭之前，領着全寺所有的一切人們禮拜，不再分派別。這種統一的事功，我們不能不歸功于實行瓦哈壁主義的伊品沙德王！

三月一日

晴

(聚禮四)

訪外文

晨九時赴外交部訪外交次長福瓦德、韓澤貝——他是古都斯的穆夫悌所介紹；寒暄已畢，我們說給他曾經到古都斯的經過；他把他身旁的「



阿伯拉伯國財政總長蘇來曼氏

母鄉」報的記者「魯詩迪」君介紹給我們。我們把送國王的禮品被留在准德稅關的經過說給他，意思是叫他轉託財長關照。那知，

他却直接電告准德稅關監督，直接叫他送來。

他的第二個電話便是打給財長的，他說：「有三個中國人立刻要見你」

；他用他的汽車送我們到財長的宅中，因為財長還是不在公署。

財長「簡海阿布敦拉、蘇來曼」的住宅，臨近郊外的地方，空氣比較禁寺周圍清新得多。他是一個清瘦短小的身材。目光炯炯有異神；聲帶來而高，說話時，多少有些口吃。

他聽說我們將于朝覲後遊覽各回教國家，他很不以為然，他說：「朝覲的本義，就是聚集全世界的穆士林兄弟于一處，風尚，服制，言語，各個不問，苟一留心，便可想見各地回教狀況的大概；彼此觀摩，互資參考，正如主麻之聚集一城穆民弟兄于一處；開齋節聚集一國穆民弟兄于一處一般。故朝覲之後，再事遊覽各國，不徒耗財，抑且費時！一般人往往昧於此義，浪擲金錢時間於無用之地，良為可惜！苟有人焉，勸其用無益之遊覽費的百分之一以從事履行朝覲功課，則人或將不以為然。在昔禁庭之內，處處需費，人隨積來，長途，然以與漫遊者所耗之川資比，則猶什一、佰

一、之數耳。今者，規定用費，自准德以至入禁庭，以至于阿爾法提，以至于回准德，均有法定人員，法定用費；既無勒索之苦，復得自由之利，而一般朝覲者或議之，以為沒入官府，實則除正當開支外，皆儲諸教略夫部，備修理禁庭之需。須知禁庭非阿拉伯人之禁庭，乃世界人類之禁庭；世界同教，每日需向此禁庭朝拜五次，故保存而整理之，實世界同教共同之責任，非阿拉伯人所應獨負；故每年于朝覲之際，徵收些許，以為一年之需，此實至明顯之理也。」

我們和他談了許久，很明白他的為人和瓦哈壁主義之真諦。因為他以為人只是念一句清真言，雖不能說他仍舊是「卡廢兒」；可是，那絕不夠完全回回，因為他並沒辦了回教的工作——齋、拜、朝、課、勸善、止惡、忠、孝、仁、慈，都是支撐宗教的棟樑，无柱无梁，何以為房？今試執途人而命之誦清真言，彼亦可朗朗上口，所以異於穆民者端賴功行耳。他說話時，

處處都引証了天經與聖訓。臨行他對我們說，明天昏禮後在宅內請客，爲我們洗塵，我們固辭不獲，只能應允。他亦用他的汽車把我們送回寓所。

三月二日

晴

(聚禮五)

今晨行李已到，本想沐浴更衣；但是，房主人勸我們明天再說，因爲沾主麻的吉慶，我們身上雖有些不好過，可是，熱水是要他給燒，所以只好應允他。

我們每天除掉依樣畫葫蘆的在禁寺內禮拜遊天房外，並在空閒時間還補已失的拜功，藉以懺悔從前的過失。

昏禮後，財長的汽車到哈密亞門來接我們赴他洗塵之宴。我們到他宅時，那里已有不少的客人，大都以印度人爲最多，內有一二埃及人。在我們到以後，又陸續來了五、六人；我們彷彿是被請的主客，因爲他——財

赴財長
私之宴

長只把我們介紹給別的人，亦把別的人一一介紹給我們，至于他們與他們之間，只是自行互通姓名而已。

未入席以前，他仍是把昨天對我們說的那套話說給在座的所有的人。同時，對於麥雅鐵路有很長的談話，據人說這條路線，大約由印人集股包辦，今天的客特別多請印人，而談話材料方面又以這條路線為最長，蛛絲馬跡，蓋可尋也。

麥加城內除去禁寺有電燈外，我只看見他宅裏有；禁寺的燈有一個特備的磨電廠，他宅內亦同樣的置着磨電機，可見能在宅內裝設磨電機的人才有電燈點；然而能有幾人呢！

他宅內却樓上樓下，院裏院外，都明煌煌的燃着電燈。把宅內外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在這樣點油燈的城池裏邊。

筵席設在臨街的一所高台上，席上連主人共是二十三人——這在阿拉

備的麥加地方，算是有名的盛宴；何況他的菜多半是西餐，菜目總在十五個以上；果品如西瓜、橙子、香蕉之類，羅列滿檯。舉動的確豪華得饒！席上賓主只顧吃喝，却都沒說什麼話，

宴畢，仍舊用汽車把客人們送走。

三月二日 晴

(聚禮日)

半夜，同居的甘肅馬阿洪把我們喊醒，說：「禁室的門開了，你們可以去吧！」我們爲了機會難得，已然起來；但是，昨晚赴宴回來已然十一點多鐘，今早尚有參觀埃及大克亞公所施食之約，所以又睡下不會去，——因爲我們知道禁室在每個主麻夜都是開放的。

晨禮後只轉了一遍套瓦夫，便到太克亞公所，那裏鳩形鵠面的窮人已然坐滿了院子；而側門外尙躊躇着黑壓壓一片不會入門的男女老幼。公所

主任見我們到了，便開始施放。

人這麼多，而且都是些欠教育的人，而他們辦理的秩序井然，而且靜肅無喧囂之聲，真值得人嘆服！這些領食者踴躍的地位，不但男女有別，而且男人中又按照國別分別在各個不同的地位；女人中又按照帶乳兒的，與不帶乳兒的。次序是先施給盲、聾、殘廢；次乃帶乳兒的婦人，次則代表家人而取全家用費的兒童——那些兒童都持一面牌子，按照上面寫的餅數發給。——又次，給單身的婦人；最後按照國別一起一起的放給男人——三千多人，不消一點鐘，便都完畢了。

據主任告我們說：這座公所是當年穆罕默德阿禮時代創辦的，——他是現代埃及王朝的始祖——到現在已有百餘年；除去預備特備的房舍供朝覲的人們居住外，最大的設施便是附設的醫院和施食。醫院、施醫施藥，爲本城中有名的慈善施醫院，內科外科都有；施食——如上面所記，每日

古白斯山

三千人，其中以爪哇人，印度人，布哈拉人，西非洲黑人，等爲最多，除阿拉伯人外，這些人每天每人至少領一個餅，有的還加增半個或至二個以上；全年開支英金二萬五千鎊，這筆費用按年由埃及及敖喀夫部支領。

乘着沒出太陽我們要上古白斯山去瞻望穆聖分月的遺跡，匆匆的離了公所，一逕勾奔古白斯山而去。

山在撒法附近，本來不遠，可是，我們是從另一條路上去的，所以曲折折走了很不近的路。山頂上有艾卜古白斯寺，並不大，門不能開；松亭只在殿門前禮了兩拜太圖臥。寺前有茶館，兼賣沐浴水，我們喝了一壺茶。分月的遺跡離這里不遠，那里有許多人在禮拜，許多小孩子唱着讚詩向人們索錢。

下山，順着路到了至聖降生處，阿禮大賢降生處和聖女法圖麥宅。這些地方，一些遺跡也沒有，只有一塊塊的平地，領朝人只是指示其地，彷彿

永久的聖跡

繞其方向而已。在政府方面只知禁止人民在這些地方建築屋宇，而不知用牆圍起，立塊碑石，作為永久的標誌。

三月四日

晴

(聚禮初)

沙德學院

上午，參觀這一所有名的中等學校——牠是師範學校——以作阿拉伯沙德學院，牠在財政部的左側；我們在路上走着時候，遇着財部秘書愛合麥德君，他說：『被留在維德的禮品已然運到財長宅，晚間請你細觀宅裏財長接洽』。

我們到校時，校長伊伯拉欣先生已然得到埃及公府的通知，在恭候着我們。他把我們迎入校長室——就在一進大門的右側，彷彿是門廳。——很恭敬的握手、寒暄、獻茗，對我們報告學校一切的狀況：

1. 該校創始于遷都一三四五年，當時規模並不完備，至一三四七年始

成今日之局面。

2. 全校分二部：

甲、普通師範科，三年畢業。

乙、宗教專修科，二年畢業，但得延長。

3. 普通師範科現有一二三年級每年一班；一年級有學生二十五人，二年級有學生二十五人，三年級二十八人；宗教專修科只有二班三十人職教員計有校長一人，教員七人；並無各項職員。

5. 全校經費，全年開支一二〇〇英鎊，由阿拉比亞蘇歐迪亞政府支給之。

6. 膳宿歸學生自備；學校只供給圖書和文具；其貧者，始酌予補助。校長領我們參觀全校，我們得了一個整個的概念：

一進大門，右邊是校長室，左邊是教員休息室，進深面寬，都有一丈

大，由校長室過去是師範一年級教室，再過去是二年級教室；這已經到了學校校舍盡頭處了；再過去便是後門，門外是一片空地，據說是操場；可是砂石滿地，無法容足。教員室過去是專修科教室，現在無學生；再進去是師範三年級教室，這兩教室恰與師範一二年級兩教室正對。統計全校舍只有方形平房六間，前有大門，後有後門，和後門外的一片空地而已。

今天是該校舉行月考的日子，沒有看見怎樣的授課；校長把總課程表給我們看了看，普通科除掉算術、幾何、代數、讀本、習字外，差不多全是宗教科目；——類如古蘭、聖訓、教義、教律、認主學之類。第三年級特別注重農業一課，因為他們想要造一個新阿拉伯，對於米、麵、菜蔬，不必事事仰給於外方。專修科現在還不會成立；所以也未定有課程表。

昏禮後，我們按照財長約定的時間到他宅裏收拾禮品；當時把呈給國王的東西和送他的，一齊交付他；同時他向我們要了很多的藥品。

爲了我們要到麥地那謁陵的事，他約我們明早到財部談話。

三月五日

晴

(聚禮一)

晨十時到財部會財長，同時又把致各要人的禮品一齊交付他轉送，計有，二太子——他是麥加總督攝行國政——法依薩勒禮一包（金繡枕套一對，山東綢衣料一件……）；外交次長福瓦德韓澤貝禮一包（織絲照片一付，山東綢衣料一件……）；宮內秘書郁斯福、雅新禮一包（山東綢衣料一件，漆盤一件……）；並且把呈給國王的照片、信函、以及一切未交的東西，完全交付給他。

明天早十點由財部起身赴麥地那，是現在雙方決定的。

雲南的馬福春先生，（人稱哈吉尤斯夫）到我們的寓所來，決定在這里買好回程的船票。因爲印度和爪哇的人都受了英、荷政府的政令的限制，

打算買回
去的船票

購買來回票，而他們却往往住居麥加一二年不願回國，所以轉賣他們的票給要回去的人，價錢比到公司去買公道些。

三月六日

晴

(聚禮二)

早十點半到財部，財長已赴總督署，不得晤面，所以汽車沒有決定！我們只有回去，候他的回話。

晌禮和晡禮都是在房中禮的，爲是候回話；晡禮後，他的秘書來電話，說明天可以起程。

果然，有爪哇人賣船票，我們買妥了三張，每張只須金洋六鎊，由准德直達新加坡。但是，據人們說我們還買貴了；普通只消五個半、或五個金鎊就行了。

三月七日

晴

(聚禮三)

上午九時來到財署，財長未到；在路上遇他的秘書愛合麥德君坐汽車過去，舉手表示說要到財長宅裏去，我們在財署候了半個鐘頭，不見到來；用電話催問了一忽兒，回電來了：今天下午三時准可起身。

在我們來到財署之先，友人「阿布都哈米德、喀咱呢」來，約在今天晌禮後赴他的茶點之宴；現在因爲赴麥地那的行程定在三點，只好回復了他；然而松亭却不願爽約，我和松亭勉強走了一遭。他住在高阜之處，建築很合臥起，空氣清新；曾善說過，我們住在他家最宜；可是，我們覺得租屋居住，比住友人家方便些，所以不會打攪他。

今天他預備的並不是茶食：有大盤的抓飯——足夠十人吃的，有甜食，有小菜，彷彿是請吃飯的神氣；我們本來才吃過飯，又不得不應酬他；況且，這「塔塔爾」式的抓飯，我有二十多年不吃了，恨不能一口全吞進去，所以又吃了不少；至于茶却只飲了兩杯——也和我二十年前在「塔塔爾

赴麥地那

人」家用撒馬瓦爾——水火壺——沖茶的神氣一樣。

下午三時半，財部爲我們專備的赴麥地那的專車果然開到我們的寓所。我們約同領朝人的弟弟賽爾德君一同起身，爲是教他領路。

車過財長宅前，我們下去向他告辭、致謝；他寫了很多的信交給賽爾德，說是沿路住店、上油、和其他一切關照的函件與憑証。大約在那裏直坐了一個鐘頭，這許多信才一封一封的打完，他冠帶齊楚，一直送我們到大門以外。

前天收到薩里合、伊斯蘭——曾善所介紹的朋友——一封信，說：「一二日內要到麥加來看你們」。今天居然也在財長宅內遇着了；他聽說我們要上路，便對我們說：「無論如何，今夜趕回准德晤面」。

在財長宅裏得到一種消息，說：國聯爲協助中國起見，決對日本予以濟經制裁，自昨日起，所有紙幣均予停兌。

一行二個車，一輛車上我們三人和賽爾德坐着；另一輛車上坐着護兵

——全身武裝，沿路保護我們，至於那車上的空閑的座位，據說在准德還有個朋友搭坐赴麥地那謁陵。

車走到半路上，我們站住，下車沐浴作昏禮，并不會耽誤一分鐘，仍向前開駛，僅僅走了二個半鐘頭，便到達准德了。

仍舊住在代理領朝人的店裏，可是，這次迥然與上次不同了，不但房間寬大清潔，並且燃了很大很明的水月燈，陳設几凳。這是因為財長有電報通知當地官府命令白司尤尼爲我們預備的。我們洗了手，喝了茶，吃了飯，便開始踐約去拜薩里合、伊斯蘭，但是，他還不會由麥加回來。順路我們去拜穆罕默德納斯福，他是這里一位大腹賈，鬚髮已然蒼白，他知道我們在中國辦的教育事業——是從埃及的報紙和古都斯穆夫梯的介紹信上——慨然願捐助一部分經書。

本來，由麥加到麥地那，有一條直道，不必經過准德，可是只能行駝

，不能走汽車；所以乘汽車的人，准德是必要經過的。甚至于現在乘駝的人們也都路過准德遵循汽車路而行，因為汽車路比較平坦些。

三月八日

曇

(聚禮四)

上午八時，汽車便開來了。我們上了車，到了阿布都拉、法祖爾家裏——他是阿拉伯元老院院長的兒子——同行的篩海阿布拉、穆罕默德、福贊 Abdulah M. Tozan 長者已然在等候了。他要同着眷屬同行，所以等了會子才開行。——大約開車的時候是九點，一行是三輛車：一輛我們坐着，一輛是長者和他的眷屬坐着，一輛是護兵和當差的坐着。魚貫出城，一逕沿着紅海東岸北行，雖在砂礫之中，而平坦曠朗，車行甚速；汽車上的邁表雖已被損，但是開行的速度，總在百廿邁以上。

過拉比峨

路上經過「圖臥洛」，「岱和坂」，兩個集鎮而抵拉比峨——这里是界關

，北來哈吉應在這里受戒；我們在這里打午尖，這時正是午後一時；飯畢，作晌禮。這里的水很甜。西瓜也很味美。

兩點，由拉比峨起行，過麥斯圖拉，越過幾道砂崗，才捨了海岸線而東北行，走入大砂碛中，道路漸漸難行。下午五時抵哈撒尼井，住下了。

路上隨處都可看見整個的駝的骨骼。在麥斯圖拉不遠，并有一個死人屍橫陳在路上，身上苦着一塊白布。在炎熱的沙漠上步行，上面太陽炙着，下面熱砂蒸着，百數十里地不見人烟；假如有些飢渴，又將何以解治？其不為餓孳者幾希！？

哈撒尼有新建築的大客舍，塗墍着白粉，在廣漠無垠的沙漠灘裏，的確很難得；看情形，似乎還沒有住過人；問了問賃價，據說是官府建築的，恰好我們是官差，正可住這個客舍；土人們七手八腳忙着鋪席。我們卸下行李，稍微休息一下，便沐浴作昏禮。

這裏有一座禮拜寺，不過規模簡單得很，殿雖不小，可是裏頭沒有簾子。我們才沐浴完，便念班克了，所以得與他們成班禮。

這裏是通衢大道，商旅都在這裏歇宿，在我們的住房之外，還有許多哈吉由麥地那回程住在這裏，他們是二百人共乘一百駝，把我們門前的一片空場排成很大的一個集鎮。

三月九日

晴

(聚禮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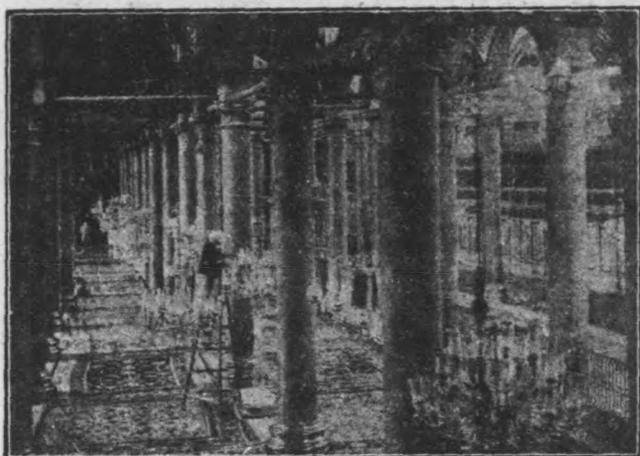
晨禮後，由哈撒尼井起身，走入亂山之中，路道崎嶇，輾砂與巨石相錯，車行十分爲難。山中草木茂盛，間有墾作農田者，居民亦較哈撒尼以南爲多；惟所有土人，率多瘦黑有菜色，沿途追逐汽車索要帖，情殊可憫！

車過穆賽吉德，驗汽車証。沿途有許多路工在補修道路。這樣，在山中馳驅，一直到麥地那始終沒出山。

上午十一點我們的車走過阿禮井後同行的車由另一條路走了，我們在祖里侯來傳山麓停住了！因為汽油完了。其實，距麥地那僅有廿分鐘便可到達，然而，在這裡直停頓了三個半鐘頭才得開行，這不能不感謝賽爾德，因為若不是他步行兩個鐘頭到麥地那去通知同行的車來載油相迎，恐怕還要多耽誤幾個鐘頭也未可知呢？

下午三時半車才重新開行，遠遠的望見麥地那聖寺的光塔。在車上讚聖，向聖墓道安。車路雖已出山。但仍在崎嶇不平的沙石間行走，一直到進城。城門查驗甚嚴，但並無苛稅，古人所謂「關市稽而不征」的確彷彿呢！我們的車一直停到聖寺附近，這裡的領謁人迎出來領到他的家中；我們沐浴晌禮；主人備了午餐請我們，這與我們進麥加時領朝人請飯一樣的規矩。飯後赴寺晡禮，恭謁聖陵。

謁陵的典禮是這樣：作完了禮拜，領謁人領着走到聖陵之前，而陵而



立，兩手撫膺，讚聖道安；誦法體哈。

麥地那 聖陵在聖殿左隅；聖殿東
那 聖陵之側，謁陵的人一律副
聖 謁畢，面向格布賴作觀阿
寺 禮成。

大殿 聖陵在聖殿左隅；聖殿東
殿 西凡十七間，南北十二進；每
之 間三複步見方。陵凡佔九間，
內 周以銅雕欄，欄外覆綠網幕，
部 謁陵者；都距銅欄一步以外而
立，不得近欄，近欄則警察千

涉，這是因爲人們從前謁陵時都要向聖陵接吻，浸漸演成一種無意識之迷信舉動，所以現在政府嚴厲取締，絕對不許走近銅欄！

聖殿之外有天井，南北四十八複步，東西三十六複步；東廊爲殿二進，計廿四間，爲婦女禮拜之處；北廊二進，西廊二進，五時拜人都跪滿。聖殿內都用大理石鋪地，上置紅氍毹，墻壁下半爲燒花磁磚，上半遍雕經字；全寺共有五個門——賽蘭門，來哈瑪特門，麥吉德門，婦人門，智卜里洛門，我們的寓所在賽蘭門之外，所以我們出入都由賽蘭門。

謁陵畢，往訪麥地那總督阿布都阿濟子，他是財長所介紹的，在那里談了許久；他用電話約集了與我們同來的福贊長者，在總督署設宴爲我們洗塵。

三月十日 晴

(聚禮日)

晨禮後，在澡堂洗了個澡，澡堂還乾淨，搓澡的也還手輕，屋子和水都很熱，沙漠城中有這樣的澡可洗，已經很知足了。

八時赴寺，在勢在——聖殿中由聖陵到閱白爾之間的部份，禮兩拜太圖臥和兩拜孝親拜之後，便去拜會財長駐麥地那那代理官哈禮吉君——財長的公事私產都由他和他弟兄穆罕默德二人執掌，他應許幫忙我們參觀各處。

主麻的確是聚禮；平常接班的只有一個穆安津，而主麻足有五六個接班的，這便是人多的表徵。

賽奴西派的領袖，賽義德艾哈麥迪賽奴西先生，於今天歸主。晡禮畢，他的者那在來了，我們很榮幸的參預了他的者那在；全寺的人們爲了等候他的者那在把謁陵典禮停了半小時之久。他的者那在是這麼簡單，僅止一塊木板上放着他的尸，尸上蓋一塊白布，旁的什麼都沒有了。他的軀體很胖，我們雖然沒有和他會過面，但是從蓋在者那在上的白布的臃腫上可

賽奴西先
生死了

以很清楚的看明。

賽奴西派不是教派，不像四大教派與現在流行的所謂瓦哈比派，阿合馬的亞教派等相似，他是作民族運動的一個很大的勢力集團。他是德里玻梨人，他爲了德里玻梨人受義大利侵略的太苦了，便組織了這勢力集團以與義大利人明着暗着奮鬥，北非洲的回教國家，甚至于中非洲的蘇丹，都是他的勢力範圍所及地。他的聲名在民族自決史上佔了很光榮的一頁，雖然在他生前沒有很大的成功！所以我們覺得參預他的者那在爲畢生的榮幸。他被埋在麥地那的公墳裏，——那里有許多先賢的尸埋在那裏邊。

當晚哈禮吉君請我們和福贊長者，筵席比總督的洗塵宴還豐盛。

晡禮後，拜會埃及太克亞公所的主任伊斯瑪義魯圖斐君，這公所修造得比麥加的還暢快，我們在公所內附設的寺中禮了昏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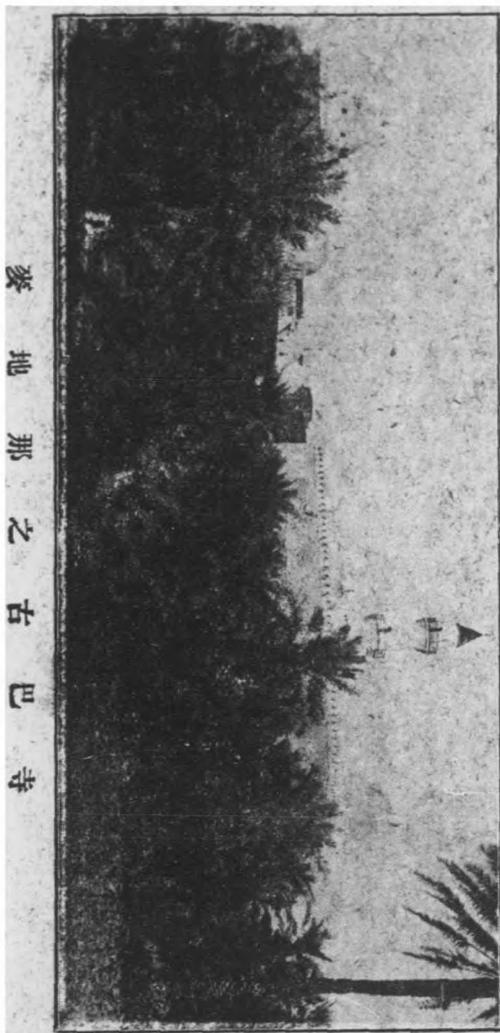
三月十一日

晴

(聚禮初)

古巴寺

晨禮畢，汽車已然爲我們備好；我們按照預定的路線，出古巴門，約二英里許，到古巴寺，沿路棗樹成林——這便是有名的麥地那萬年棗；間有耕地和菜園之屬。



麥地那之古巴寺

古巴寺是至聖逃到這裏時最有名的最有歷史價值的一座寺；寺內的米合拉卜上有一段聖訓道：「凡在家內作了沐浴，然後來到古巴寺，並在這裏作禮拜的人，就如歐木賴的價值。」因此，我們在那裏禮了兩拜；殿的左隅，亦有一個米合拉卜據說是穆聖才到這裏時，在這個地位禮拜，忽然眼前看見了麥加，所以把這地位叫作「塔蓋、開什夫」，額上也有一段古蘭，說：「他在作禮拜的當兒，天仙曉諭他……」我們在這個地位禮了兩拜孝親拜。院子的中間有一座亭，據說是當年聖人於禮拜之後在這個地位乘駝直至阿比安尤布的宅院。

寺外有法圖麥寺，現政府因爲一般偏重聖後的人們到裏邊作些無味的舉動，所以一概禁人入內；寺中只住了些警察。

寺前有井，名戒指井，據說當年的井水是苦的，經聖人把戒指投到裏面，苦水忽然轉成甜水。

韓澤墓

第二個參觀目標是韓澤墓。汽車仍然進古巴門，穿行城中，再出北門，大概亦有二英里，直到吳侯地山下。

韓澤是聖人的叔父之一，在當年聖人的信徒之中有幾個勇士，他便是其中的一個，衛道禦侮，戰功甚偉；吳侯地一役，他得到陣亡的品級了！不過，聖人爲了他的死而痛哭流涕！據至聖實錄上說：聖人爲他站了有七十遍者那在；就地而葬的命令便是從這時規定的，所以他就埋在吳侯地山下；後人便把這塊地方叫作「韓澤鎮」。

韓墓後有歐改里、伊品伍麥葉之墓，其左有陣亡將士墓，都是吳侯地一役之爲教犧牲者。

吳侯地山

吳侯地山，三峯並列，險峻得很，的確是麥地那北關的重要堡壘，實錄上僅說距麥地那若干里，似乎形容不出牠的重要；假使當年那一仗，不是真主相助轉敗爲勝，麥地那絕對守不住，則伊斯蘭能否保留至今日，真

是一個疑問哩！韓澤雖亡，英靈猶在；憑邱而吊，不盡唏噓！

「兩朝寺」和「五寺」，在探韓墓之後是我們必要到的地方，因為它們是歷史上著名的古蹟。它們都在韓墓的西南，我們乘車先到了歐斯曼井，——那里有許多新墾的田畦，可以看出阿拉伯政府最近農業政策上的努力。

關於這個井，有一段很雋永的故事——當我們到田畦的中心；綠野環繞的一所暢亭時，有十幾個彷彿名士似的知識階級份子，在那里席地而坐的在開郊野同樂會；茗、菓、糖、餅、羅列滿席。見我們來到，全都離席相讓，我們也未便固辭，便入席飲了一杯茶；其中，有一位年歲稍長的對我們道：

「當初，在聖人時代，或者還在那個以前，麥地那城內的井都是苦水，只有這個井——歐斯曼井是甜水，所以城內的人們都得出城買這個井的水作飲料。那時，井的所有權在一個猶太人名羅馬的手中；城中的伊斯蘭

教人很覺得不方便，因為羅馬隨時可以增加水價，聖人爲了這事亦曾打算把井收歸伊斯蘭人掌理，可是耽延不少的時日，始終弄不過來。大賢歐斯曼，爲了要達到聖人的旨趣，晝夜設法；有一天，計上心頭，他——歐斯曼便單身獨騎來拜會羅馬，和他商量想用錢把井收買過來；但是，羅馬絕對不肯；磋商了很久，算是決定賣給半個井，出價二萬鎊。——就是羅馬賣一天水，歐斯曼賣一天水。立了字據，簽了保證。實行以來，伊斯蘭人便都在歐斯曼賣水的日子買足兩日用的水，而羅馬賣水的日子却一個買主都沒有了。羅馬知道自己戰敗了，便願意把其餘的一半也賣給歐斯曼；歐斯曼本來是爲成全聖人利人之旨而出此奇策，故不願坐視猶太人之嘆息，遂出了半個井的半價，而完全收歸我有了。直到現在，人們爲紀念歐斯曼的功德，把這井叫做歐斯曼井。』

車把我們送到歐斯曼井後，便開到兩朝寺候我們，因爲相距只有一英

里遠，我們願意踏着很難得的青畦而步行。

擾了他們一杯茶，聽了這個故事，便開始告辭去謁兩朝寺。

在路上我們參觀了駱駝汲水的方法——是另外的一個井，井上架着滑車，一根繩，一頭吊一個羊皮縫合的水袋，一頭繫在駱駝背上；當水袋在井中吸滿水時，水夫便趕着駝向離開井的方向行走，直到水袋出了井口而自然的傾倒在水池內，他才趕着駝回到井口，使水袋重新浸到水內汲水；這樣，一往一復，田內便得到很足的灌溉。——幾個澆田的井，大致都是這樣的汲取。

兩朝寺的確是古蹟而不是名勝，房舍差不多已圮毀殆盡，所謂兩個米合拉卜，都在露天里飽受風日的侵蝕；另外的一間殿，怕是後蓋的呢？

從前，聽老人們傳說，甚至于連所謂至聖實錄上都同樣的記載着說：從先朝向古都斯聖殿（實錄上稱清淨室）朝向西，後來朝向克爾白，朝向南

，——這樣，彷彿是九十度的直角的更向，而我的理想始終總以為古都斯在麥地那之北，而克爾白則在麥地那之南；所以該是南北對峙的兩個朝向。現在，我的理想証明了：兩個曝在日下的米合拉卜，却一個在正北，一個在正南。

五寺

由兩朝寺往南便是「五寺」，由北往南順序參觀，第壹個是得勝寺，第二個是蘇來曼法爾西寺。第三個是艾補白克寺，第四個是歐斯曼寺，第五個是阿禮寺。都只是一兩間大小的一個殿，並沒有什麼陳蹟。

由兩朝寺到五寺，路上車行顛播得很，把潤芝的脖子碰腫了，拾不起頭來，松亭鼻尖和嘴唇都破了，上唇腫得有兩個下唇厚；我的門牙撞活動了，幾乎沒脫了下頰。

由五寺折回無線電台，繞道仍進北門回寓。吃了點心，約同哈禮吉君去參觀公立小學

這裏的公立小學只有一處，叫「國立麥地那小學校」它分爲二部：樓下是初小，樓上是高小；初小三年畢業，升入高小，高小修業年限爲四年。該校自創建至今已歷七年，現有學生二百名，初小一百卅名高小七十名。每個年級各有學生一班。共有教職員廿餘人。校長艾合麥地穆斯塔法，人很和善。當我們到校時，他們正舉行年考——他們以穆罕爛月爲學年開始，罕直月放年假，爲是便於朝覲去；所以現在舉行年考——我們坐定之後，校長先生便把該校的大概狀況說給我們，並且說：該校遵照教育部的教育宗旨，于普通科目外特重宗教科目，分量分配，幾乎相等；同時，注重演說和古蘭，爲是將來儲作傳道人才。說完，他便喚進幾個幼年學生——初小一二年級的學生，對我們作演說的姿式來說話，都很自然；另外又選了兩個學生講古蘭，抑揚中調，却很難得。

他們的考試，純用口試；我們看了高小試驗教律、讀本、算術、每個

試場都坐着許多學者——教律場上坐着有聖寺的伊瑪目——儀式隆重得很。一個學生一個學生的傳進來，坐在主試——教員的對面，一件一件的按照問題口答；莊嚴靜肅，一點都不苟且，問畢，大家批評，決定分數，分配甲乙，法良意美，殊堪效法。

我們在這里擾了兩杯咖啡，把我們參觀之所得，遵照校長的請求，題在參觀題名錄上，開始告辭回寓。

晡禮後，魯圖斐君到寓回拜；同時，小學校長也來回拜，我們約定明早和魯圖斐到公所去參觀施食。

晚餐是薩梨喀最，請客，許多朋友看見我們在車上所受的傷痕，都給我們道喜，說：『這是被承領的表示』。

回寓後，中國吐魯番的一位學者阿布都阿夫爾來訪，他在布哈拉駐學六年；曾經開過十八九年的學；到這里又三年了；他因為共產黨在布哈拉

反對宗教而逃到這裏。他談了有一二小時才走；我們言定後天到他住的地方——布哈拉會館去回拜他。

三月十二日

晴

(聚禮一)

晨禮後，行完謁陵禮，便踐約到埃及公所去參觀施食。公所主任魯圖斐君已然在門外候着我們了。

這裏與麥加稍有不同，現在比較着寫在下面：

1. 這裏爲領食的人們特別預備兩處候領所，一處因爲男人，一處因爲女人。在未放食之前分別在候領所等候，不致于糟踏院宇，麥加則同在院內等候。

2. 麥加附設醫院，此間沒有。

3. 麥加晨禮畢即放食，此間要待日出才放。

4. 麥加嚴定先放女人後放男人；此間則一日先放女人，一日先放男人。

5. 此間於放食之前，由本公所伊瑪目領導衆貧民做都阿，念法體哈，然後開始放食，麥加則否。

6. 麥加年費二五〇〇〇埃及金鎊，此間年費一八〇〇〇埃及金鎊；現在縮減到一二〇〇〇鎊。

據魯圖斐說：埃王現在出資二萬鎊修飾聖寺，所以他每日于施食之後，還要赴聖寺監工；同時有二位工程師在計畫工事。

他請我們在公所吃早點。

潤芝的脖子和松亭的嘴唇格外腫疼；——我的門牙和下額經過一夜的睡眠，沒事了。——尤其是潤芝，精神疲憊的很，松亭唯恐他病了。所以提出明天回麥加的動議，在由公所回來的路上走着討論；結果，我們全同意

了，並沒有回寓，順路先到福贊長者那里去告辭，因為他曾和我們約定於下聚禮初日一同回去。他知道了我們必須回去的要點，雖然很不願分離，也不便堅決的阻攔，便很慘淡的應許我們走。並約定晡禮後同我們到鐘聲署去辭行。

這是值得我們記載的事，值得我們大書而特書的事；在我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的奇事；假使我們不是親眼看見而聽見別人傳說，我們總不會相信；甚至於我們現在這樣記載，也許有人看見要懷疑；然而我們措主起誓，這確是事實。因為我們在念了班克之後才沐浴，及至走到街上啊！肅靜得很，街上除去巡警和不滿十歲的小孩以外，連個人影都沒有；鋪子，攤子，都只在前面擋上一塊白布，一切貨，照常的擺設着，並不收拾起來，也不用人看着；尤其是錢攤和兌換所，他們也照樣的丟下就走，都到寺中去禮拜，一點不用顧慮丟東西。

晌禮後，因為決定明天走，提前去回拜阿布都阿夫爾，回來稍遲，所以晌禮又晚了些，街上的情形都和晌禮時一樣，啊！我們明白了，這是伊克蘭教訓的實況，這是伊品沙德王的治功。

路不拾遺

同時還有一件奇事，當我們走在街上時，街上有一塊銀錢，遺在地上，有幾個貧婦圍着潤芝要也帖，潤芝拾起銀錢送給她們；她們都笑了，說：『這樣的錢你既不該拾，我們更不敢要，仍舊放下吧！』等待遺落牠的主人來尋牠。說罷，仍舊把那塊錢放在地上。這不是天方夜談，這不是聊齋誌異，這是我們親眼目視的事實，並且是在麥加都不曾見過的事實，而在這里在一日之間遇見了。

晌禮後，福贊長者在警察署候着我們，爲是同到總督署，這是緊靠賽蘭門外的一個機關，那里附設有圖書館，藏書很多，走馬觀花式的繞着書架轉了一遭，便看見許多我們不曾聽見說過的許多書（經）名。並

且，這是一所很古的圖書館，除掉新置的瓦哈壁派的律法書外，四大教派的律法書無不齊備。我們無暇細看，吃了兩杯阿拉伯茶，便起身赴總督署。

總督阿布都阿濟子君亦不肯叫我們走。並且，他怕我們一輛車走這樣的長途，中途無人照應；他當着我們用電話訓令城門上，所有明天出發赴麥加的汽車，一律停在門內，等我們開駛，一小時後再放行，爲是如果我們的車半路上出些差錯，後來的車可以盡量的補助。我們很感謝總督的盛意。

晚餐是在穆罕默德賓穆罕默德歐迺茲家吃的，在坐的人聽說我們倉卒要走，都表示不歡。

宵禮後，阿布都阿爾來寓，送給我們一張送別詩；他是沙米大滿拉賽爾德二斯梨的弟子，二斯梨先生於民國八年春，避居在北京時，曾經作

遇我的老師，所以我和他叙談之下，認作前後同學，格外近乎多了。他說二斯梨先生現在仍居塔什干城，可是，爲了布爾色維克的摧殘宗教，滯留四十晝夜而失明！他的詩，有些得二斯梨先生的真傳。

三月十三日

晴

（聚禮二）

公墓

許多先賢墳都在公墓裏埋着，而我們却忙了三天不得去，可是，我們又不忍這樣便走，所以晨禮後，乘空走了一遭。裏面荒涼得很，大賢歐斯曼的墓，至聖九宮墓，聖女法蘭麥墓，聖叔阿巴斯墓，至聖諸姑墓等，都是在紅色沙土上放兩塊石頭作墳堆而已！其餘平民之墓，簡直沒有墳堆，彷彿一大片亂葬而已。

回到寓所裏，正要吃飯，福贊長者來了；他備了三鐵罐菓子作爲饋儀。

由麥地那
起程

九點到福贊長者寓所，正式辭行。在那里遇着哈禮吉，便一同到總督署辭行。大約九時半，我們的車才出麥地那城門，而城門內已有廿多輛長途大汽車，在被攔阻之下而候着我們了。

住拉比載

仍舊順着來時路而行，輕車一輛，如飛一般；過穆賽吉德後，在一個谷中的村落裏打午尖；一點鐘，抵哈撒尼井作陶禮，五點，抵拉比載，禮了哺禮，大家都有些疲乏，便休下了。其實，再有三小時便可到雅德，但是，住下了。

三月十四日

晴

(聚禮二)

戒入關再受

不知爲了什麼，夜裏燒了一夜，瀉了兩次肚；松亭和潤芝也都輾轉很不寧貼。所以天才亮，便都起來了。大家作了晨禮；沐浴、受戒，吃些早點，天光已然八點左右，便開始出發。我爲了禁不起曠野的風吹，在戒衣

之外仍然披上大氅；不過不伸袖子罷了。

十一點多些，便到准德，仍舊落在白司尤尼的店裏，稍微休息了一下，薩里合伊斯蘭便來看我們；他約我們於晌禮後在他的辦公處——德國的領署里吃午飯。

他設備的雖很簡單——只有兩個正菜，一魚一雞，可是美而豐；可惜我仍在病中不能多吃。

飯吃完了，車也一直開到他的門前，我們便告辭一逕乘車而去。

四點在白合爾打茶尖，作晡禮；五點平安到達麥加；按照教典作歐木賴之遊，跑撒法與默爾達七次，開戒。

三月十五日

晴

(聚禮四)

知感主，病算好了，可是因為疲乏的原故，晨禮都不會到寺去作。

再作歐木
賴、開戒

下午一時，雷南馬哈吉請我們和李公謹先生等四人吃午飯。

禁寺中心爲克爾白房子，（就是天房），——長寬各四丈許高約七八丈，房門在東北方，玄石在正東角上。這是因爲房的四隅正對東南西北四方，而房的四面却對着四角。房門對面爲伊伯拉欣亭；亭東面爲沙飛爾亭與滲滲泉；天房北爲伊斯瑪儀故垣；垣北爲哈乃飛亭；天房之西有汗白里亭；南有馬立克亭；在普各派分別領禮時，爲各伊馬目領禮之處，今已統一如前所述矣。由四位伊瑪目亭向外，經過圓周的廣場，便是禁寺的殿宇；——人們當烈日和雨洒之下，才在殿宇禮拜，平常都在大廣場中禮拜。——殿宇東西長，南北短；計東西爲房三十六間，南北爲房二十四間，合計每層周環爲房一百二十間，進深三層共三百六十間。

全寺面積十二萬方尺；長——由西至東，三百五十六鐵尺，合四百零七手尺。廣；——由北至南，二百六十六鐵尺，合三百零四手尺。

三月十六日

晴

(聚禮五)

埃及水道

上午，松亭同了埃及公所的主任和沙德舉院的校長赴彌拿參觀「埃及水道」——那是埃及人爲本國朝覲者的便利起見，在那里修建的水道；貯水甚富，朝覲期內，埃及用水至爲便利；附有花園，種植樹木；山鄉得此無異天園。據石刻所記爲遷都一三四〇年所建。埃及在麥加一帶之經營，不遺餘力，一方面固可利人，而同時並可利於自己的人民；這種舉動，至爲偉大。

別的民族和國家，爲他們自國的朝覲者的便利，也都有會館的設置；雖不及埃及人所經營的範圍廣大，然而，總比一點設備沒有如中國伊斯蘭教人的強得多哩！

印度會館

當松亭上彌拿的當兒，我同着賽爾德却去參觀印度會館，因爲它的建

築，並不比埃及的落後，或許在一部分人的眼光中認為強過了埃及的公所；只不過他們不施食不施醫罷了。

印度會館的建築，軒敞光潔，一所樓中，至少有三千人的住處，而同時在不大的院子中佈置着很幽麗的花園，設計者的用心周密圓潤，從可想見。印度朝覲者，從先每年在萬人以上；近年銳減，尚不下四五千十之數，故該會館尙擬擴張之也。

昏禮後，赴財長宅致謝，並告以赴麥地那之經過情況。

三月十七日

晴

(聚禮日)

這個主麻的人數似乎比前一回人多了，因為我們也已然覺得擁擠了；我開領朝人的助手這一寺中的人數大約有多少？他答道：「我年青，不會知道廿年前的實況；可是，舉我經過的而言，人數最多時，曾經超過廿萬人

，而那時主麻的情況，亦不過如斯；今年據各領朝人的報告的統計，不及以前的四分之一，就是不足五萬人，然而，亦照樣是這麼擁擠。——的確，埃及據說往年總來一萬人，今年却只有二千人；爪哇每年不下三萬人，今年還不滿一萬人。這都是他們的領朝人說的。

三月十八日

晴

（聚禮初）

今年麥加
的天氣

今年麥加的天氣，據說還不算十分熱。所以晨禮有時還得穿袷衣；可是，一到中午，太陽便可怕起來，所以這些日子晌禮和晡禮，我們都是在寓所成班禮，並沒赴寺。

寫給士謙，儒誠，子實各一信。

三月十九日

曇

（聚禮一）

上午參觀一個私立小學的年假休業式，到會的人除過我們十數個中國哈吉外，都是印度人。他們休業式的儀式的開始是在第一遍茶之後，校長把五十幾個學生帶到客堂前面，有一個大一點的學生出來致詞；詞畢，全體學生唱歌，歌畢，全體學生退席，另由這些學生中選出十來個優秀的，表演他們的成績。

最初是念古蘭——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學生坐在椅子上念了一段。接着便是一個同樣大小的小學生上來，站在客堂的一端，說個「賽蘭」，道：「我欲同我一個同學辯論一個問題，你們允許嗎？」來賓說一聲：「請」。那學生便開始道：「那位同學願來和我辯論；答我所要問的？」這時，便有一個學生起來，站在客堂的另一端，與前一個學生對面立着，也說一個賽蘭道：「我願和你辯論；答覆你的所問，如果安拉要的時候！」這個固定的局式擺好以後，他倆便開始問難。

他們的問題是分類的：最初二人辯問「認主」；其次是「教律」；再次是「烏蘇論」，「文法」，「聖訓」等科目。最後以念古蘭封結。有許多人在他們的儀式完結時，自動的捐助了不少的錢。我們等儀式告終，才興辭而退。

當我們出發要去參觀這小學的時候，哈米德君來訪我們，恰好松亭爲了治療寸白蟲，服了藥不便出去，便由他陪着他談話。

據松亭告我說，他們二人的談話中有一節很值得記載：

朝覲人數
減少的原因

「朝覲的人數，據說這幾年來，逐年減少；今年尤不踴躍，這是什麼原故？」松亭問。

「原因複雜的很！」哈米德答道：「可是，最大的病困，那要算這一樣：歷年來朝的人中，屬于知識階級的份子太少！他們不明白朝覲的真義之所在；他們每天只見許多男男女女圍着天房轉圈——太爾臥的套瓦夫，到了正日子，也不過在彌拿，阿爾法等山住幾天；他們

覺得很呆板，很沒意味，所以得到他們的宣傳的人，便認為朝親不過如此，所以來的人便逐年減少起來。反過來，假如來朝的人都是知識階級中人，他們明白朝親除掉舉行轉套瓦夫，跑撒法、默爾窪，駐彌拿、阿爾法之外還有許多的涵義，就如：(1.) 認識易卜拉欣聖人的偉蹟；(2.) 考查至聖與教時的環境；(3.) 體貼古蘭經立言的對象；(4.) 聚天下不同種不同國的教胞於一處，大家彼此觀察，了解各個不同的現狀；(5.) 朝親功畢，舉行世界回教年會，以謀世界伊斯蘭整個的進展……等事，那末，人們聽到他們的宣傳，當然認為朝親是活的，是有意義的，興趣增加，則來朝親的必逐年增加，這是一定的道理。

三月廿日

晴

(聚禮二)

每人寫了一封家信，松亭給柯三寫了一封信；我做了二篇月華稿子；仍舊一天不會出門。

三月廿一日

晴

(聚禮二)

福贊長者由麥地那回來了，我們去看他，在今天的上午九點。

人說這城中的私立學校以「法拉合」為最完備，今天去看了看，果然規模不小；可惜，已然放了年假，無從參觀授業的狀況。同它的現任校長穆罕默德君談了會子，得到它的概況：

1. 該校建於紀元一三三〇年，至今已有一百二十一年的歷史。
2. 創辦的人是黑夾斯的一個珠寶商名穆罕默德阿里；他在印度孟買，法國巴黎等處開有珠寶店。
3. 現有學生八百人；已畢業者已達二千五百人之多。

4. 它的學制分爲：

々，初小——二年

文，高小——三年

一，初中——三年

二，高中——四年

5. 現有教員四十人，職員五人。

6. 經費由創辦人担任，同時向熱心宗教教育者募集捐款。

7. 經常支出數目在一三四九年以前，每年四千四百八十四英鎊；自去年——一三五〇年起，創辦者的營業不佳，縮減爲一千一百七十英鎊。

8. 課程在初中以前特重宗教學科；自初中起始稍加入科學。

9. 現有學生廿五班：

々，初小——五班——一九三人
女，高小——九班——三三四人
一，初中——六班——一六七人
二，高中——四班——七一人
三，古蘭記誦班——三四人
共計——二十五班——七九八人

三月廿二日

晴

(聚禮四)

好習慣成
壞習慣

在好的習慣中往往藏着不良，在麥加也有些小事，使我有感！比如這裏的人聽見念班克，便隨處取一點水在盆中，就可作小淨；可是東邊蹲着一個在作小淨，西邊蹲着一個在作小淨，幾乎每個鋪子或攤子前都有作小淨的；這未嘗不是美風、好習慣，因為表示他們每個人都怠于功課

；然而，把一條土街弄得左一汪泥，右一片水，尤其是在晨禮、晡禮時，硬赴寺行路的人們感覺極端的困難！

其次，他們用盆舀水，用手捧着洗，這原來與教律經的規定不違背；不過，我的理想，在當年規定這種法律的時候，麥加的水確實艱難得很。現在，已然不是從前那樣了；自來水的龍頭到處都有，用水已極便當，而他們仍按照他們多年的習慣去舀一盆水作小淨，這未免有些膠柱鼓瑟！

三月廿三日

晴

(聚禮五)

外觀的禁
寺

堂皇壯美的禁寺，比街市的地平總低四五尺。所以在禁寺中看着殿宇極高大，而在寺外看門牆却只剩幾分之幾了。況且，現在只有南面尙可看得見門牆，其餘三面，都被高大的樓房遮住。這些樓房簡直建築得與寺牆毗連起來，以至於把許多的門和很壯麗的牆都掩蔽起來！這是一件很不良

的事！假如阿拉伯的當局有整理麥加市政，維持禁寺莊嚴的決心，先得把這些遮住禁寺門牆的高大樓房拆除；同時，圍繞禁寺的牆外修成環牆馬路，路旁夾植花木，俾禁寺位於萬花叢中，那有多適意呢？！

三月廿四日

晴

(聚禮日)

禁寺中禮主麻的人越發擁擠了。一般哈吉們差不多都來了。因而寺中的窮人亦越發多起來，爲是想要向哈吉們索點乜帖。

麥加和麥地那的窮人實在多，而且可憐！他們每年指着在罕直月份——由穆曆十月至十二月。——向哈吉們討要乜帖過一年的生活！哈吉們也都預備着到兩禁散乜帖，所以積漸養成他們的生活的特性！在往年，哈吉來得多，他們所得的乜帖也自然多，所以沒有什麼不好過；這幾年，哈吉逐年的減少，而所來的哈吉們的自身，又多受時代的影響，不及從前的豪

富，所以他們受了極大的艱窘！可憐的兩禁人們，住在廣漠無垠的荒沙裏，過了多年的依人爲活的生活，一旦受了窘迫，所以人人叫苦！

舉我們所知，麥地那到哈撒尼井的山谷中，都是膏腴之地，草木茂盛得很；麥加東南的「它邑府」，更是農耕之區。假如當局的人們把哈吉們的自願出散的乜帖，由官府方面彙集起來，設法使這些窮人們在可耕之地去種田，經年累月之後，我想，「人無棄力，地無棄利」八個字，一定可以作到。因爲，我所舉的這些膏腴之地，雨量並不缺乏；即使不足，用人工鑿些井渠去灌溉，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至於麥加周圍，如果地不可耕，可以用彙集的乜帖來開些大規模的工廠，使這些慣于伸手向人索錢爲生活的男女窮人們都去作工，都去指着他們的技能去過生活，總比作花子強得多！

——一樣的接受乜帖，一樣的出散乜帖，稍微經營一下，稍微變化一下，便好多了！古都斯的貧兒院，既使許多窮人衣食得所，又能以自己的出品

供給自己的需用；雖然有些原料是從外邊運來的也罷。

三月廿五日

晴

(聚禮初)

麥加市上

上午九點多鐘，到街上買了些克番布和太司比哈之類的東西，據市上的人說：往年哈吉們多，求過於供，物價高漲，所以利市三倍；今年便有些供過於求的神氣，一切的物價都比往年低減；更加金價高漲，——往年率現金一鎊兌麥幣十元，今兌二十元——所以商家的損失甚巨。我們買得蠟的太司比哈，往年賣現金一鎊，今年僅以十元——半磅購得，其懸殊可以想見。

阿拉伯的
國旗

補禮後，街上的商舖都掛上綠色的旗子，據說國王伊品紗德一二日將由利亞得——內志的都城——到麥加，懸旗為是歡迎他。

阿拉伯的國旗是這樣：一塊綠布上寫上白色的清真言「*阿一拉一為一*」，一

不少的菜畦，種植些西红柿之類的菜蔬，用牛力汲取井水灌溉。再往南，越過一個山嘴，便是一片荒沙，四無人煙了。由這里遵循着路標，越過一道山頭，大約有八九華里，迤邐東南行，便見巍峨峻嶒的牛山峙在眼前了。

山麓有個野茶館——幾根木杆子架成一個八不等邊形的蓆棚，棚的一隅用碎石堆成一個水灶，下面燃着木柴，在燒由麥加用驢子馱來而盛在一個藍色的小鐵罐中的水，預備客人來的時候，沖茶在茶壺裏邊。我們下了驢，驢夫便在這里休息放驢，我們作了小淨，徒步登山。好高的一座牛山！崎嶇不整的，亂石雜堆的，類如利刃般的山路，由下面攀援着上去，幾乎有十華里之高；不休息着走，也要一小時才可達到頂巔。

歷史上有名的牛洞，便是這個山巔的一個名勝，朝覲的人們，差不多都要陟此高崗，一瞻至聖當年避難之所。

洞，有兩個。一個在山的頂巔，一個在比較稍下一點的地方。現在的人們指不清究竟至聖避在兩個之中的那一個洞裏。據我們的觀察，比較下一點的似可靠些，因為它的洞口偏仄，容易隱身；蛛網、鴿卵、都很近情；出入都需匍伏，外側雖有大口，顯係後人因出入困難，用人工鑿開的。頂巔的洞却不這樣，那彷彿一塊大石覆在別的兩塊石上，洞口甚多，後人們用碎石堆堵了許多小口，僅留了一個大口；人工的痕跡宛在，看起來不像原來的洞。我們在比較下點的洞裏禮了兩拜「太圖臥」和兩拜孝親拜；可是在上面的洞裏禮了兩拜太圖臥，因為人們都傳說這兩個洞的一個是真實的。

站在山頂上可以望見許多山間的平沙，都在荒蕪着，可惜，麥加的雨量太缺乏；不然，這些地方都墾成田野，比荒着總好的多。

下山比上山似乎容易些，大約半個多鐘頭就達到山麓了。在所謂茶館

裏喝了幾碗茶，仍舊騎着馱子回來，回到寓所已然十點鐘了。

疲乏極了！只有躺着。

據說宵禮後國王伊品沙德在禁寺內作歌木賴的套瓦夫，他和平民一樣披着戒衣，光頭赤腳，只不過在他前面多幾個持燈的人爲他開路而已，我們因爲疲了，昏禮畢轉了一遍套瓦夫便回寓所休息，所以不曾親眼看見。

三月廿八日

晴

(聚禮二)

國王入城
的儀式

伊品沙德的入麥加，要舉行兩種儀式，在罕直的月份，任何人進城都要作歌木賴，他也是聖人的教生，自然不能因爲身居王位而例外。所以他也要在飛爾愛戒，進城繞着天房作套瓦夫，這是昨晚的事。今晨，大約十點鐘，忽然砲聲響了一百零一聲，我們問領朝人，據他說，國王舉行了宗教典禮後，開了戒，仍舊出城，於今晨儀仗入宮，接受文武官員學校人民的

歡迎，這是國家的典禮。

晚，赴財長宅，商見王事。

三月廿九日

晴

(聚禮四)

天氣蒸熱異常，晨禮後即不能着衣服。

九時，往訪阿布都阿夫爾，他從麥地那起身是在我們起身的次日，昨晨才到達這裡，騎駝的行程便是這樣。

三月三十日

晴

(聚禮五)

大朝受戒

晡禮之後，天房的四周，——除去門的一部份，全被白布包圍住了。由地基起，大約有八九尺高，這彷彿是對於哈吉們的一個通告，就是說：『你們可以受戒了！』所以有許多哈吉們今晚穿了戒衣在禁寺中禮拜。實在

說起來，在麥加過生活，穿戒衣比較相宜得多，因為戒衣，只有兩塊白布，一塊披在上身，一塊圍住下身，光着頭，赤着腳，這樣簡單而寬博的裝束，住炎熱的麥加城里，豈不很合適嗎？只有一樣，受起戒來，不准誤傷一件生物；否則應納相當的罰贖，就是說，假如你拍死一個蚊蟲，你該宰一隻羊作罰，可是，麥加的蠅子、蚊子、臭蟲之屬的東西，終年的，不分四季的與人們爲對，而受戒者偏不許傷害牠們，這是一點不便的地方；不然，我倒寧願天天受戒。

三月卅一日

晴

(聚禮日)

主麻拜時，玉華老阿洪遇見黑祖爾長者，據說他今天才到，他從他手中接到埃及的信不少，其中有納子嘉轉來印度海維諒君的信一件，才知道雜諒已由德里遷到來克勞(Lucknow)去求學。儒誠的信中述說：二屆留

學生的津貼，太克亞方面手續仍未完備，殊令人不放心！不過，他一再聲

明他負責辦理。

حضرة الفاضل
الرايح عبد الله بن محمد بن عبد الله بن محمد
باسم جلالة الملك النظيم يتشرف رئيس الديوان العالي بان يدعو
حضرتكم المحضوري الى الفصر العالي في مساء يوم الجمعة الموافق الجارى
لتناول طعام العشاء مع العلم بان ايجاع المدعوين سيكون بدار الحكومه
السنية في الساعة ١١ من مساء اليوم المذكور لتعلم السيارات المدة لتعلم
الى النصر العالي والمولى برطاكه في ذر الحجة ١٣٥١

阿——接到國王請客的請帖，說今晚五時
拉——阿拉伯的十一時——在阿力宮敦請
伯光臨。這是他每年照例的舉動——他每
王年在罕直期內，必請各國的名人赴宴，
宮藉以聯絡情誼。今年被請的約有二千餘
御人。中國被請的有八個人，我們六個人
宴——松亭、潤芝、玉華、法真、永良、
請和我之外，還有李公謹將軍與馬玉堂統
箋領。然而我們六個人，爲了尙未正式覲
見國王，所以沒去叨他的御宴。無論如

何，必須在拜會他之後，才談得到別的。

聚禮後與埃及領事會於埃及公所，那時麥地那的公所主任魯圖斐君亦同着他的夫人和兩位工程師到來。

宵禮時與黑祖爾長者會於禁寺，據他說：兩位教授已然擇妥，只待出發而已，教務長的照片與在哈禮德貝宅內所攝各影均隨經箱子寄平了。

宵禮後，李公謹君由宴會回來了，他說：到席的約千餘人，中以印人爲最多。伊品沙德對於團結伊斯蘭民族，有很愷切的講演。

四月一日

晴

（聚禮初）

上午八時許，財長本人打電話約我們九點去見國王。王宮的車果然按照時辰開來接我們。

王宮是在麥加城東北隅一個廣場上，據說建築起來才兩年多，屋宇倒

親見阿拉伯國王

還整潔。當我們到達的時候，是由一個側門進去的，先到客廳中候了一會——是財長領我們進去的，不大工夫他又領我們走進國王的會客廳，殿是



阿拉伯國王伊品沙德近影

一間大房，與普通的裝飾差不多。並不比阿拉伯的平常的房屋特別高大；地上鋪着氈氍，環牆都是木炕

式的坐榻——這也與阿伯拉普通人家的設備相同；國王的寶座，與窗台毗

連着：他——國王坐在寶座上，一面可以與殿內人們交談，一面仍可以飽看街上過往的行人，我們六個人魚貫進殿，一一和他握手接吻禮，道安，順着次序坐在右邊的木榻上。把禮品和許多信件照片等遞給他，他很客氣的站起來接受。松亭把中國教胞給他道安的話送到給他。

同時他還在會許多客，有埃及人，有爪哇人，有土耳其人有德里玻梨人……他對這些人——連我們在內，發表他所主張的『伊斯蘭整個性。』他勸許多不同國籍的回教民族聯合在一起，不可分化伊斯蘭固有的精神與勢力。

茶過三巡，那許多的國王之客，都陸續興辭之後，我們也與他握手作別而去。

出了皇宮的大門，一個人握住了松亭的手道：『你是月華的主筆嗎？』松亭便道：『否』；同時用手指着我說：『他是』！那人便和我握手問安；並

且說：「你不認識我吧，我是 Al-Ik-wot & Al-Irak 報的主筆，久仰你的報，並且很榮幸的得與月華交換！今天更榮幸我和你在執掌伊斯蘭禁地的國王的王宮中遇着，我們感謝安拉！我願意告訴你，我的名字是「薩伊合，伊拉克」我也向他表示向往的意思；這時，雙方的伴侶都站在不同的汽車門邊鵠候着我們的語畢好上車，我和他遂匆匆作別。當我倆正在握手談話的時候，另外一個人用手鏡攝了一個影；但是，我不認識那個人，這幅照片或許不易尋得呢！

下午，作了昏禮，沒有轉套瓦夫，回到寓所，舉行受戒式：每人洗了一個新鮮大淨；剪甲，齊髭，薙臍腋，穿好戒衣；光着頭赤着腳，回到禁寺，禮受戒拜二拜；隨領朝人作套瓦夫，既畢，出撒法門，奔馳於撒法與默爾窪之間七次；那時，禁寺中宵禮已然完畢，所以我們由默爾窪一直回到寓所，作宵禮。大朝儀式，從此開始。

本來，奔馳於撒法與默爾達七次，是第十日的事情；今天的日落後，才只是第七日，並沒有奔馳的必要；不過，第十日的功課太繁重，而這裏的氣候又多與各方哈吉不相符合；——深居簡出，猶恐中暑！倘使在一日之間作許多功課，豈不是與人以不堪！直主說：「主不苛責一個人，惟其所能！」所以一切先賢們容許把第十日的奔馳，挪到今天來舉行，以減輕第十日的功課。

四月二日

晴

(聚禮二)

今天是大朝受戒的第一日，本該出發赴彌拿，可是我們決定乘汽車上阿爾德提山，因而可以延至明天再走，因為汽車比駝快得多！

十一時許，會郁瑟夫雅新於母鄉報社——他是國王的秘書，古都斯的穆夫梯曾經有信給我們作介紹；只是：國王來了幾天，始終沒去會他。昨

天在王宮中雖遇面，然而，也沒打招呼，今天清晨才由電話決定在報社相見。

朝覲用汽車的最後消息是這樣：(一)大汽車每輛載客十三人，每人車費現金一鎊；小車每輛乘四客，每人車資一鎊半，(二)在彌拿，阿爾法，穆子德里法，均停在政府指定停車地點，不得開進帳棚。(三)大汽車每輛須帶領朝人一人。(四)阿爾法可以停近帳棚，昏禮前，開出帳棚，停在努木拉寺之前，俟國王車行後，商業車陸續開行，抵穆子德里法時，作昏禮；(五)穆子德里法有指定之停車場，不得駛近帳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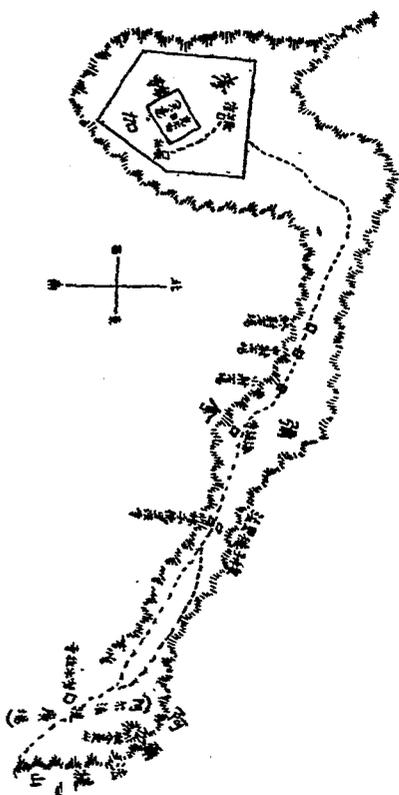
結果，我們承認了這些條件，所有的中國人——六十人中有定二輛大汽車的數目，其餘的人，在今天下午都步行着起身了。

四月二日

晴

(聚禮二)

上午十時許，我們的一切都收拾妥了！按照定章，乘客須到指定的停車場上車，——那里名哲魯洛，離我們的寓所約有三里路。可是，我們不願跑那末遠路，決定要求公司開到寓所上車。經過了幾度交涉，才得如願以償。



由麥加里士法提山駝行大道全圖

汽車路線是政府特別指定的，大約比駝行大道繞遠一倍；山路崎嶇之中鋪滿了黃色軟沙，汽車着實難走！按照汽車路線測量約有二十里，按照駝行大道只有十里左右，便到彌那了。——這裏，有許多不整齊的建築，國王的行宮與埃及水道，算是建築物中之翹楚。

本來，埃及公所的主任約定我們住在他那里，然而我們因為靠近中國招待員——領朝人居住，有許多便利，所以仍舊住在中國招待員的房屋中。——他的房子離海法寺極近，汽車便停在海法寺的牆外。

「住米那」是今天的功課；住在這裏，功課便有了；并無特殊的事情——，念睹阿，念太司比哈，太合里洛，太克比爾，太合米德，那都是個人自家的行爲，不在規定之內。

在太陽要落的當兒，我們到考賽寺參觀了一遭，這寺據說是考賽索勒的下降之處。

彌拿，大約有三四條大街，每條街上都住着人，都擺滿了吃食和用品攤子，晚間，水月電燈到處都是——攤子上，住人的屋中，差不多都燃着水月電燈。嘈雜，叫喊之聲甚囂塵上，紅顏，綠鬢，黃髮，白眉，擠滿了很大的山谷，彌拿就是羣山中的一個很平廣的大谷。

海法寺下面的蓬帳，比街中的房屋還要多幾倍，人們都住得滿滿的，可是，據人們說：今年人特別少，若在往年休想在街上痛痛快快的走一步。今年便可以很自然的在街上來往。

彌拿是在麥加的東偏南，所以這裏的朝向是西偏北。

四月四日

晴

(聚禮二)

上阿爾法
提山

晨禮畢，便收拾行裝，預備上阿爾法提山。按照教律的規定，到阿爾法提山頂在午前，所以騎駱的，騎驢的，步行的，都在太陽出來後，陸續

出發。我們雖然是汽車客人，然而也要乘早出發。免到中午天氣炎熱。所以也在太陽出來之後起身了。

由彌拿到阿爾法，駝行大道也只不過廿里，而汽車道總有卅里以上。汽車經過穆子德里法，一直開過去，大約有半個多鐘頭便開到了。

阿爾法也是大山谷，一片廣大的黃沙，平舖在群山之中；許多的帳棚如饅頭般一顆顆地排列在這片廣大的平沙上；每一個民族的或一個國籍的哈吉們都有他們的特別記號或旗幟，飄揚在帳棚上面，中國的青天白日國旗，也在一面大的綠旗之下，與許多不同的旗幟在空中隨着風兒飄盪。我們的車——雖然經過幾次推車，便一直的開到青天白日旗的帳棚之前。

阿爾法提的功課，也只是住。住下便有功課。省躬，滌過，懺悔，那都是個人的行爲；安拉所令給我們的只是住下。

阿爾法的義意，按照中國的字義譯出來，便是一個「認」字，據可靠的

阿爾法的
義意

學說，這個「認」字有兩個很大的含義：（一）據說當年人祖阿丹被安拉譴責之後與好娃同出天園，天地昏黑；經過長時間的懺悔，天地重光，夫妻相認于昇處。故名認山。（二）天下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的伊斯蘭教胞們，每年得藉這個機會，在這里互「認」——穿這樣衣服的是某國的同教，說那種話的是某民族的同教；甚至于某種顏色，某種體格，屬於某某民族或國家………………。這樣：彼此都認識了各個不同的現狀。這兩種解釋，都有道理，我却以為後說比前說還切題些，因為安拉的大道并不是窄狹的。

在我們用過早點之後，便去普慈山（拉合曼山 *Gebel Rahman*）一遊——牠是阿爾法群山的一個小山，山是由于許多廣大不可測的大卵石壘成。下面便是「足拜德」泉的大水道——這條水道經過了彌拿，一直通麥加；它的功德着實不小，昔年據說朝覲的人們所苦的只有水，在麥加，在彌拿，在阿爾法，除掉水以外，別的沒有可以發愁的。——本地的住民，也未嘗不

如是；不想居然開鑿了這樣的大泉，使清水終年瀟灑的流着，盡量的供給人們的需求，這實在是值得人們稱頌的一件功德！水道的開鑿者，是當年哈倫乃爾拉施德的皇后「足拜德」氏，雖然經過幾百年的修理，至今仍然以「足拜德」名這個泉。

這個小山，在往年准許朝覲的人們登臨；後來，有些人們竟作許多異端的事情——有甚于麥地那向着聖陵的銅欄接吻，在許多「滾拜」作禮拜的惡舉；所以，伊品沙德王下令禁止登臨，所有的路口，却有兵駐守，人們只能在水道上面徘徊瞻眺。

回到帳棚，作了阿爾法的大淨——在朝覲功課內這算是重要的聖行。作晌禮——按照教律的規定，今日的晌禮和晡禮，要在晌禮的時間內同時並禮，若是到寺內去禮的時候。我們之中，松亭，潤芝，法真，馬永良等都到寺中禮去了！我和馬玉華老者，因為受不起太陽的炎熱，沒到寺去，

便在帳中作晌禮，不能與晡禮并作。據松亭他們回來說：今天是國王伊品沙德本人領拜；晌禮，晡禮都是短坐——就是每番僅禮二拜。

當我們作了晡禮之後，領朝人領着所有的中國哈吉，面向天房的所在作了很長的祈禱，懺悔也有，求乞也有，人們都聲嘶而淚下了！

汽車的規定與教律極符合，就是在日落之前，客人們乘好了車開出阿爾法的地界，俟國王的汽車開走以後——那是日落的時候了，民人的車才繼續開行，至於步行和騎駝的，那於祈禱既畢之後，已然陸續上路了。

我們中國人的兩輛車，在開出阿爾法界的時候，一輛車——我在這輛車上，便陷入輗沙中了！推之！挽之！一而再，再而三，好容易推走了，而機器又壞了。左修不成！右修不好，一直延到更深了，——差不多有八點鐘了，才被尋來一輛別的車，乞求那個車夫幫同修理好了才走，走了不遠，又迷了路；安拉的特助，財長的車便在那輗沙中掙扎着，我們藉了他

的護兵的力量，把我們的車推挽到正道上。抵穆子德里法時，已然星月交輝于天地間了。

穆子德里法的功課也只是住，住下，便是功課。所以我們一到，便把鋪蓋鋪好了，預備在這里住下。

我生平沒有住過這麼高的房，睡過這麼大的床，燃着這麼輝煌的燈光！這只是第一次。把鋪蓋鋪在政府指定的汽車停泊的軟沙上，身子躺在平而軟的細沙上，似乎是比較毛褥子舒服得多！仰首望着青天，星月在天空嵌着，軒敞高朗，任何高大的殿宇也比不上。這種極舒適、極甜美的功課，作起來太洽意了。

昏禮和宵禮聚在宵禮的時候，也是教律上的特定，——縱然不在寺中作也罷；所以我們便那末樣着並作了。

禮拜之後，在要騎在廣大無限的軟床之前，要在沙中摸些小石，爲是

在彌拿射石用的，我一共摸了四十九塊。

四月五日

晴

(聚禮四)

回到彌拿

射石

雖然很早的作了晨禮，可是，起程赴彌拿在日出以後至貴；所以許多的車、駝、驢、以及步行的人們都走了，我們的車還不會動身，一直由山頭上看見了陽光才開始開行；好在，相距只在十里以內，所以沒有十分鐘便到了彌拿了。下了車，把行李放在帳棚內，便去履行射石的功課，——這按照教律上的規定，是瓦直布，這次，只在終射石塲——最後的射石塲投射七顆小石。

射石一事，按照最可靠的傳說是：當年伊伯拉欣聖人奉命犧牲他的愛子伊斯馬義的時候，魔鬼們沿途阻撓他的功行。那時伊斯馬義只有七八歲，却很能順從安拉和他父親的命令，對於作祟的色且很是怒恨，隨手拾起

石子去打魔鬼；這件可紀念的事實，直到現在人們還依樣的奉行，就是表示的要排除色且的阻撓，而後功行始能獲得善果；不僅只是這一件，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它是善行，便有魔障，如果能堅持初志，排除魔鬼，我曉得，司馬遷的史記；哥倫布的新大陸，都不足專美于前。

射石塲所共有三處，相距都不過五六十步：每個塲所是一個碎石堆砌高約四尺的圍牆圈子；圈子的直徑，大約有一丈多些；每個圈子的中央用碎石壘成一個方形碑，表示那是色且，最後一個特別大些，那表示最後五分鐘的魅障的威力，今天便是投射這威力最強的色且。

宰牲，照教律的規定，除單朝的人以外，都要奉行；這件事，便是繼續伊斯馬義的典故而來的，彌拿有特設的宰牲塲，那里的生羊和被宰的羊，只有安拉能數得清。我們在射石之後，在帳棚中休息了約末半點鐘，便也在肩摩背擦的擁擠中來到這個塲所，舉行這件故事。每隻綿羊，用了麥

幣四元，若是山羊，自然比這省得多。

開戒

今天已然是罕直月的第十日，功課，在這日比較的多些。宰牲之後，接着便是剃頭，開戒，——這雖不算很要緊的功課，但是，在炎熱陽光之下的帳棚中，直挺挺的坐在地上受亮黑亮黑的皮膚的黑人用不銳利的剃刀像刮冬瓜皮似的剃髮，却也是件很難受的事。

回麥加作
套瓦夫

在開戒之後，回麥加作套瓦夫，是罕直三件天命，——界關受戒，駐阿爾法和現在的套瓦夫——之一；雖然延到第十二日的日落前都可作；但是，今天作却比明後兩日作貴重得多！我們爲了這事很費斟酌，因爲汽車的任務並沒有規定着這遭，若是騎驢，騎駝，又怕炎熱的陽光的照射，結果，決定另僱汽車回麥加。

哺禮後，開始啟行，一部大汽車，被我們講妥了，每人用了小洋十六角半——合麥加幣七角五分——的僱價，風馳電掣般來到天房關下。在日

落之前，終了套龙夫的功行。當我們起身回彌拿的時候，太陽早已走到地平線下一個鐘頭了，所以我們放開胆量，僱了三乘駝，兩個人騎一個駝，駝價半元，前仰後合的回到彌拿住下，因為這個「住下」，也在規定的功課之內。

假使我們不騎駝，我們如何能看見一件伊品沙德的新建設呢？——在這樣荒山四繞，磽确滿谷的山道中，居然燃着水月電的路燈，把一條可以並行二十隻駝的大道，照耀得同白晝一般，這是多麼可紀的事實阿！

四月六日

晴

(聚禮五)

今日的功課仍是住在這裏與射石，今天的射石，照教律的規定是正午以後，許多人都在正午以前去舉行，我們則以為天氣這樣炎熱，李公謹等諸君，很有幾位從昨晚便中了暑氣，吐的、瀉的、不一而足，因此決定稍

微涼些，再去奉行，當人們很熱烈的前往時，我們都在蔭涼的石室——朝人們所設的客室中躺着睡覺。

約抹下午三點多鐘，我們才出發射石，由頭一個小射石場起一直到最後的終射石場，每處七顆，共計二十一顆。

犧牲伊斯馬義的處所，是這里極有價值的古跡，我們在太陽未落以前，到臨這個古跡。那裏，在從前有一座小寺，大約是爲了遊覽的人們到了作禮拜的時候，就便作禮拜用的。不想，後人不明先賢建寺之義，爭先恐後的在那里禮「太圖臥兒」——這些行爲，不僅只是這一處，凡是一個古跡，都有人在那里接吻，作禮拜；無知的人們，最容易傷了信念！所以伊品沙德對於這些不正當的行爲，無一不在禁止之例；這座寺便也爲了這個原因，被伊品沙德用炸藥給炸了。

現在，還有若干男男女女們在被炸毀的石下接吻，作禮拜。我們站在

這被炸的古跡之上憑弔唏噓了會子，走到另外一個山頭上作昏禮。

四月七日

晴

（聚禮日）

晨禮後，仍舊遵循教典舉行射石的功課。仍舊在三個處所射了二十一顆。

衛生設施

人們陸續都開拔回麥加了；街上的擁擠，在我們看來，已然足夠了；政府也因人們的多、氣味的雜，用噴水汽沿街噴石炭酸液。不但如此，在隔離若干里之地必有一個治療所；至於救護隊，穿着白衣，到各帳棚去施行救濟工作，更是絡繹不絕。——這也是一件可紀的伊品沙德之功。——其實，在本地人的口中的傳說，今年人數確實少了；若在往年，休想在寺上邁開步走一走！

大朝完畢

八點多鐘，我們乘汽車趕回麥加，爲是在禁寺中作聚禮。大朝功課算

西行日記

三四三

告一段落。

四月八日

晴

(聚禮初)

登光明山

麥加的古跡，現在只賸喜臘山一處不曾遊覽了。所以我們趁着在未離開麥加以前，要到這山去一遊。

喜臘山 (Jebel Hira) 又名光明山 (Jebel Nur)，是至聖當年的潛居修養之處，是至聖爲聖見光明聞天語之處；在歷史上的價值，比牛山高得多，我們在今日的晨禮之後，晨光曦微之中，由撒法門前，每個人用半元麥幣的代價僱了一頭驢，一直奔山而來。

山，就在赴彌拿的駝行大道之側；然而我們却不知道這許多山峰中那一個是光明之山？因此，隨走隨打聽，才知道道左奇峰特峙，兀然聳入雲霄的便是所謂光明之山。

我們到山下，由山居的一個五歲小孩領我們崎嶇跋上山去。山並不算甚高，可是我們都覺得很乏，這許是在大朝的繁難功課之後，精神尙未恢復所致。潤芝走了沒有多高便不願上去了。我與松亭鼓着勇氣仍舊往上走。山陡得很，巒頂簡直不像有路；假使至聖當年每天上到頂巔去一遭，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一面走着，這種思潮一面在腦海中起伏，走到快到絕頂的時候，路旁的斧鑿痕跡，不止一處的呈顯到我的眼簾之前了，「泥於物像是伊斯蘭所不許的！」我心中忽然有這樣一種感覺。況且至聖在喜臘山潛修，未必拘泥于絕頂之一處，山這麼大，那里不可坐一坐？那里不能見光明？何必指定在山之絕頂？這樣的感覺，頓時把我已疲的身軀，驅得向回轉，而一步一步往下走來；松亭一個人上去了。

本來在彌拿時，潤芝對於表示色且的石碑懷着很大的疑問，他以爲僅設一個圍圈作爲投石的處所，也未嘗不可，又何必作成大小的石碑以表示

色且的大小呢？這個問題，問了幾個有名的阿衡，都沒有有一個切實而切題的答復！的確泥於物像的惡習，實在應該革除！伊品沙德的炸毀伊斯瑪義犧牲處的小寺，不知費了幾許苦心！記得馬自成長者贈成達畢業生的對聯中有兩句道：『真經本顯明，穿鑿附會者障之！……』『聖道原平易，矜奇立異者險之！……』實是千古不刊的名言。一路走，一路這樣的胡思亂想；不覺已經走到潤芝所休息的所在。坐在那里，放眼四看，見山之各個部份都是光明的；都彷彿有至聖的遺跡！並不言定僅止在絕頂之一隅。

約抹一個鐘頭，松亭才由絕頂下來；他說：絕頂上的「滾拜」亦被伊品沙德炸毀了！果然，我的疲乏了的身軀，算是沒有作無謂的犧牲！

四月九日

晴

（聚禮一）

宰牲節的日限今日已算滿期，——台什雷格完了。——我們按照教律的

定規，決定于晨禮後舉行聖行的副朝。

副朝的受戒，要在滿開北關外的「潭恩穆」地方，——那里又喚做「阿一涉太太」，據說當年至聖譜阿一涉由麥地那來朝，行至北關，經水忽至，不能作歐木賴朝，甚為悽愴！至聖溫慰她說；這是自然的障礙，人又有什麼法子呢？這樣，妳可以在朝功完了之後，重復到這個地方受戒做歐木賴朝；阿一涉聽了，才轉悲為喜。所以一直到現在，人們舉行這個歐木賴，作為聖行的副朝。

我們在寓所作了沐浴、換好戒衣，用麥幣五元僱了一輛汽車，馳至北關，禮受戒拜二拜；舉意，誦應詞；仍乘原車回城，作套瓦夫七次，奔馳于撒法與默爾窪之間七次，剃頭，開戒，大朝功課至此才算完全。

晚，爪哇的一個青年阿布都瓦黑德哈申來訪——大朝之前，在禁寺中由法阿衛的介紹，曾經和他談過一次；他在埃及報紙和巴力斯坦報紙上得

到關於我們旅行的消息，很想和我們作長時間的談話。但是，今天他來的時候，天色已然很晚了，客室中又有別的人在坐，所以也沒得談什麼。他約定我們在明天午後一時，攝一個合影，以作紀念。

開羅回光月刊的編輯主任黑祖爾長者今天起身赴麥地那去了；他將要順途回開羅，我們托他給儒誠帶去一封信。

四月十日

晴

(聚禮二)

上午九時，訪福贊長者，不遇。順便買了些東西，預備在歸途上用的。

下午二時許，阿布都瓦黑德哈申來訪，他說照像師今天不得暇，照像機又不曾借得，所以今天不得不爽約。今天我和他却談了不少的話，大致如下：

1. 我把中國回教教胞的近狀和新舊宗教教育的情形說給他；並且把北平成達和上海、萬縣的伊斯蘭師範學校等；雲南的明德中學，湖南的協進中學，與北平的西北公學等的組織，解釋給他。
2. 我把中國各會社和現狀，述說給他。
3. 我把中國回教的各刊物表說給他。
4. 他告訴我爪哇的回教教育也和中國差不多，舊式的，坐在寺里，只講些宗教一方面的書。並且是看着阿文用馬來亞語表說經上的大旨。
。新式的，也和中國一樣，宗教課程與科學課程並重。
5. 爪哇的回教會社，往往因為個人或會務而互相傾軋。
6. 爪哇有許多華僑，愛慕回教，希望有中國回教傳教師去勸導他們入教。

四時許再訪福贊長者松亭請他在筆記冊上題了字，一同去參觀麥加的

國立醫院。

麥加國立
醫院

由伊品沙德掌理阿拉伯以來，各地的衛生的設備，漸漸的就緒，類如在彌拿時的沿街噴射石碳酸液，沿途的醫療所之類，在往年罕或期間是不會看見的。至於麥加的國立醫院，在土耳其治下時代已然創立。不過，規模、設備，都很簡陋。現在，業已逐漸增加，今天院長穆罕默德、哈木迪先生導引我們所看的一切組織，一切設備，已然不是土耳其治下的醫院的舊狀了。現在的醫院，可以分作二部，一部是原有的，一部是新增的；原有的部份，是現有的醫院，各科的診療室，手術室，藥室，養病室，都很齊全。新的部份，現在還不曾建築完全，大約再有一二個月才可竣工；按照他們的計畫是候着新房完成後，把治療部份完全遷入新屋；把舊的統改爲養病室。

他們的計劃既很好，而他們的佈置也很適宜；就現有的一間養病室來

觀察，在並不大的——彷彿中國的丈二進身丈二而寬的三間房中，放了七八張病床，而空氣却很新鮮：人們也都很適意，這也足見一般了。

伊品沙德還有一件治功，便是旅舍(Hotel)的設置。他在准德，麥加和麥地那等處都設有規模的飯店，按照新的方式，把客室佈置得很精潔舒適，在麥加城中，會有能輪在鬆軟的鋼絲床上由四面的玻璃窗飽覽四周的山色的客室；簡直不復知道身在阿拉伯的大沙漠中呢！

歸途第六

四月十一日

晴

(聚禮二)

上午九時訪布都阿夫爾，松亭請他在筆記冊上題了字；順途訪福贊長者請他同我們向國王告辭。

入宮辭行

上午十一時許到宮中，國王即傳見。我們把要離阿拉伯的話對他說了；並感謝他對於中國哈吉的優待。他賜給我們每人金繡禮服一襲。

收拾了所有的行裝，在今日的下午交付駝戶先行運往准德；因為笨重行李，不准放在汽車上；而駝戶的行程又須兩天才到准德，所以必須先期運走。至於我們的行期，則尙未定規；可是，許多哈吉們都希望早些到准德候船，我們却主張多在麥加住幾日，——因為船期要在廿日以外，准德的水土不及麥加遠甚；因此，見解微有出入。

不過，不坐汽車而願意乘駝，或是步行的哈吉們，由昨天起已經有不少的都起身了。今天隨着行李走的又有不少。

四月十二日

晴

(聚禮四)

哈吉們十三位在上午九時許僱了一輛大汽車走了。其中玉華長者和法真，永良，潤芝等四人都在裏面，只剩下松亭和我，一則因為車位已滿，不能同行，二則還有一些未完的事件要辦，仍須作二三日的勾留。

這一批走了之後，留在麥加的中國哈吉，除掉五位舉意不回去的以外，只有我們二人和李公謹父子了。大家含淚別了天房，別了我們，風馳電掣般的被汽車載跑了。

在把他們送走以後，我和松亭便出去到各處去辭行，計最先到了外交部，順途到內務部，教育部，教喀夫部，最後到總督署。

西行日記

三五四

麥加總督是國王的二世子法依薩勒，少年英俊，而謙誨和平，阿拉伯的國政，在實際上由他主持大半。我們自到阿拉伯以後，就預備會會他，可是，爲了許多原因，始終不能如願，今天借了辭行的機會才得與他會面。他和我們談了許久的功夫，很願意與中國的同教作相當的聯絡。

在這些人以外，只剩下財長尙未見面。他是照應我們最週到的人，照理說應該與他辭行才是，然而他爲了公事，滯留准德，不知何時才能回來？我們預定如果他在一二日內能回麥加，便在這裏與他相會；否則到准德後再與他會見。

四月十三日

晴

（聚禮五）

上午九時許，聽說財長已於昨夜由准德回來，我們用電話詢問了實在消息，便到他的私邸去辭行，他很誠懇的對我們表示道：『祝你們平安順

利的回到你們的家鄉；把我們的賽拉目送到在全中國的教親！我知道我們的別離只是肉體，而精神却永遠不會離開！我們將來不要失了聯絡，我們要永遠在一個目標——安拉之道——上努力。」

他把我們的通信處寫在他隨身的日記簿上，表示他實行要作書面的聯絡的決心。

同時，他爲我們備了一輛專車，在今晚把我們送到准德，因爲朝功已畢，數萬哈吉，爭先回國，車行擁擠異常的緣故，這是他對於我們最後的送禮。

下午四時許，財長爲我們預備的專車開到我們的寓所，我們約了領朝人的弟弟穆罕默德賽爾德同車赴准德，爲是叫他招護所有中國哈吉簽證照和上船的任務。

在出發之前，舉行辭朝，——這是朝功中的最後一件瓦直布。也和

平常的套瓦夫一樣！只是舉意時加上『辭朝』的字樣；而禱詞中亦多辭別的話，這是與普通套瓦夫不同之點。套瓦夫後，退行至『離門』（韋達爾門）禮套瓦夫二拜，作脯禮，既畢，退出離門，回到寓所，才登車出發。

出了麥加，風大極了！黃沙被風吹向人面上亂撲，車行也因為這個遲緩了許多。這樣，一直經過了約摸四個鐘頭才到達准德。

沿途上由官府設備的旅舍都完工了。——在我們初來的時候，以及赴麥地那的時候，都還在工作中。現在，居然告竣了。雖然比城市中的規模小些，可是，地席，棹椅，綱絲床，臥室，浴室之類，率都潔淨齊備；晚間燃着水月燈，尤其把黑暗的沙漠照耀得同白晝一般。據說每客每夜，只收宿費二元，而三次茶點以及沐浴用水等都在其中了，不可謂不廉矣。我們在沿途的每個旅舍中都泡了一壺茶吃，每壺只收小洋四角，而茶具的精潔，應酬之和氣，則得乎許多小茶肆以上矣。

晚九時進淮德城。城中繁華異常，蓋已爲歸客麇集之地矣，哈立得白司尤尼的房中已然沒有空地；他在一間很幽僻的巷中爲我們特租了一所高樓。我們已然很疲乏了；便在那裏下了榻。

四月十四日

晴

(聚禮日)

晨禮之後，松亭到白司尤尼的房中探望中國的哈吉們，據他回來說，潤芝他們所住的房子，却還可以容得下我們，我們仍須住在那裏，不可分在兩處。

作完了聚禮，便把所有的小件行匣，一齊搬到白司尤尼房中，我們六人仍住在一齊了。許多的中國哈吉們都在一個樓上住着，融泄異常。

四月十五日

晴

(聚禮初)

交涉直航
上海

准讓天氣
涼爽

准讓有築
港的必妥

西行日記

三五八

我們打算同輪船公司交涉，由這裏開船，直放上海，不再在新加坡換船。據賽爾德回來說：須明天才能聽回話。

本來，藍煙崗公司的船隻，經中國旅行社交涉好了可以由准德直航上海；可是，今年的朝覲者都零星着前來的，並未組成朝覲團像去年那樣，所以直航與否，尙不敢定；若照人數計，我們現在已有差不多六十人之譜，已過五十人以上矣。

這些日子，天氣涼爽得很，有時非穿袷衣不可；至於夜間，簡直要蓋被，所以在這裏住着也覺得舒適。

四月十六日

晴

(聚禮一)

今天公司不辦事，所以沒有回信。

晌禮後，到海濱望了望。准德若想像發展，非修海港不可。修港之道，

或浚海使深，或築碼頭直達深水處。蓋阿拉伯是沙漠國，不適於農作，也不適於工業。縱然多少可以種些田禾，多少可以製些物品，在這種莫可如何的天然制限之下，要想發展她，那只有想法使她成爲商業區。因此開鑿海港與修築鐵道便是極需要的政策了。阿拉伯當局現在積極籌備鋪設麥准鐵道，大概也許有了同樣的覺悟！按照他們的計畫，麥准鐵道想要在明年朝覲月前完成，最大的股東要叫印度人占去大半。假使他們真要恢復五六世紀時的商業霸權，那末，開鑿准德、煙波、等海港，比與築麥准兩禁等鐵路還要重要些。

四月十七日

晴

(聚禮二)

爲了輪船的直航問題，一切中國哈吉的內部發生了疑問了。他們以爲直接由上海買來回票的，只有不過廿人；其餘的不是新加坡的來回票，便是在

麥加臨時購買的新加坡單程票。這樣，輪船公司在開人名單時，怕會發生了問題，因為，如果以上海來回票計算，那便不足五十人了，直航便不能實現，可是按照中國旅行社印贈的由上海至麥加上說，『由芝達（即准德）回程時，可以直航上海，不復在新加坡有換船之苦矣』云云，似乎直接航上海，已成該公司的定案，不必爲了我們的請求而後發生別的枝節。這種主張，戰勝了許多人的談論，要求直航的問題，無形的作爲罷論了。

午後，訪埃及領事哈飛足阿米耳君於領館。詢問有無新的消息屬於埃及方面和中日方面的。據他說：十天不會由開羅來報，所以沒有新的消息；只有前次報上載有熱河的某將軍受了日軍的賄買率兵逃避，於是熱河便屬於日本了。

監視熱河
失守

四月十八日

晴

（聚禮二）

赴埃及領館之宴

埃及領事於下午一時，在領館三樓上設筵爲我們餞行。作陪的有麥加埃及公所主任穆罕默德、阿禮、福瓦德君，及領館秘書等七八人。他的看蔬却是埃及式的烹調，我們計算着這許是我們吃埃及飯的最後一席吧！

四月十九日

晴

(聚禮四)

據說日兵距北平僅三十啟羅

日本的宣傳

上午十時，訪薩里合、伊斯蘭於德國領館。在他這裏所得關於中國的消息，大約與前日在埃及領館所聽的差不多。據說距北平三十啟羅米達以北之地，都在日本的勢力範圍以內，真可嘆！同時他拿出金字塔日報來，指示給我們以日本攻熱河的唐克軍隊的照片。我們感覺到中國的不景氣，在這種外患迫於燃眉的境况之下，還沒有一點具體的辦法，——也許有，我們在海外的旅客不可得聞了。——尤其是一點宣傳工夫都沒有；因此，海外的人們只知道日本如何如何！而不知道一點中國的情形，因而無法博

西行日記

三六一

得人們的同情心。這是多麼可悲的事！

船仍舊沒有確實的消息；大約按照人們的猜測，一二日內總會有藍烟肉公司的船到達的。

四月二十日

晴

(聚禮五)

連日備辦上船的什物，至今日大致已齊備，只等船到，便可登輪返棹也。只有所晾肉乾尙未完全成就，大約再經今日的曝曬，總可收藏入罐矣。

明天船到

午間，得到輪船的確息了；明天午前，藍烟肉公司的萬寧 (Mannin) 號輪，始可抵港。在這裏，我們便正式繫束行李，預備於明晨運往海濱候船。

晚，薩里合，伊斯蘭來談，並委致會善信一件，禮品小盒一件。他在

我們的寓所直談了一個多鐘頭，並沒有一句是傷離別的話，不然，都是些關於教務的話。他的立言的大意，只是批評宗教分派的不是；——他承認迦底亞尼和白哈依等都不是回教。他也主張派別應該統一。

四月二十一日

晴

(聚禮日)

晨禮前我們所有的行裝便都齊楚了。出太陽後多少吃了些東西，便把行裝用車運到海岸，與代理領朝人算清了用費——這要照新漢志政府的規定；每人在朝覲完畢出港回國時，應納的花費表計算：夫役費一角（金角，約合中國大洋二角）；房價由一日至三日一角半，過三日每人每日加一角；腳行費五角，門費五分，由寓所運行李至帆船費二角；帆船在港內四角七分半，港中六角；港外八角，合計需金洋二十八角七分半。我們因為多住五六天，每人便該加五六角的房價；所以我們每三個人出一鎊金洋的

費用便都够了。另有存放行李保管費一項，不在政府定章之內，那是因為許多哈吉們預先把些糞子、滲滲水、經卷等的笨重箱子存在代理人手中，他爲那些哈吉賃了房子，僱了傭人看着，所以把這些存物的費用的一總，平均分配在六十哈吉身上，每人應攤金洋四角。

搭萬寧號
賦歸

據船公司的消息；船當於十一時半到港。我們在十一時以前便到海岸了；照例履行驗照和驗健康各手續；但，除無秩序和擁擠以外，檢驗却並不嚴格，很省事的就放過了。在擁擠當中，中國的一位七十多歲的哈吉惹了一場禍；當他被行李車撞倒時，把旁邊的一個小孩踏了一下，——想來一定很重，因此被警察帶到官裏去。我被同人們的通告而到警署去了一遭，結果，被踏的小孩已被送到醫院去救治，尙未來回話，所以不能釋放他。這時李公謹也將要前去營救，因爲上船的時間太促迫了；可是後來的消息，說他將被判罰拘留十日；這個消息人們都驚惶了，因爲他並不是故傷那

個小孩，並且他身上也有被磨擦的傷痕；在這個當兒，松亭來了，人們便羣請松亭和法真去說項。不過開船在即，而船又離海岸有三四十里之遙，須乘小帆船過去才可，而驗照事又尙未辦清；我和潤芝委實惶了，使松亭辦不完結，則他必被拘留，將如何是了！使松亭一氣辦完，又恐忱悞了船期。這與在彌拿時松亭爲一個吐血的馬哈吉請醫生時的情節相仿：——這件事，我在前面漏了叙它，爲了它沒有多大的涵義：現在趁這個機會在這裏把它補叙幾句，好給將來遇有同樣事實發生時的一個參考。

那位馬哈吉據說他的功課很勤，太圖臥兒幾乎多過天命若干倍；差不多半夜都消耗在太圖臥兒拜和太斯比哈裏邊。——從上海上船到大朝，始終不斷，（有人說是還補失撒的天命拜）因此把身子累壞了！大口吐血，險些兒把大朝的天朝命功課耽悞了！萬幸，扶着病把阿爾法、穆子德里法、彌拿、等功課都交還了，可是病也入了膏肓難治之境，臨由彌拿起身回麥加

時，連汽車都上不去；松亭被人們請求着設法爲他療治一下，便親自到埃及水道去邀請埃及醫生來爲他打一個強心針。針也打了，他也能上車，甚至一直到麥加都沒覺得怎樣；可是，當松亭往返請醫的時候，人們都紛紛的上了汽車而松亭却僕僕不得一刻暇晷；甚至於射石的功課都不及履行，所以在醫生打完針後，松亭便趕快去完成他的功課，然而人們都因爲等得他不耐煩而有一部分人不滿意他呢！

這次又是這樣，臨到上船又發生這樣事件，所幸，松亭法真到警署後，費了沒有多少話，便以——由老哈吉出藥費一元，交小孩子自行醫治，——了事。當他倆回來時，人們已多半乘小船紛紛奔往大船來了。

爲了上船，把個主麻也悞了不會禮，其實開船的時間是下午五時半，作了主麻再上船又有什麼呢？

萬寧號輪船，是去年上海「中國旅行社」向藍烟窗公司接洽好，特爲今

年接送中國哈吉的船。我們爲要實地看看中國一般哈吉在輪船上的生活狀況，所以不再回蘇彝士乘大船，而在麥加決定了由准德乘坐這隻特備的輪船返國。

這隻船却也不小，據說排水量一萬餘噸，載重七七三〇噸，全船可載乘客一千三百餘人，用汽油引擎。中國哈吉和馬來哈吉，簡直全坐通艙，——我們也是通艙——艙位也還清潔、寬敞，空氣也還不錯，前艙後艙都有沐浴處，設備還算週全。

前艙寬敞得很；可是，已被許多馬來人佔滿了，——他們差不多都有女眷，所以他們用各色布的幔子把一個很大的艙割裂成許多許多的小閨房。中國的哈吉們大半都在中艙，我們的舖便舖在中艙中心的天井中了。

清水的供給很充足，我們洗浴和飲茶都在附近的水管中取水。統計前後各艙門外，設有清水龍頭凡四處，在將要作沐浴的當兒，龍頭前總是擠

滿着人，因為馬來男女老少不下三百人，加上中國六十人，都在一個時候禮拜，所以顯得擁擠。至於海水龍頭，那到處都有。

在下午五點半的時候，船開了。人們都到上層船面去呈驗船票，同時，船上發給每人一張紙，上面畫有二十五個方格，據說，每日發給飲食時在每格內蓋一個章，直至足供二十五天之用。

飲食

四月廿二日

晴

(聚禮初)

按照中國旅行社印贈的「由上海至麥加」上說：藍煙囪公司的輪船爲了哈吉們是回教徒，所以按日按人供給食品原料——類如米、菜、雞蛋之屬。但是，這隻萬寧號却不像它說的那樣；今天晨禮後，約摸有一個多鐘頭，船上的夫役便沿船呼喊，李公謹父子——來時曾坐過這個萬寧號，知道是發給早點，我便拿了三個人的飲食執據，隨着大家去領早點。

那是這樣的手續：一個西人站在後繪的廚房之側，幾個馬來人廚夫立在幾個圓形鉛鐵桶前，哈吉們——馬來人和中國人都在其內——排成一路如貫魚似的一個個的順着序前進，走至西人面前，把飲食票交給他，他在票的一個格中用紅鉛筆畫個直線，便放你過去，到頭一個鉛鐵桶前，一個馬來廚子給你舀一勺煮好的咖啡，再前進走到第二個鉛鐵桶前，又一個廚子遞給你一塊麵包……這樣，一個一個的領了便走。西人接過我手中的三張票後，在一張票的頂端上用紅鉛筆先畫了個『3』字，——表示說：這一張票便可領三個人的飲食的意思。然後再在格中畫了個直線：這樣，那些廚子們便照着上面的『3』字給我的壺中舀了三勺咖啡，遞給我三塊麵包。

照這樣的領法，今天共領了四次；第一次是：咖啡和麪包；第二次是：米飯和熟雞蛋，是在晌禮之前；第三次是綠豆湯，在晌之後；第四次是

：米飯和些許紅色而辣的湯，在晡禮之後。

這樣，便把一天的飲食交代清楚了。這與「由上海至麥加」上所說的不一樣！

另外，有馬哈吉承業等十一人要想按那書的辦法去領飲食原料，但是船上僅止給些米和柴；別的什麼都沒有。

據馬承業君說：當初乘這個船來的時候，本是按照那書上所說的按日領取，一點不差；不想，回去的路程上便變了卦了。

四月廿三日

晴

(禮聚一)

禮拜

在船上禮拜，方便極了；只是太散漫了些！就中艙而論，差不多可成五六處者馬阿台，只我們一個露天天井內，便是兩處者馬阿台；這種不統一的現象，最大的原因是地位的限制，因為艙位都被人們用行李隔成許多

小塊，並未存有一塊可容數十人禮拜的大廣場；其次，人們的觀念不同也是不能統一的主要因素，類如：我們依船行的方向指示給人們的朝向的時候，有一部份人便不肯聽，而仍按照他心中的方向禮拜……

飯仍是那樣吃，只是第三次不是綠豆湯而是煮好了的紅茶；第四次時除辣湯外又加了羊肉每人一塊。這大概是爲了今天是日曜——星期日的關係罷。在中午的時候廚房中宰了六隻山羊，他們按照每六十人一隻計算着，所以每人能得一瓣的分肉。

午後五點鐘時，沒有停留着——甚至於港都不會入着從亞丁港過來，一直轉向東南方，奔向哥倫坡的大道上來了。

四月廿四日

晴

(聚禮二)

李公謹健談得很，當人們無聊的時候，他只開口一講故事，人們的精

神便都振奮起來。

昏禮之後，人們發見了每早所發的麵包，是上層普通廚房所造，而不是爲回教徒特設的廚房內所製造，所以人們決定從明日起不再領早點。

四月廿五日

晴

(聚禮二)

張學吉哈
吉病故

宣化張哈吉春華，本來帶着病來朝覲的，在麥加時，我們都住在領朝人的房中，早晚彼此都有個照應，尤其是一位寧夏的馬萬德哈吉，服事他格外勤懇，每日三餐，以及一切的細小的事情，都是那位馬哈吉親手去辦。我們很感佩馬哈吉的熱忱。真是萬幸張春華君打病病歪歪之中，把天命交還了。可是病也日深一日。這次上船的當兒，已竟是力疾而登了。到了船上，病仍是不見起色；昨晚的宵禮和今晨的晨禮都不會作。這便是病勢轉劇的顯跡。我們許多人爲他請求船上的醫生爲他打了興奮針和強心劑，

累見輕些，醫生又把船尾上層的特別艙內的一間很清潔的房子作了他的養病室，以避通艙的霧亂。看情形雖不要緊；可是他的病勢，却已深入膏肓了。

今天把船票換成一張紅紙票子。

晚間，張春華哈吉對潤芝說：「假如不幸死在船上，請向船上交涉，運到陸地上葬埋」。又說：「金子雲先生處存有華幣廿五元，可以廿元給馬哈吉，以五元作爲運他的行裝回宣化的運費。」

四月廿六日

曇

(聚禮四)

張春華哈吉竟死了！經了醫生昨日一日的治療，始終不見絲毫起色，今晨晨禮前，他竟辭了五十多路伴而回到真宰面前去了！在晨禮後，我們便計議他的喪事；第一，他有遺囑，除他生前指定的包紮好的行李外，所

有零星小件，都贈予馬哈吉，以酬其伺候之勞。第二，向船長交涉，把他的尸首至少運到哥倫坡，葬於陸地。因而便計議了些如何檢點他的行裝，開單交由他生前有過遺囑的馬哈吉代為運回；同時，公推李公謹、馬松亭諸君向船長交涉。

他的者那是在八點半舉行的，參與殯禮的人是全船的哈吉——中國人和馬來人。只有船主並不允許尸首在船上停留一刻，因為顧慮全船千餘旅客的安全計。因此，不能不舉行水葬。那是九點鐘，他的者那在舉行完畢，全體哈吉把他運到船夫預備好的木板上，把一塊重約五十斤的鐵條束在他的身上，用繩索將木板繫到水面上，繩子一斜，他便隨着鯨鯢的導引而沈到四千公尺深的海底了！甚或他竟學了耶穌聖人的品級，也未可知！一世英名，付諸流水，實在不假呀！

我們用書面向船長請求了兩件事：

1. 我們要在船上補買由新加坡至上海的船票，因為中國乘客六十餘人，都到上海下船；可是，持直達上海票的，却是少數。

2. 請按照「由上海至麥加」上所提的中國旅行社與貴公司規定的辦法，每日按人口供給食品原料，俾我們自行烹調，因為船上所煮的飯，我們吃得不適宜。

以上二點請他給我們便利。可是，今天沒有得着回覆。

晚間，為張春華哈吉遺有錢財問題，大家又開了一度會議。按照亡人的遺囑：身邊有英金三鎊，作為殮埋費。現在既不會葬埋他，則三鎊金錢怎樣處分？實在應該討論。結果，亡人欠有二天的拜——只在船上我們所看見的，至於生前有無別的齋拜的缺欠，我們不知道——應該換開一個金錢，分給一些料理埋體的貧苦哈吉，下餘的二鎊，仍由馬萬德哈吉帶給他的家眷去。

馬哈吉希聖，本與張哈吉有同樣的危險病——癆病，今天聽說張哈吉的葬禮，怕作了他的第二，居然掙扎着起來，吃了些麪包，喝了幾口米湯。

四月廿七日

曇

(聚禮五)

爲了向船長要求的兩點沒有回答，松亭於本日晚間親身到船長那里交涉。結果是這樣：

1. 船到新加坡時，自有人上來賣上海票。
2. 食品原料，可由明日起，照規定辦法，由總代表按日具領。

四月廿八日

晴

(聚禮日)

在昨晚我們計議着只有廿餘人的小團體領取食品原料，不料今早一個

導，居然集成五十三人的大團體了。上午七時許，我們到西人管事那裏取東西，他照依中國旅行社與他規定的辦法給予我們所有的原料，除去他現在不現成的，所以，從今早起我們便自任烹調了。

四月廿九日

晴

(聚禮初)

洋面上的酷熱與我們來時差不多，並不因為那時是在冬天，這時是在春天而有所差別，換句話說：赤道上的氣候，在任何一个時期都差不甚懸殊。

馬希聖哈吉的病。仍甚重，怕不能敷衍到上海去，同人們都爲他捏一把汗。

四月三十日

晨雨旋晴

(聚禮一)

按照行程，今天該到哥倫坡；但是，據船上的人說：哥倫坡沒有上下的客貨，所以不再停留。大約是上午八點多鐘，船由哥倫坡港外直接轉向東方航進。我們站在船面上，只能隱約着指點着錫蘭島上的幾個山尖而已。如果由這裏四天能到檳榔嶼，那末，由准德上船後，在船上一刻不停的要過十三日生活，這在這條航線上是不多遇的呢。

不錯，日曜日確是宰羊的日子，我們因為已然領食品原料自任烹調之故，今天也領了一隻活山羊；可是，分作六十餘份，每人所得不過二兩餘肉。

馬哈吉希聖果然支持不住了！他在宵禮之後，九點半鐘的時候回到真主面前去了！同人們請求船主打算明日晨禮前爲他作葬禮，但是，他們不允許，他們僅能容到子正十二點爲終時。同人們不得已：便手忙腳亂的洗埋體。縫克番。大約是十點半，人們爲他站了者那在，十一點，他便與張

春華哈吉在水晶宮中會面了。人們在世，多少年才算够呢？張春華差不多五十歲，人們還爲他的死惜；若馬哈吉尙不及三十歲，亦已竟與波臣爲伍，人說那條路上無老少，的確不錯！然則人的責任，應該在你沒有走上那條路之前，趕快去幹吧！

五月一日 陰

（聚禮二）

船上的氣候，的確有些不適於陸居的人，何況十幾天不見一點土星兒，無怪乎好人都帶三分病！在艙內既潮且熱，到船面上去，海風吹得又很兇，一不留神，便容易致病。公謹的少君大概是爲了這個，忽然的病起來，算是我們的藥物都在身邊，立時救治，沒有什麼特殊的變化。

五月二日

時晴時雨

（聚禮三）

每天最大的工作，要算做飯與吃飯。從自任烹調以來，每日的飯，差不多以松亭爲主任，我們不過從旁贊襄而已。昨天，從准德購買的木炭用完了，不得不燒木柴，所以又添了劈木柴一種工作，這工作的主任，却是潤芝任之。

五月三日

晴

(聚禮四)

晨禮時，在船的右舷方有山和燈塔之屬發見，那便是蘇門荖臘島的西北隅；所以人們都說檳榔嶼是快到了。

今日亦是宰羊吃的日子，我們仍舊辦理，每人都又嚐了一齋。

五月四日

時晴時雨

(聚禮五)

夜裏雨很大，由天井上面漏下來的雨水，把我們從夢中澆醒；被褥幾

乎都濕透了。幸而，水手們用水龍布苫住天井；我們把漏下來的水設法掃除清楚，才重入睡鄉。

檳榔嶼是到了。在我們作完晨禮的時候，船已然進了港，那時只有五點半，船停在灣中，上來了幾個英國人和幾個水兵裝束的警察，把所有的客人都叫到艙面上去，一個一個的數人數。數了一次，沒有數清楚；於是又重複數了一次，數完之後，大約有十分鐘的光景，艙門才開，大約這次數清楚了。那時，已然是九點多鐘了。船重新駛進碼頭泊住。光是一靠岸和驗護照，便又鬧到十二點半才畢事。并且，這裏的驗照，與我們所經過的一切驗照都不一樣，那個正座坐着的英國鬼子，要一個一個的問長問短，驗到中國人時，他也曾用幾句官話來盤問中國人的行踪。大槪他注意的是「新加坡停住與否？」和「回到那裏去？」幾點。

午後一點鐘以後，扶梯上才有客人們上下，而這時候的雨，却下得很

大了。我們爲了十三天不會見着土星兒，亟於要到陸地上走一走！眼巴巴的好容易盼到檳榔嶼，雖然淋點雨，也願意到地上站一站。所以拿上傘，冒着雨，大踏步走下扶梯，來到地皮上了。雨是照樣下着，我們一行八九個人，——連同李公謹父子和別的一兩位哈吉——緩步當車的，踏着腳步，一逕走向飯館子而來，因爲從船進港，一直到驗完護照，手忙腳亂，始終沒吃什麼東西，鹿鹿飢腸，非先充實了它不能談到別的。

距碼頭不遠，便有許多小飯館子。館子的門前，都站着帶紅帽子的印度人或馬來人在招呼客人。我們問明了他們都是回教，便隨便進了一家小飯館子，吃了點印度式的飯：那只是些牛羊肉和雞、魚之類的肴屬，每一種都是辣的，飯却有米飯和烙餅兩種。大家辣得齜牙裂嘴的算是吃了一頓飯。

這時雨也止住了。我們出了飯館，順着很平坦的馬路，自自然然地繼

續向前進，李公謹曾經到過這裏，他知道距碼頭不遠有一座很大的禮拜寺，我們隨他的指引，經過了幾個街，便到了這座大寺了。

寺的所在地，中國名子喚做草塘街。寺的面積很大，我們僅止量了量它的正殿的內基是這樣；南北橫寬十三丈，東西縱長十二丈，大體是正四方形，而東、南、北，三面却大牙出入，並不作呆板的直線形。正中有大穹窿，高大直與開羅穆罕默德阿禮大寺的穹窿差不多。地上遍舖二尺半見方的艾葉青汗白玉石，精工細磨，光可鑒人。正殿南北各有浴池，縱廣大約都有三丈。正殿之外，周圍都有很廣闊的院宇，種植些花木，清幽異常！光塔不與正殿相毘連，而是獨立在大門內的左側，建築也很宏偉。當我們下船的時候，船員告我們說下午四點多鐘便開船，因此我們不敢多耽擱；在寺中只流連了不到半點鐘，便告辭而去，賃車回船。

我們往返所走的街，大半都是華人的居所，不但建築完全是中國式，

甚至於門前的堂號，對聯，以及婦孺們的衣裳，無一不是中國式；置身其間，直彷彿回到祖國一般，心神爲之一爽。

回到船來，才知道：開船期須在明天下午。我們稍微休息了一會，又重復出去理髮。出國以來，將及半載，始終沒有得着像今天這樣痛快的一次理髮！看起來中國人還須中國人理髮適宜些，不論是推頭，剪髮，剃頭，刮臉，以至於掏耳，那一樣都比洋人的手強。

理完了髮，趁着晚涼，沿着海邊大道，一逕又走到街上去，在別一家印度小飯館中吃了晚飯，曲曲折折的散步在街上。天上的烏雲一陣陣地聚集起來，雨點不斷的打到臉上，彷彿告訴人們說，天晚了，快回船上去吧！我們接到這樣的警告，便每兩個人乘一輛人力車而回。

五月五日

晴

（聚禮日）

菓實

這里通用的是新加坡叻幣，行情和新加坡一樣，至於印度的盧比，在這里只合叻幣六角五分。

菓實之類以婆羅爲最便宜，香蕉次之，每叻幣一角可買很好的婆羅三個；一角錢可買二斤多香蕉。另外有一種似荔枝式的菓子，土人呼爲山棗（？）外面的紫皮很厚，瓤白色，味酸甜，很好吃，每一角五分錢可買十二枚，最大的能像密柑，小的也像北方的檳子大。至於密柑和梨子，那却貴得很，每一角只能買二個很小的。

主麻

主麻只有松亭到大寺去作，據他回來說：偌大的一座大寺，裏面却沒有一些子隙地，人的衆多可想而知。地上遍鋪氈氍，柴綠二色作棋子紋，莊嚴美麗，莫可名狀。聚禮只作十拜。教派係屬沙飛爾云。據人說：這里共有九座寺，可是，在這里停了兩日，我們才只知道這座大寺而已。

下午五點半船便開行了。

五月六日

晴

(聚禮初)

過吉隆坡

不知道在夜間的何時，船便走進一條水峽中去，當我們晨起沐浴的時候，船已然在這條綠陰夾侍的水峽中曲曲的行着哩。當晨禮已畢，晨光曦微的當兒，眺望兩岸的青蔥密集的灌木林，令人神氣舒暢異常！差不多九點多鐘，船抵吉隆坡。然而，只是上下貨物，不許客人登岸遊覽。苦悶悶的在船上等了一日，直到午後五時半，才沿着綠陰兩岸的水峽，曲曲折折的開出吉隆坡而去。

五月七日

晴

(聚禮一)

到新加坡

許多人們眼巴巴盼望的新加坡，居然於今日上午九時到達了。因為新加坡已被荷蘭政府宣佈為疫區，所以在進港之前加了一番衛生檢查的手

綴。但是，也只是官樣文章的很簡單的便了事了。靠岸後我們爲了：(1.) 上下人等太雜，要照護自家的行裝；(2.) 天氣太熱；所以不會立刻到街上。直到哺禮已畢，人們已然下上完了，太陽的炎威也稍減了一些，才到街上去。

李公謹父子却也隨着馬來人們在這里下了船，據他說他在這里有點未完的事，如果今天料理清了，便一同回國。

我們三人賃了兩部人力車，由着他們一逕拖到所謂『南天』地方去。——那里原來是一處游藝場所，附近的情形，很類似北平的遊藝園與附近的天橋一般。這與我們的嗜好正相反，便一步不停，緩緩的離了這里，走到很清雅的大街上去。

當我們去拜訪導報(Ar-Huda)主筆和他的父親吉爾尼先生的時候，報社已然過辦事時間，鍵戶而去了。我們只把一張名片交付了他的鄰家一個

印人的茶社，請他轉致我們來訪的微意。順便就在附近的一家小館中吃了晚飯。

飯館正對着皇家寺，當我們正在吃飯之際，寺裏却在作昏禮。我們很清楚的看見殿裏有站齊了的四班人在成者馬阿台。

關於補購船票的事，這裏的一位自稱爲中國哈吉招待者名喚穆罕默德阿禮的，他和一位與我們同船的馬來人名叫薩林、馬達爾的一同願幫忙給辦，他倆應許向公司方面問價錢，並代購買，只是今天是日曜日，公司不辦事，所以消息要明天才有。

五月八日

曇

(聚禮二)

補購船票

十點多鐘，薩林馬達爾和穆阿禮，一同來了，據他倆說：票價是十八元叻幣；在下午五點開船以前；他倆同着公司中人來船發售，因爲現時人

們都已上街去購物，船上留下的不及四分之一之故。他囑咐說：如果同伴們回來，千萬莫叫他們再走。

李公謹回到船上來，他說他的事一時不易辦完，不能隨這隻船回國，請我們先走，他將於數日後，另行搭輪返國；同時他送了我們許多食物：——雞四隻，魚二條，雞蛋糕數十塊，作爲送別的禮物。

二點多鐘，我和潤芝到岸上去，買了些零星物件，順途再訪導報的主筆，仍然沒有遇着。四點半才回船，那時松亭已將船票買妥了，每張英金鈔二鎊。

六點鐘才繼續開行。據發給我們米糧的西人說：須十天才能抵滬，因爲他今天除大米和雞蛋之外，所有菜蔬和調料，都按照十天的發給了。

五月九日

晴

(聚禮二)

梅天月色

今天是陰曆四月的望日，宵禮之後，站在船面上，眺望着寶藍色的大海，和蔚藍的青天，一塵不染，水天彷彿連在一起，而實際却仍判然分得很清；皓月一輪，高懸在碧落之間，縱然有時有浮薄的白雲，像美人面前障着一縷輕紗似的由它前經過；但是它的光明却絲毫不能被牠遮掩；並且，一陣很細微的風兒便能把牠由它前面吹跑；這當兒，不但是胸襟頓爽，覺得海闊天空；簡直把整個宇宙都看成是清的真的，不復知萬惡的大陸上還有混濁的世態和虛偽的人情！流連徘徊，幾幾乎忘却了睡眠。

五月十日

晴

（聚禮四）

『利欲驅人』說好聽些便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種現象在任何時期或任何地域都能看得到。我們從自午烹調以來，已經宰了好幾隻山羊，每次都爲了拾掇羊的人打麻煩。本來，公衆的事；就不好辦，六十吃肉，

一個人剝羊，誰也不願做這樁事。今天當宰羊的時候，松亭大喊了一聲道：「誰拾掇羊，羊皮給誰」。——今天的羊皮據說是藏皮，特別的很。所以這話一出口，剝羊的却有好幾個人，誰都想伸手剝兩刀子。

五月十一日

晴

(聚禮五)

這次的歸途，真是海不揚波，從淮德上船直到今天，一葉扁舟，航行在偌大的洋海中，居然和乘江輪一樣的平穩。感謝安拉的看護，莫非是對於朝覲者有特殊的關照嗎？

人們作了沐浴，眼睜睜地看半輪紅日走入海中，便一羣羣底聚成昏禮，禮畢，西方雲霞還在燦爛未央的當兒，而一輪紅月，很大的一輪紅月又從東面的海中鑽出，把天際海邊許多亂雲照得白一塊，粉一塊，黑一塊，與西面的殘霞相映成趣，使人在船的兩舷之間跑來跑去的賞翫，真仿佛置

身山陰道上，大有應接不暇之勢云。

五月十二日

晴

(聚禮日)

今天午後，多少有些風，船微微地有點搖！但是，也絕不覺得痛苦。

五月十三日

晴

(聚禮初)

到香港

上午六時，船已然平平安安到香港了。

在理想中，船當然不會再泊九龍；而事實上仍是停在九龍了。但是無論如何，非到香港遊遊不可。七點半鐘，我們僱了一個嚮導，帶我們乘小火輪渡過港去。——三等艙每人船價僅四仙，——登香港岸後，第一我們所要到的地方便是清真寺，這里人不曉得清真寺這個名詞，他們喚做摩羅廟，帶路人也不清楚摩羅廟在那里？恰巧一問路，問到一個印度回教徒開

摩羅廟

汽車的手裏，他便展轉做了第二級帶路者，把我們左上個坡，右上個崗的曲曲折折的帶到摩羅廟了。

廟址雖不大，但修建得却很得體，樓閣花木，清潔幽靜，不啻世外桃源。伊瑪目是印人，能操阿拉伯語，週旋我們很殷勤。

廟的建築，按照大殿前正門上的紀年是一三〇七年，今年是一三五二，已然有四十五年的歷史了。

由廟裏出來，曲曲折折的由坡上往下走，所過的街巷，簡直完全是華人居住，真看不出是英國的土地。

我們爲要周覽港上的全景，決定乘電車兜大圈子；不想，這個目的未達，而無意中竟走到摩羅墳山去了。

摩羅墳山，按照我們的慣稱便是回教公墳，死在港地的外國回教徒都葬在這里。我們陟到坟山的頂巔，在甘州鎮守使馬玉清哈吉和去年在港被

害的楊阿洪等的墳前誦經，祈禱。馬鎮守使前年朝覲歸途過港病死，遂葬於此，曾善與彼同行，躬理葬事，迄今碑碣屹然，資人憑吊，楊阿洪之遇害，據本地人傳說：是他和四個路伴於去年齋月到港，其中三個人即刻搭船西去，他和一位李哈吉徧徧留下，想要另僱船隻；他倆住在摩羅廟裏，次日沿街問船，街上人見他倆面貌——連鬚鬍子，衣服都特別，而且語言又不通，無不看作希罕。就中也有知道他倆是上西域進香去的，便通知歹人，說：不要看他倆衣服襤褸，腰中却富有金鏹。因此歹人們便打他倆的算盤了。以後便有人介紹給買船票，把他們誘到海中，而楊阿洪便在這期間遇了害。廟中人和李哈吉見楊阿洪兩日不歸，情知有異，便拿了楊阿洪的護照，到官報案請為查尋。果然，報案之後，水面上撈着一具浮屍，衣服、面貌、都有些相似、才知楊是被人害死。當地仁人捐資爲他建了汗白玉的石墓，並鳩資遣李哈吉西去。李於我們回來時已決定留住麥加、暫不

回國，而楊則長眠此間了。據墓碑上的紀載，說：他享年六十六歲。

墳山二字、的實名符其實，墳真是在山上，由山下一層層地往上埋。不知埋了有多少年，到現在還不及四千墳，楊哈吉的墳才是○○○號。墳的大半都是用白石切成，間有用花磚堆砌的。山上山下，遍植花木，四季總是鮮花圍繞着，真有人間天堂之概！墳山之南是天主教墓地；更南是耶穌教墓地。惟回教墳山高踞在上，俯視兩教墓地，如在盆底，形勢之優美，無復加矣！

山下大門之內有浴室、殯禮室、等設備，尤爲完備。憑弔久之，始與辭而出。

已然十二點鐘了，肚裏有些飢餓。當我們來的時候。會看見街上有^一處飯館，喚作『友蘭中西餐室』上面標着回教二字，而門上檻並寫着回文。離墳山很近，所以現在想到那里飽餐一頓。出了墳山一逕奔向友蘭室而來

，一進門便先叫堂倌泡了一壺茶，我們一壁喝着一壁問那些堂倌，才知道，原來只有東家一人是回教徒；而堂，櫃，灶，一切都是非回教徒；因此，我們怕起來了，趕快付了茶錢，仍舊餓着肚皮跑了。

照着去的時候一樣，乘了電車和小火輪，渡到九龍，回到船上，自己煮了些鹹飯充饑。

午後，用朝覲團的名義拍到上海富潤齋轉金少雲電一件，報告明天由港起程。意思是想叫海上的友人到碼頭照護。

晚間，松亭和潤芝他們許多人又乘船過港遊覽，我因為疲乏極了，所以沒有同去。

按照報紙的記載，謂十一、十二兩日，日機飛平，擲炸彈；今晨平市陰雨所以飛機未到。曾幾何時，而華北情形，變成這樣了！預計我們抵平，尚需一個多禮拜，在此一禮拜中，北方大局，更不知變作什麼樣子呢？

五月十四日

晴

(聚禮一)

在船離淮德不及一主麻的時候，松亭便把日曆上的五月十四那天向內折起；據他的計算，那天可以到上海，折痕便是記號。那知道今天已然到他折有痕記的那頁日曆了，却只由香港懶駛。——上午六點時，船便開行了。

五月十五日

晴

(聚禮二)

五月十六日

陰霧

(聚禮三)

海上遇霧

當我們作晨禮的沐浴時，水與天之間，很模糊不分明，我們覺得非常奇怪，因為這是陰曆四月的下旬，正當斜月凌晨的季候，往日都是天水清明，而今日非常的不清不明，心中便很奇異！晨禮後，亟要尋個究竟，却

西行日記

三九七

原來漫天大霧，幾乎伸手不見掌。船的開行既慢，並時時鳴汽笛，使對方的來船避讓，以免相撞。這樣一直到傍午，雲霧才逐漸減輕，船的速度也隨着增加了些。不料，走了不及三個鐘頭，大霧又瀰漫起來！而天色漸次就暮，乃不得不停船。

往往太陽出和牠的落的時候，是風霧起落的時候，所以人們希望着在落日時晴天。果然，我們還不會作昏禮時，頭頂上頓然現出青天，人心多麼痛快！船也起了錨，即時開行起來了。——可是船的開行方向，始終使我們懷疑；因為停船之際，船是向北偏東而行的，現在自應繼續以前酌方向；即或稍有更易，也不過是北偏西，因為岸是在西方的原故；而現在却向西偏南而行；我們便都莫名其妙。這樣大約走了一個鐘頭，却又霧氣漫天了。昏黑之夜，止有拋錨停駛之一途而已。而氣候亦陰而頓涼，人們都換上裕或綿的衣服了。

在霧稍輕時，我們看見了一隻大鯨魚，在距船不遠的水面上浮沉。

五月十七日

陰霧

(聚禮四)

按照船的行程，規定着今早六時可以抵滬，但是，爲了昨天的大霧，船仍舊停在昨天所停的那個海中中心；並且，今天的霧並不見減於昨天；因而，船的開行，殊難預定了。

許多撐着蓬的舊式海船，在雲霧中航行，很自在的過牠們捕魚的生活。而偌大的火輪船，却爲了霧氣，靜靜地停在海中，絲毫不敢動，只有一聲聲不斷的鳴汽笛，表示牠的難過而已。這樣，在寧波洋面上的五百里霧中寸步不曾移的由晝停到夜。

五月十八日

陰霧

(聚禮五)

晨禮時，疏星斜月，巒滿碧霄，人們的心都驚喜了，以爲今天無論如何可以開到上海。五點多鐘，太陽剛剛走上地平線的時候，船果然開行了。不料，開行才三個鐘頭，大霧依樣的又瀰漫起來，船不得不再停下。一直到了下午一點，才稍微晴些，又繼續的拔錨開駛，走了不及一個鐘頭，依舊又因霧而拋了錨。這樣，凡四停四開、始衝出霧障，而走入長江口。

進江口後，躲開了霧障，却入了雨障之中。傾盆大雨，隨着霹靂朝下直貫。直待宵禮大後，雨才止住；而船也便停在黃浦江外，待明晨早潮進港。

平安回到
上海

五月十九日

陰

(聚禮日)

船進港後，泊在浦東碼頭，承上海的金少雲先生和許多教親們的照應，由浦東乘中國旅行社的小火輪渡到新關碼頭；並且，由金少雲先生的一

紙担保，而六十哈吉的不下五百件的行李，便很不費事的離開了海關而運赴小桃源禮拜寺了。

感謝安拉，我們算平平安安的回到中國了。光陰的迅速，真令人驚嘆！回想由去年喊着「到埃及去」的口號時起，會幾何時？而我們現在都已然由埃及歷經巴力斯坦、阿拉伯等處，歷時六個月，兜了個大圈子而回來了。俗語說：「事在人爲」，假如那時空喊兩聲便算了，到這時也不過仍是那樣而已。

寫在「西行日記」的後面

塗着漆黑的睫毛，

擦着赤紅的嘴，

露着咖啡色的胳膊，

光着柱子般的腿；

有人說這樣的裝束像鬼，

也有人說是時代美。

身上披件寶藍長袍，

頭上戴頂瓜皮緞帽，

腰上繫根垂蘇絲線，

腳上穿雙福字履皂；
有人說這樣的裝束胡鬧，
也有人說岸然道貌。

在那末作的人——

他們都有他們固定的立場，

在一般看的人——

更各有各的眼光與思想，

見仁、見智，

原來不必相強。

不僅止是裝束，

世事都是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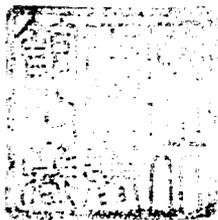
古人說：「勿以辭害義」，

至理名言，我不倔強！

關於這層——

誠懇的希望讀者原諒。

二二，八，二五，著者。



州六年二月一日

中華民國廿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初版



西行日記

每部定價大洋八角

著者 趙振武

發行者 龐士謙

印刷者 楨華印書局

總發行所 北平成達師範出版部

東四牌樓

代售處

各地月華分銷處
各地成達出版支部

